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In. 第十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28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開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8·35	13·34			14·55			2·28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天津東站	到	6·45		11·00		1[illegible]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	唐山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14·00	17·30			19·2[illegible]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14·35									8·20				開	山海關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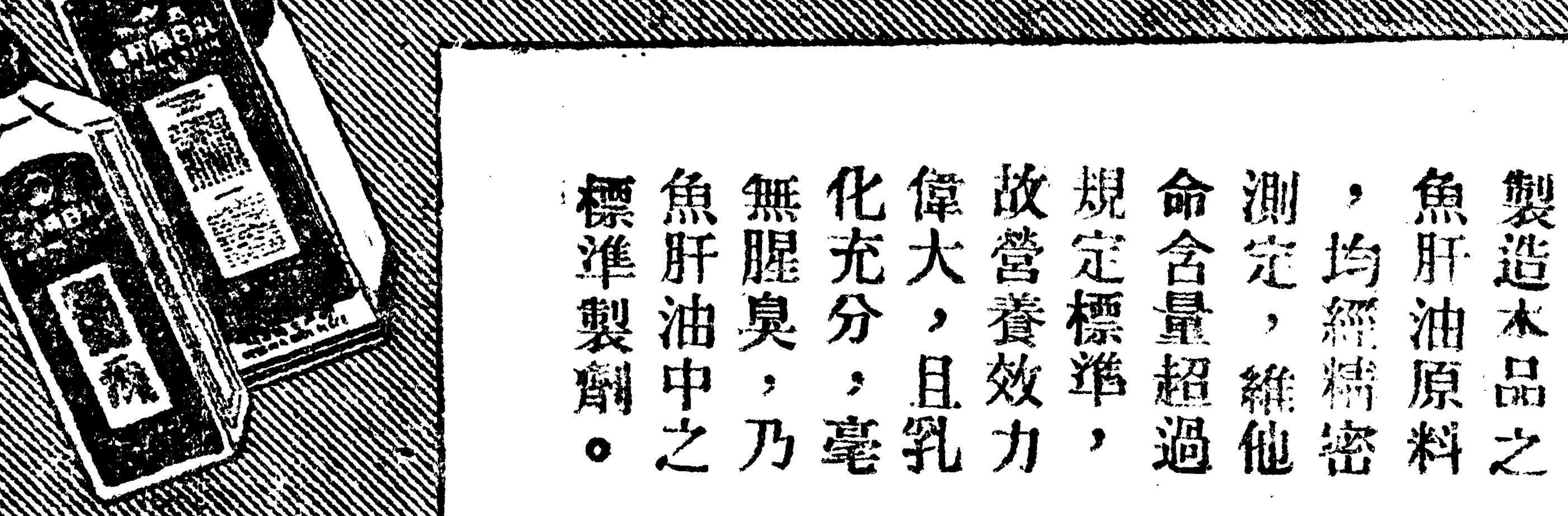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7·56	18·50	開	東便門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8·3	19·11	開	雙橋	到	8·51	10·01	11·39	12·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通縣南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地球牌麥精魚肝油

魚肝油之滋補功效，已爲舉世所公認，但其味腥臭，非一般人所能服用，地球麥精魚肝油調製精美，香甜適口，人人可服。

五洲藥房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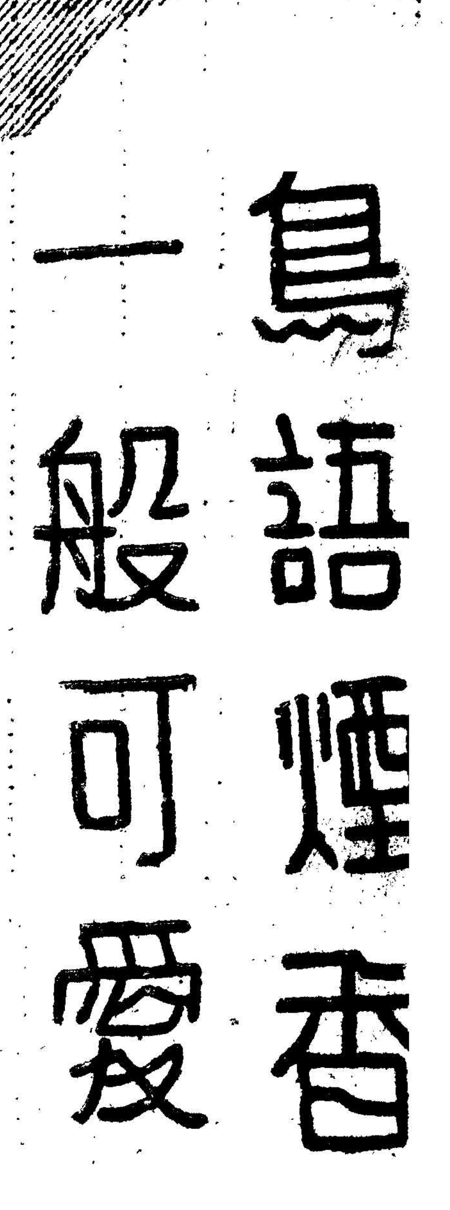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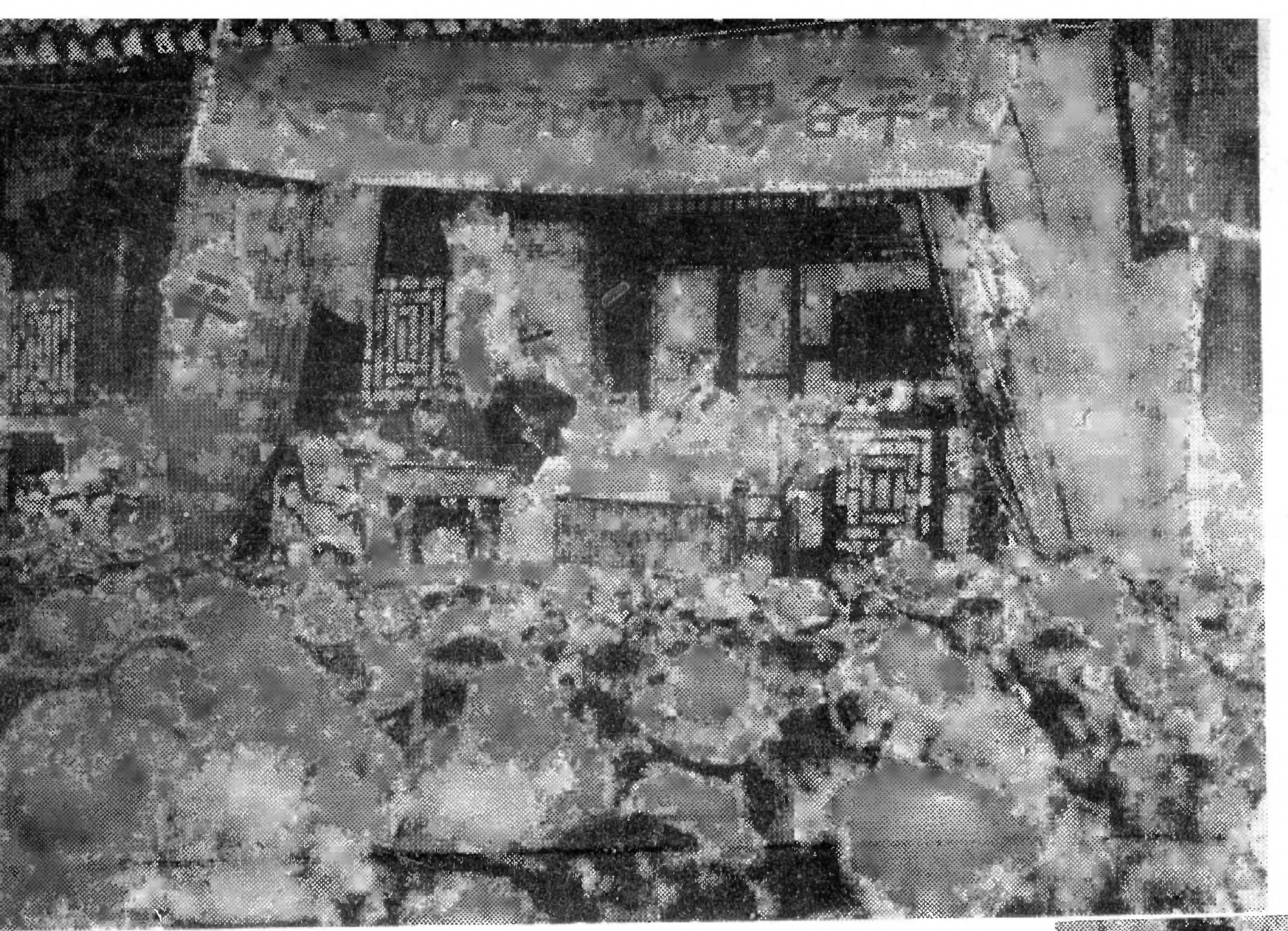
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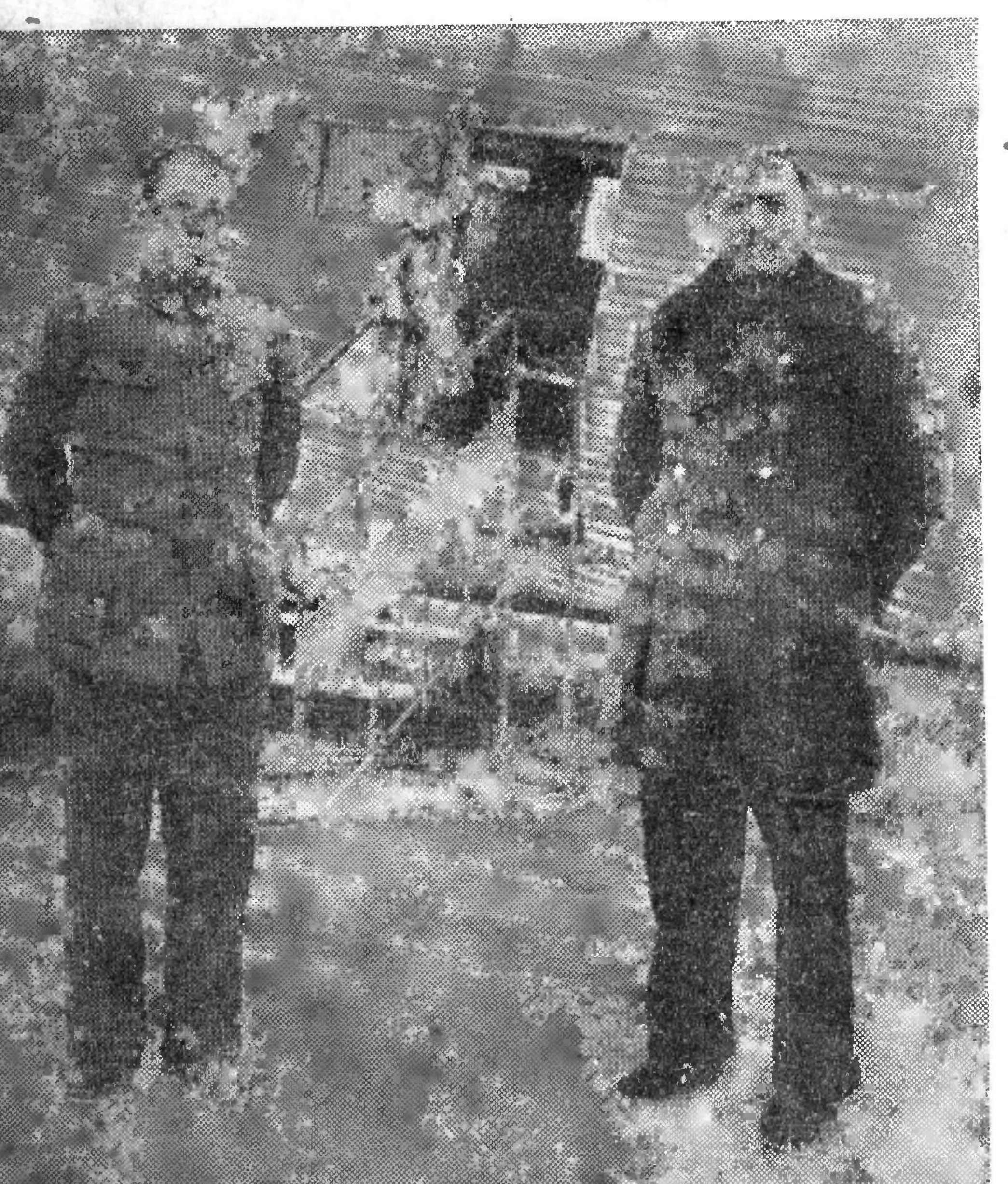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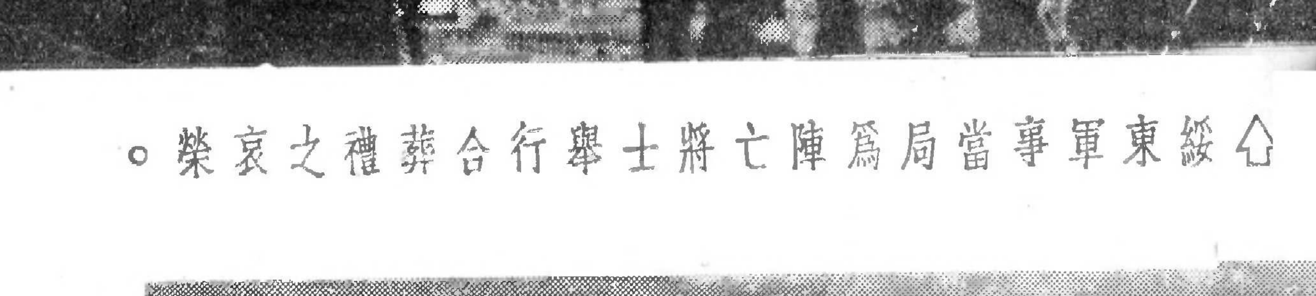
國內外



⇧北平各界上月廿八日舉行慶祝和平統一大會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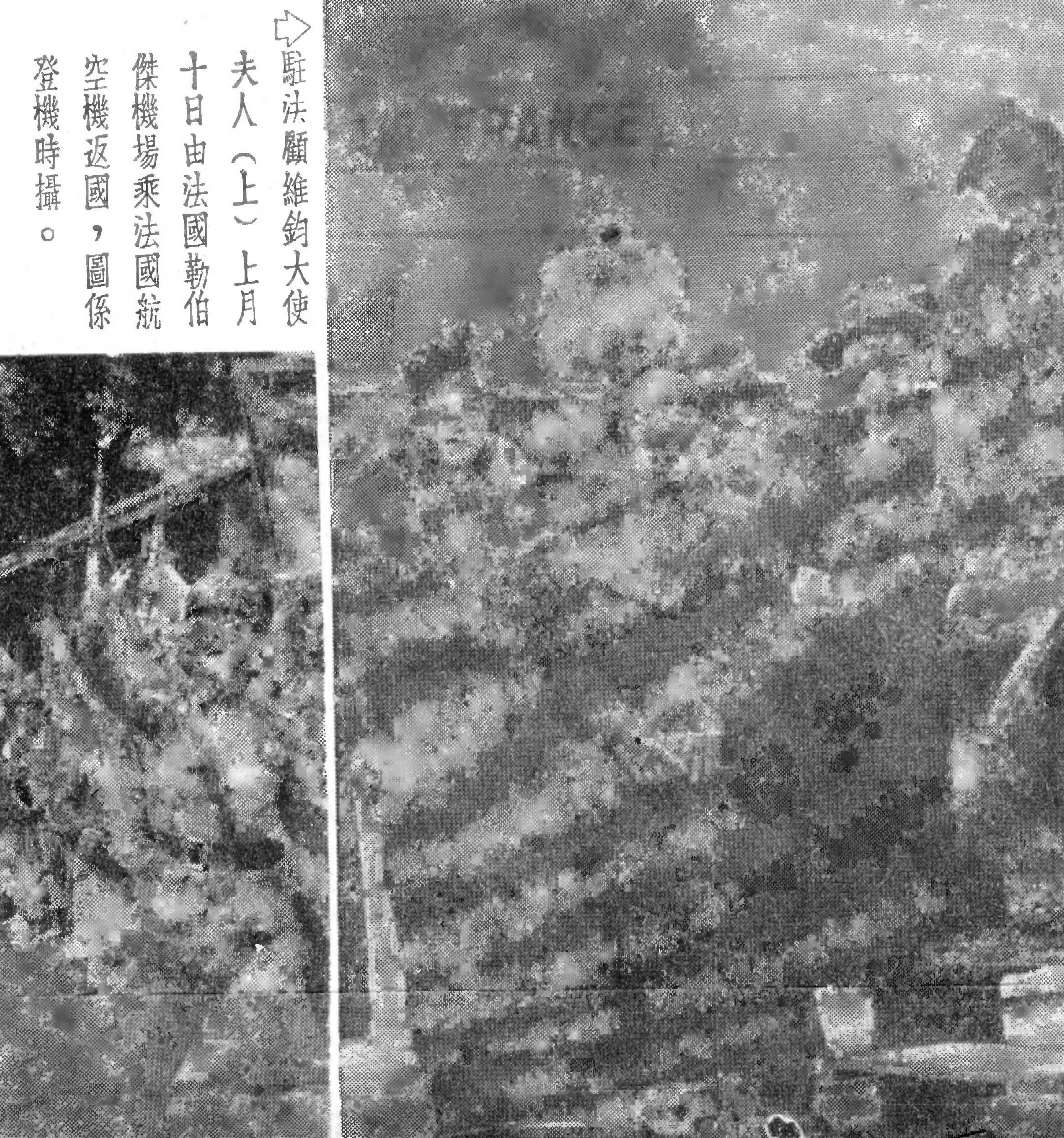


⇦新任陝省府主席孫蔚如（左）於上月廿五日飛京，圖爲在鄭州機場與錢宗澤氏（右）合攝。



⇧綏東軍事當局爲陣亡將士舉行合葬禮之哀榮。

⇩桂林兩江民衆歡迎李宗仁氏。



⇨駐法顧維鈞大使夫人（上）上月十日由法國勒伯傑機場乘法國航空機返國，圖係登機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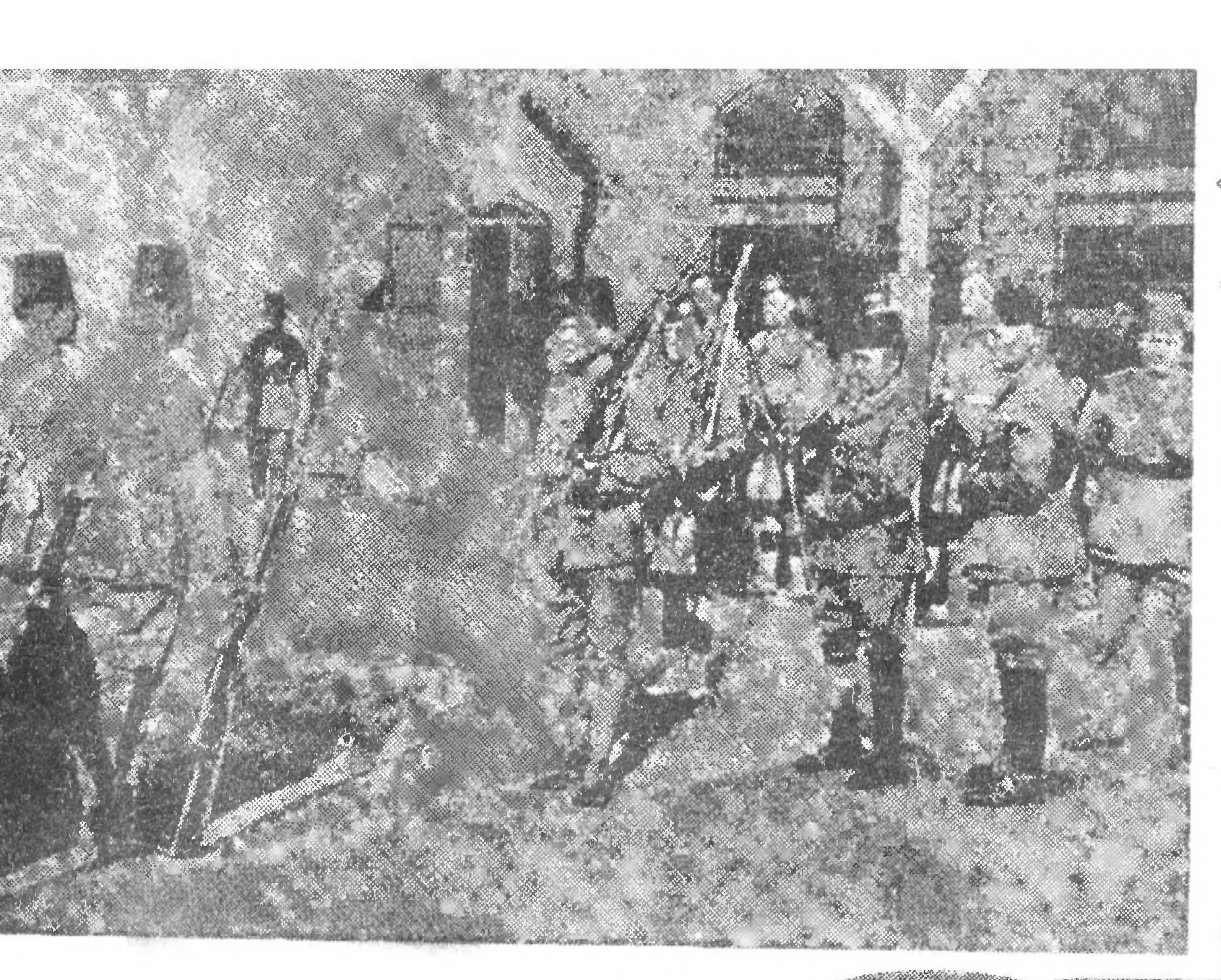




英長公主夫婦赴奧省視溫索公爵（右二），在維也納車站合攝。



義相墨索里尼長子維多利阿上月六日舉行婚禮之盛況。





英埃新約成立後，駐埃京英軍衛隊由埃軍接替，五十四年之屈辱，一朝解脫。

世界第一老人壽阿 Yeku, Shoua 現年一百五十七歲，居蘇俄後高加索





美國密西昔比河汎濫，發生嚴重水災，圖爲被淹沒之印第安那市。

洪水中乘舟逃避之災民



國內時局

這一週的國內時局，中央機構只一外交部改組，張羣辭職，王寵惠繼任，部內人員無大更動，將來或有調遷，惟目前尚未具體化。

東北軍在綏靖東調中，預定本月內將駐陝甘兩省的東北軍移調竣事。疆吏的更調，尚未發表，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一職已由山西清鄉督辦徐永昌氏繼任。徐氏為山西宿將，久任晉省主席之職，現在供職中樞，在內外關係上自然是很有意味的人選。

西北問題現正在接洽中，此事大勢已定，現所接洽者想為軍隊改編數額等問題。

中日外交新局面

本月八日我外交部長王寵惠氏到部視事，對報界發表談話，對外交方針聲明兩點：（一）國家的領土主權必須完整；（二）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為基礎。同日日本新外相佐藤尚武氏在貴族院發表外交演說，關於對華外交有很明快的表示。他批評了以前日本外交政策的不適宜，謂不應忘却對方，主張改變方法，另從新起點着手，重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云云。這些都是國交正軌以內的話，而在日本却不失為一個劃時代的宣言。我們願對佐藤外相的抱負表示敬意，但這只是原則的表示，如何使之實行，尚大有問題。今後中日外交新局面的開展，將完全繫於日本方面的襟度與誠意如何，至於中國方面的立場，至為簡單明瞭，即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建立今後的中日關係。

（草人）

英德關係

本月七日是德國進軍萊因廢止羅迦諾條約的一週年。現在英政府一面擴軍，一面却企圖與德國重開新羅約的談判，兩國目前的情勢，可稱十分微妙。

大勢是這樣：英國對於整軍，正在猛進，國防公債案，已三讀通過下院。而同時外相艾頓與掌璽大臣哈里法克斯本週的宣言，則均側重不放棄國聯的集體安全制。英方希望能以實力做後盾，誘致德國參加新羅約的談判。但在德國一方面，却以法蘇協定為口實，拒絕作此討論，她反公然提出了殖民地問題，以示對抗。由國聯主持的國際原料會議恰於八日開幕，討論資源分配問題，似乎是為迎合德方的要求而設

，但德國却拒不參加。在這一迎一拒的情勢下，英德關係愈趨暗淡，而歐洲大局也更加上了一層陰影。

現駐英德大使里賓特羅甫不日即將由德返任，他回任後德國對英的態度，或將揭開。

法整理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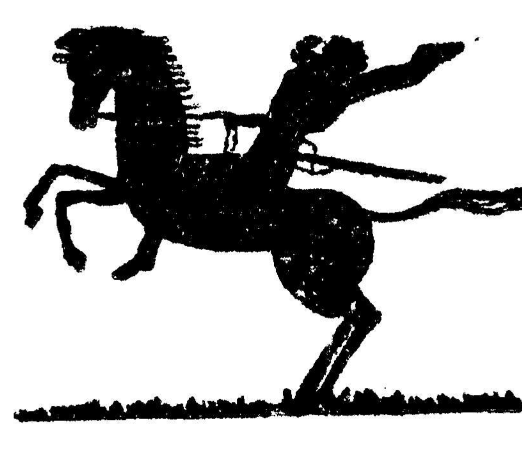
法國整理金融的新措施，於五日閣議後發表，影響頗爲良好。風雨飄搖中的現內閣，又呈危而復安之象。新措施的成功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從國際上觀察，現在英美法三國對於貨幣戰爭的惡影響，似已有新的覺悟。這次英美支持法國，穩度金融難關，不妨看作爲更進一步的經濟合作的先聲。此事即在國際政治上，亦不無良好效果。（二）法國近頃的財政危機，一部分是軍備預算擴大所造成的，由此可以明瞭列强軍備競爭的惡果。這種競爭，如不止息，今後各國的財政和經濟不會有好轉的希望。法國金融的難關，特爲較輕微的一種事例。（三）再就法國內政上觀察，金融新措施是表示人民陣線政府的社會政策，暫時遇到了一種頓挫。里昂伯倫能把社會主義政綱擱置一旁，而採取自由政策，以鞏固國內外金融的信用，這是很值稱許的。總之，法國政局的安定，於今日的歐局，實有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在西班牙內亂尚未解決的今日。（素）

實施對西監察

波折叢生的對西監察計劃，本週已經委員會通過，十三日可以實施。近頃不干涉西亂的辦法，着着進展，這不能不看作國際合作弭亂的好現象。此次參加不干涉辦法的國家，德義和蘇俄均皆包括在內，他們全應允努力促進西班牙和平的實現，此由我們感到列强如能把這種合作，推廣到較大的範圍去，那末歐洲以至世界的危機，均可以消弭了。

美國政情

羅斯福聯任就職後最注意的問題，是與最高法院的鬥爭。羅氏的主張將根本地變更美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但爲貫徹新政計，守舊的觀念是必須打倒的。新政的成敗，即將視此舉的結果而定。在國際一方面，受人注意的却是美國最近與法國及坎拿大當局的談話，法美的經濟提携現已見諸事實。本週坎總理訪羅斯福，據說與召集世界貿易與軍縮會議事有關。以羅氏的幹才，具有這種偉大的抱負，是無庸致疑的，所成問題的，大概還在等待適當的時機。（敏）



救亡圖存的三個基本條件

曾仰豐

我們的國家，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他人處心積慮，原想以最經濟最巧妙的方法，不費一兵，不耗一彈，秉承其傳統政策，滅亡我國。然而我民族立國有四千餘年的歷史，精神文化的發展，世無其匹，鑒往觀來，我們相信中國定不至滅亡，且一定可以復興的，只要我四萬萬人共恢復「自信心」與確立「互信心」，齊向救亡圖存路上走去，無論作何犧牲，有何阻力，百折不回，努力邁進，我們相信救亡圖存的目的，是終可以達到的。

我們所認爲救亡圖存之道，雖有多端，而其基本條件，莫要於下列三事，試分論之。

（一）眞正團結　一木不能支大廈，如合衆木以支持，自可免於傾覆，合强分弱之理，大概無論何人都知道的，古來被滅亡之民族國家，其原因雖有多種，然其致命傷，不外自相殘殺，甚至爲敵人利用，爲虎作倀，引狼入室，遠如南宋之張邦昌，晚明之吳三桂，近如殷汝耕李守信等皆是。若反弱爲强之民族國家，大概多在外患憑凌的時候，能齊一意志，眞正團結，羣策羣力，以拒禦外侮，如十八世紀以前的義大利，北部城邦林立，南部小國紛歧，而其北部之奧地利，則國勢淩强，義大利受其壓迫，幾至亡國，其時憂時之士如瑪志尼，加里波的利，加富爾諸人，發揚人民愛國情緒，在外力壓迫之下，力謀內部團結，經過許多艱難困苦，而統一義大利，卒告成功，乃能於一八五八年薩法之役，及一八六六年普法之役，大敗奧軍。又日耳曼民族的統一，也是我們一個好榜樣，自羅馬衰落後，日耳曼便沒有統一過，後經拿破崙之蹂躪，日耳曼各邦始知非團結不能圖存，由人民之愛國運動，漸成政治結合，一八五八年威廉第一即位，盡力改良軍制，統一軍令，以大政治家俾斯麥爲首相，用鐵血主義統一德意志，成立日耳曼聯邦，一八六四年大敗奧軍，一八七〇年復敗法軍，且進兵巴黎，俘擄法王拿破崙三世，其壯烈爲前古所未有。此是歷史告訴我們，救亡圖存之最重要工作，在於眞正團結。古今中外，絕未有內訌頻聞，軍令不「，而能外禦强敵者。然團結之前提，在於「統一意志」

秋時，齊以尊王攘夷四字來統一意志而稱霸。近世之史丹林墨索里尼希特拉，當其領導羣衆運動，均莫不先從統一意志入手，故我們應以救亡圖存四字來統一意志，團結國家，應以輿論之總動員，督促四萬萬人民及四萬萬人民之惟一政府，向救亡圖存之工作做去。只要政府有誠意本救亡圖存工作做去，不問其做法如何，我們應絕對擁護之。至於政體之爭辯，國是之紛紜，學說之異同，意見之參閒，舊讎新怨，左派右系，此時皆不宜有。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全民族應當一德一心，認定目標，負起救國重任來，言論自由，雖可行於民衆，雖可行於議會，但現役軍人在位官吏，絕對應禁止其發表參差政見，淆亂觀聽，分散團結的力量，我們相信今日在位者，雖有地位不同，主張或異，而其救亡圖存的信念，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論其對於救亡圖存之國策如何，只要大家認定一策，誠心努力做去，終有收獲之一日，比較諸議論未定，兵已渡河者，及因意見之不同，自起內訌，為敵所乘者，其利害得失，明眼人自能辨之。須知無統一之國策，必無統一之政權軍權，無統一之政權軍權，必無統一之國家民族及統一抗戰之團體，我們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故欲達到眞正團結，應遵守下列六個信條：（一）全國人民應督促政府向救亡圖存的政策上做去。（二）我們應絕對信仰和擁護政府，使其有能有力有威有信來統一國家民族。（三）在國難期內，凡有分散團結力之言論或行動，應以全國輿論制裁之。（四）凡現役軍人及在位官吏對禁止批評政治得失。（五）凡似是而非之言論，應絕對止人載。（六）軍令政令，應絕對統一，無論任何方面，不管其主張如何，在中華民國領土內，除中央政府外，不許其有第二獨立政權或軍權之存在。

（二）創立廉潔有效率的政治　我記得當國軍在長城各口血戰時，有一學生到北平郊外遊覽，見一個鄉下老百姓正在擦槍，問其是否預備打××兵，他說我們那能够打××兵，是預備抵抗我們的敗兵搶刦耳。又前幾年美國參議院審查賣軍火案，發見我國經手人索回扣之事，此是多麼可恥的新聞。但於此二段新聞內，可以看出我們民族國家所以衰弱的原因，其一在於內部，我們多數民衆不知愛國，這個緣故，不能單怪民衆方面，古語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在老百姓眼光中，國家的代表，便是官和兵，他們所見的官，乃徵收錢糧，慣於苛算，審理訴訟，祇知納賄，以及其他假公濟私，徒事剝削的官，並非其安居樂業的保護者，至於兵，尤其當時長城一帶某系軍隊，眞是弄得雞犬不甯，以如是之官若兵，代表國家，叫老百姓如何能覺得國家之可愛。其二在於外部，外國人在中國經商者，往往感覺到中國人索取回扣，是難於應付的一件事，即非如上述美國參議院將我們的弱點要暴露於世，中國官吏之貪汚，已為他們通曉之事，所以中外交接之際，彼方均不免存有一種鄙夷的心理。此二者，皆有害於國家之存生，然其造因，皆由於文武官吏之貪汚

，故我們救亡圖存之工作，除眞正團結外，第二件便是如何造成廉潔及有效率之政治，換句話說，使政治修明，貪汚之文武官吏，永遠不得抬頭，內之能使人民愛戴國家，擁護政府，外之使國際視聽，得以轉移，國家地位，可以提高。但欲政治廉潔，並不能僅靠長官嚴厲督率，或取法袁世凱之槍斃王治馨故事，即可收效。歷史告訴我們，廉潔政治，決非循用分贓制度所能樹立，必須養成多數有專門技能永久任期的公務員。因公務員地位穩固，生活安定，一可拿良心出來做事，雖政務官有貪汚之心，以多數事務官之奉公守法，不啻爲其最嚴厲最有效之監督，如是貪汚始能絕跡，政治乃得清明。二因長期任用，可歷練公務員之技能，用其所長，增進行政效率，雖政務官時有更替，而有多數永久任職之公務員支持其間，其政務亦不致有停頓之虞。但是欲達到此目的，非遵循歐美澄清吏治之有效辦法，厲行考銓制度，決不會成功的。今日世界吏治比較上軌道者，當推歐美先進各國，我們不妨將他們革新吏治的途徑檢討一下。當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英國國會，是一個資產階級所包辦的團體，做官是投票的代價，立法阿諛行政，政府可隨便任用私人，當時行政人員，大多數是有力者之親故，其政治是沒有能力的，沒有效率的。法國在大革命前，鬻官賣爵的事情，是司空見慣的，國家官職，可以當作私人的禮物，作爲餽贈品，且可以承襲的，與個人私產一樣，其黑暗情形，與英國在一八五三年以前的吏治相彷彿。美國在一八二九年，中央政府用人，係採用分贓制度，公務員便是選舉運動時的健將，隨總統爲進退，凡選舉勝利的新任總統，得將前任的公務員盡行掉換，各給本黨的黨員，總統選舉的競爭，也就是黨員做官的競爭，做官的資格，不是才能，乃是黨籍，所以在那個時候，美國行政，毫無效率，可言貪汚之風極盛，最明顯的便是紐約的海關監督於一八三七年捲逃大宗公欵，又哥倫比亞區政府的司庫，以公款經營投機事業。於此足見當時歐美吏治黑暗的一斑。故在十九世紀初葉，各國政體改革，雖可告一段落，然吏治未上軌道，老百姓終不能享受政體改革的利益，換句話說，老百姓雖可避免一個暴君的虐政，而無數的貪官汚吏吃民膏血，其害依然如故。於此我們可得一結論，政體雖改，如吏治不革新，老百姓仍舊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英人，鑒於本國吏治之腐敗，又見印度吏治改革的成功，於是改革公務員制度的議論，一時甚囂塵上。一八五三年有調查專任委員的報告書出來，對於公務員之任用，極端主張公開考試，其重要的約有下列數點：(一)考試是公開的競爭的，(二)考試機關是獨立的，俾得劃一制度，增進效能。(三)考試及格後，可自由選擇其所愛好的任務。(四)運用分類的原則，將機關中學習例常公事及需要腦力的公務員分開。(五)提高公務員地位，並打破各部的界限，可以自由移轉。(六)每年增加薪水，規定同等養老金，此報告書實爲

英國吏治改革之藍本。一八五五年，政府乃下令組織公務員考試委員會，英國公務員於是從私人任用制度變成考銓制度了。他的薪俸是優厚的，地位是永久的，因此政治修明，貪汚絕跡，實爲英國於十九世紀在政治史上之一種最偉大的貢獻。法國於大革命後，把賣官鬻爵的制度摧毀了，一八七五年，將每一行政部設立一個用人機關，管理自己的公務員，大致有下列三種的職務，（一）考試，（二）考績，（三）預算及分配分作。至英國施行公務員制度之收效，引起美國改革的情緒，一八七七年，美國派燕頓到英國研究公務員制度。一八八二年，參議院通過伯達爾頓法案後，於是公務員制度，始行確定。此乃歐美先進國改革吏治的史實。時至今日，凡政治修明之國家，莫不實行考銓制度，反而言之，即實行考銓制度之國家，政治始能修明。目前各國所通行的考銓制度，大約有下列數點：（一）公務員之任用，不受政治影響，（二）設置一獨立考試委員會，各部公務員，均由委員會公開考試登庸，（三）以人才分配職務，以職務選擇人才，（四）公務員薪俸，必須豐厚，藉以吸引人才，以後每年必須增加，使能滿意他的職業，終身爲國家所用，給以養老金，使其無後顧之憂，（五）公務員爲終身職業，無故不得免職。凡此數項，實爲現代國家澄清吏治增加行政效率唯一利器，由之則治，違之則亂，我們救亡圖存的工作，對於內政修明是重要的，然欲造成廉潔的政治，其根本辦法，就是遵循歐美改革途徑，以考銓制度代替現時推薦援引等之引用私人制度，即所有公務人員，非經過公開考試，不得任用，而考試之權，又須集中一個獨立之機關—考試院—此種制度推行後，不特可强固政治機能；且公務員之新陳代謝，每年因競爭考試，其所登選的人才必多，大學生之失業問題，亦可漸獲解決。

（三）國防建設　我們對外國策，便是「和平未到絕望時期，决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决不輕言犧牲，」此二語之意義，非常深遠，其解釋便是我們要忍辱負重，自力更生，脚踏實地，臥薪嘗膽，不挑戰，不冒險，充實國防，增加抵抗力量，使領土主權，不至再失，已失者有收復之期，反之，我們敵人，如仍用他們的蠶食或以華制華之策略的話，則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已到，只有不猶豫的抱「寧爲玉碎」之决心，作全部之抗戰，預備着全民族空前壯烈之犧牲。以擁有四千餘年優美文化之民族國家，土地之大，人民之衆，處此險象環生之國際情況，與敵人長期奮鬪，初期雖不免有重大損失，而敵人外强中乾，與我作戰，如曠日持久，其結果必出於兩敗俱傷之一途。以上所說的是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之對策，此乃被迫而出此的，所以未成熟的抗戰，我們犧牲最大，能避免者自當設法避免，所謂和平未到絕望者，决不放棄和平。但我要預先聲明一下，我的計劃，既不是照從前倚賴國聯，致失去九分之一之土地，亦非徒唱高

調，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如近日一部分之口號。要知欲救國，第一，須全靠自己力量，第二，須有精細之全盤計畫。在整個有權威的統一政府指導之下，以赴戎機，作殊死戰，或可操萬一之勝算，故我們全部對外計畫，除軍隊統一化，紀律化，機械化以外，要預先充分準備的，便是國防建設，但國防之基本問題在於財政與交通，財政爲一國物力之結晶，而交通則爲發展物力之利器，請先將我國中央財政與他國一爲比較，以知我們國家之力量如何，我們中央政府二十四年總收入爲九百七十一兆（內一百二十六兆爲國債），老百姓負此巨擔，已覺筋疲力竭，然而比諸他國，國家財政之收入，則爲數甚微，如蘇俄全年國家收入爲四萬五千餘兆，英國爲一萬二千餘兆，此尚是指大國而言，其他如義大利亦達一萬兆，法國五千餘兆，德國四千餘兆，日本三千兆。財力相差如是之遠。又國防費，在我國中央部分的全年支出，雖佔國家全部支出百分之四十，然其數目，不過三百八十七兆，蘇俄軍備則爲二千八百兆，北美合衆國爲二千零二兆，英爲一千七百兆，義爲一千三百兆，日爲一千兆，次之，再觀我們之交通設備，如鐵路一項，我們土地佔世界十二分之一，而已築成之鐵路，除東四省不計外，僅有六千六百五十英里，每百萬人口，祇有鐵路十五英里，美國則有一千九百五十九英里，英國爲五百零九里，法國爲六百四十九里，德國爲五百一十五里，日本二百里，至水上與天空之運輸設備，與他國相較，則更望塵莫及。河道之交通，我們雖然甚多，但是大都淤塞，不特失去交通作用，且氾濫時聞，反爲有害。又近十年公路之建設，突飛猛進，已達九萬九千公里，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我們石油缺乏，全恃由外輸入，一旦國際有事，則公路運輸，在在有停頓之虞，且運費太昂，笨重的農產品之輸送，亦非所宜，若以之發展農村經濟，是不能濟事的。再我國鐵路鋪設於沿海各省者較多，在內地者較少，一旦風雲緊急，此種交通，時受威脅，所以我國交通的設備，既不足以發展國民經濟，亦不足以言國防。此外與國防有關之事，除交通外，首推煤鐵，我們全國煤之儲藏量，除東四省外，共計二十萬三千八百兆噸，佔世界三十分之一，而每年產量，不過二千萬噸。我們鐵之儲藏量，東四省不計，共二百五十兆噸，每年所產之鐵，雖達二百萬噸，然製鋼事業，僅有軍政部在上海之小規模煉鋼一所，其產出之鋼，爲數極少，我們所用之鋼，每年由外國輸入者，有六十一萬八千噸，亦不及美國全年產額二十分之一，於此可見我們重工業之幼稚，設一旦海口被人封鎖，即此區區之鋼，亦無由進口，兵工廠及各種用鋼工業，皆將停頓。復次，與國防有關者，則爲糧食。我們雖號稱農業國家，然農產品每年進口者，計值二百零六兆元，其中半數爲糧食，農產物進口如是其多，與其說是因爲我們糧食不能自給自足的問題，莫若說是我國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是分配不均的問題

。又與國防直接有關之化學工業，如製綞之類，現在始告萌芽，不足以應付戰爭時之需要。於煤中取油，雖足以解決石油問題，又非我們目前財力所能勝。現代之戰爭，並非專決勝於疆場，須全國之人力物力準備充足，能永久支持，方能得最後勝利，故國防建設最重要者，第一，便是內地鐵路之建築，尤其是川廣雲貴湘贛閩浙豫魯陝甘等省重要地帶，須完成鐵路交通網，且須有多數海口爲其出路，如魯之青島，蘇之海州，粵之廣州九龍廉州北海等口岸，甚至海防香港，均須設法取得聯絡，以我估計，至少須添築五千六百英里，足始敷用。第二，便是疏浚內地河流。有此基本交通設備，我相信內地之農工商業，均可立時發展，中央之財力，亦必呈好轉，戰時財政，方有籌畫辦法，戰事發生時，後方運輸，固可通暢，即糧食之供給，亦不至感到極度恐慌。此外應當注意的，便是重工業之經營，如在比較不易受威脅而交通便利之地，設立大規模的煉鋼廠及與軍事有關之基本化學工廠，最少限度要預備到受封鎖時，我們簡單之軍用品，可以有原料能够繼續自做。我聽說德國在一九一四年所以敢於開戰者，一九一三年哈保由空氣取氮製綞法之發明，爲一個很重大的原因，綞和空氣混合加熱，用鉑做接觸劑，便成硝酸，從硝酸可製炸藥，德國苟不知道此項製造炸藥新法，當時就不敢貿然開戰，就是開戰，彈藥易盡，也不致延長至四年之久。至於籌欵舉辦國防建設，固有種種難處，然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仍是國家統一，國內只許有一個政府，一個命令系統的軍隊，至少在敵人未侵略的地方，可造成一個安全地帶，在此地帶內，本國及外國的資金，一定可以自然的流入，又善後借欵，在一九四三年可以清償，庚子賠欵，大約在一九四五年可以付清，屆時每年可以籌出巨欵，爲建設公債基金，故我們救亡圖存的方案，第一，是維持統一。第二，是清除貪汚。第三，是增加國力。三者缺一不可，是現代國家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我們救亡的出發點，我們應懸此鵠的，集中全民族之智力勞力物力，於最短期內，使他實現，國運轉機，胥將於此基之矣。

農村歌謠（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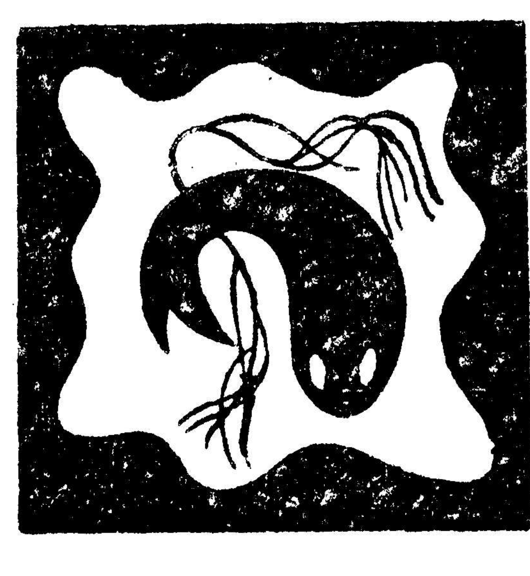
張文麟

△今年春

今年春，
糧食貴：
三塊四五一斗穀，
五塊上下一斗麥。
小日子，
過的累，
閒着腸子活受罪！

△春雪

春雪白，
春雪多，
下在身上哆嗦嗦！
可惜不是麥子麪，
不好蒸些大餑餑！



心理建設問題

閔仁

近年來，由經驗的進步，由理性的推求，雖漸漸多有人依稀感到心理建設問題的存在，但其存普通心目中的重要性，似尚遠不如物質的建設。當然，物建的重要容易爲大衆所了解，所認識，因爲物建是具體的，可見可聞並可以捉摸的。心建則不然。牠是抽象的，不能見不能聞也是不能捉摸的。惟其如此，所以久久爲一般所忽略，所漠視。在漠視的情境下，不惟個人專致於此者鮮聞，即政府和負提倡學術之責者亦罕予以鼓勵。要證據麼？請看歷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所發放獎助的範圍，及中央近年所抱的留學政策，便可以略知其中的消息了。我們本是一偏重實用的民族，眼光本來不愛遠射的民族，與狹義的功用主義本來深有淵源的民族(參適之先生中哲史頁三九一至三九三)，居今而只願仿效西洋文化的一部份，以爲只要我們也有了自然科學及其應用，甚至只要有了牠的應用，則沈疴可以立起；同時對於別人的「精文神明」不大注意，對於自己的心理建設更不識積極鳩工庀材：這種頗似小商的行爲，一則在現局下有可原，再則從歷史上看也無足怪。

但常言道：「人者心之器」。心雖不如面孔呈露於外，容易爲人端詳，然其重要性決不亞於面孔。事實上吾人所有有意的動作由是出，所有價值人格的高下亦由是分。個人如此，社會亦然。社會有共同的成訓(Tradition)，即有共同的心理。這種心理，從外部看，是各民族在演化的長途中比較文野的標幟；從內部看，是維持社會生存安寧秩序諧和的命脈。若一旦成訓失去了權威，則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滋衆」。結果齟齬，糾紛，擾亂，分裂，衝突，仇死，內戰……自是理有固然。(參丁文江：公共信仰與統一，廿三年一月十四，大公報星期論文)。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內部既然弄得如此稀爛八糟，對外勢必無力可以禦侮。力是什麼？力是若干分子同向排列進行時的表現。不幸我們以前的黨與黨，派與派，家與家，人與人，有的向東，有的向西；有的向左，有的向

右；有的新到三十世紀，有的舊得復返於羲皇。民族的中心思想既無，私利更躍居於行為的主動地位。這麼一來，則人家以機關槍打來，我們自然不但不會以機關槍打去，還要以機關槍再加上飛機大砲來自打。回顧二十餘年的內鬨，勇於私鬥的惡習——單是四川一省，據云截至二十二年止，就有大小內戰四百七十九次——以及甘受外人挑撥唆使的亡國舉措，在在可以證明。故武力本可以救國，然無心理建設則不能；科學本可以救國，然無心理建設則不能；各種良好的法制也本可以救國，然無心理建設則不能。心理建設在民族的延續上，復興上，內安外攘上，事實確有很重要的地位。

年前邵元冲先生在「心理建設與民族復興」一講中，曾注意到這個問題。他道：

自中山先生逝世以至現在，我國發生的變亂，也算是不少了。如今內憂與外患相迫而來，形成了非常嚴重的局面。我們在這種情勢之下，所得到的教訓是：事實和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國家的危亂有一個總的原因，我們可以把牠歸結到一個總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不能圓滿地解決，其他一切表面的工作，都不能有實際的效果。這個問題是什麼？就是要求人民心理建設工作的完成。（這是邵先生在漢口青年會的講演。再如二十四年九月戴世光君自美致書清華，言吾國比他人多一心理建設問題；假如不與他項建設雙管齊下，則任何制度，皆將如逾淮之橘，難期其成效卓著）。

這種看法，可以說是搔着癢處了。比那些自清季以來只抓着靴皮的主張，進步多了。但我們現在還應當問：究竟什麼是心理的建設？牠的內涵究竟是怎樣？有人曾經舉出應恢復民族的自信力。不錯，這是必要的，因為自暴自棄的民族，自俾自賤的民族，決不足以有為。我們溯過去的創發，知漢族可以有為；檢查現代的學績，知漢族可以有為；根據一些歐美學者關於腦量和智慧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的報告，也知漢族可以有為。我們決不是劣種，我們決不應自甘劣敗。此前之所以倒霉，乃是因為誤用聰明，乃是因為文化走了錯路。我們不可以國恥國難的紛至沓來而灰心短氣，我們不當以外族之利誘威迫而遂婢膝奴顏，我們應該有不淫不移不屈的人格以抵抗外侮，我們應當本日新行健的古訓以積極開創我們另一燦爛的將來。周以前漢族與環境不斷奮鬥的精神應重振，周以後自驕自大自滿自足的疏虞荒怠應革除。本於後來居上的公例，我們不但可以趕上他們，還可以超軼斯時的先進。事在人為，運命由我們自決。此日的外患內憂，正是促我們這個老大民族澈底覺悟的晨鐘暮鼓。

如是說來，足見恢復民族自信力確是心理建設的一要着。但此僅為奠基，心理建設工程的主幹決不即止於是。比如物質建設須先便利交通，但交通便利了不能即謂物建已於斯告竣。實際上不僅告竣未能，應做的事還多至不可勝數。例如各項重工業的創立，輕工業的發展，農業的改良，礦產的開發，水力的充分利用……諸如此類，無一不有複雜的內容與有待於多人及長時間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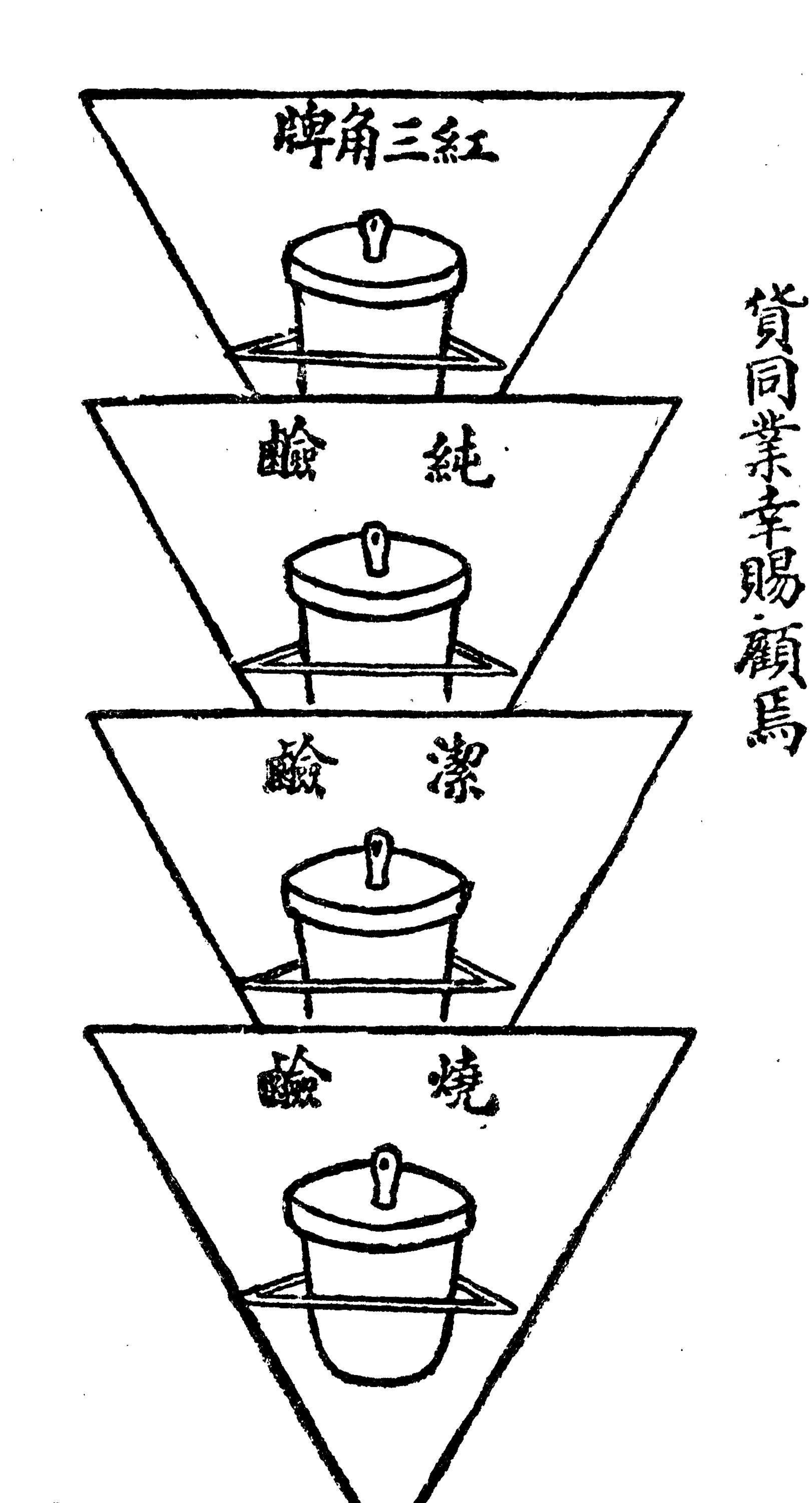
心建也是如此。牠的問題很多，範圍很廣。惟頭緒雖繁，然致力清釐的途徑則一。即決不是向後轉的舊案整扌而是向前由消極的破壞以進於積極的建設。消極的破壞是什麼？是繼續糾正以往種種錯誤的思想和有害的習慣。積極的建設是什麼？是研究並提倡種種眞正適合於時代與環境的善良行爲與風俗。前者的作用是除舊，後者的是布新。新陳代謝原係兩種相續的自然程序，不能也不應輟止於中途。譬如建屋，我們嫌舊有的華門圭竇太不衛生了，太寒塵了，或太不摩登太不美觀了，我們要把牠改造成爲一所內潔外整的崇樓，這工程勢必包涵拆毀與興築兩大段。此前在拆毀上作零工者已不乏人，然在興築上作長期努力者似猶有待。職是而舊者已壞，新者尙無；使四萬萬人徬徨躑躅於敗瓦頹垣荒榛蔓草之中，茫然無所依歸，以成我們民族歷史上亙四千年所未有的過渡時代（transitional age），這是我們正在討論的問題的來由。

要使這個苦痛不安的時代迅速過去，扼要的辦法是勿再事故宮禾黍之悲，致流於不自覺的玩愒，而當趕快以科學的進化的和世界的眼光，在心理方面做有目的有方法的批評建設工作。這工作的內容例如不只應消極地破壞舊倫理，還應積極地樹立新道德；不只應零星地攻擊傳統的未加抉擇的頑固思想，還應系統地綜合地創建開明哲學；不只應痛斥儒化弱化柔化的右文習慣，還應研究實行如何武化強化剛化的健康條件；不只應鄙棄背時的家族主義，還應獎勵可以救急的民族思潮；不只應戒絕我們短利自私的個人主義，還應采行西方自立自強個性主義與我們儒墨二家兼愛大同的社會理想；不只應打倒消極主靜的省事主義，無爲政治，以及無知無名無欲的妄見，還應提倡積極主動的胼胝主義，有爲政治，和實現人間天國的企圖。

心理建設的條目不止此，以上所舉不過略示其端倪。事實上必需有了新道德，我們諧和的共同生活方可能，社會內部的秩序方能維繫；有了開明的哲學，我們方下至再回頭憧憬某一些瘴氣烏煙，我們的視線方能集中射向未來，我們的時力方不至再因徘徊瞻顧而虛糜浪費以一誤屢誤。健康的條件具備了，我們民族的活力纔可以充溢，各種的學問事業纔可以如歐美的發皇，人生的第一幸福纔可以享到。民族的思潮普遍了，我們纔可以萬衆一心，纔可以有優良的組織與陣容，纔可以成爲一有力的民族，也纔可以應付當代的環境與國難，換言之，即對外纔眞能站在一條戰線上，對內纔不至再同室操戈，自相魚肉。個性主義與社會理想實踐了，我們纔可以多有健全的分子，纔可以人能自助又能互助，纔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又能不損人利己以共樂其生。胼胝主義，有爲政治和人間天國的企圖續進不懈了，我們民族的前程方眞能遠大，我們在將來纔眞可以做到靑勝於藍，我們漢族在過去的光榮纔可以恢復，在近代所蒙的垢穢纔可以滌除。一言以蔽之，即必有了心理的建設，舊地獄方可以過去，新天堂方可以來臨。「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如果我們不願再忍受這成千累萬的災難恥辱了，我們應當虛心體會並趕緊走上這根本自振自拔洗心革面的途轍。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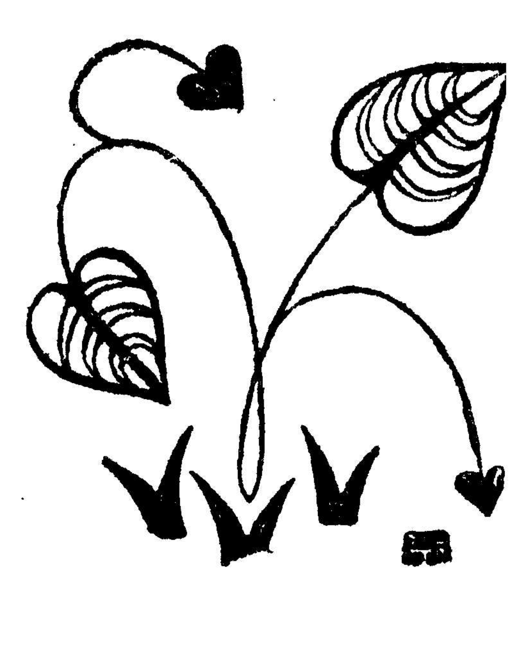
總店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電話三○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福州南京遼寧及全國各埠國外日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論縣政視察

翁初白

近年國內各地，大部敉平，縣長減少軍事之徭繁，已得潛心治政。曾聞「全國一千九百餘縣，若縣得其長，則不治可期。」之語，足證縣政已為今日公認之國本，而縣政之敷行良窳，耳食不為功，是有縣政視察。考巡察吏治，前代數有斯制，而職權失之普泛；若私訪之舉，充量亦僅為消極的除惡，所謂民隱，實際未能從精密有系統之制度下搜求改革。故在今日欲改革縣政，必賴視察精勤。蓋縣政之退化，絕不可單獨歸咎於縣長一人，若人民風教之閉塞，地方財力之枯竭，佐治人員之冒濫，以及土劣勢力之深固，無一非敗壞縣治之因，縣長遽執以卸責分謗固不可，而如何辨縣長之能否勝任，與研求一縣之先天後天症緣所在，改善途徑何趨，上級長官非深入縣鄉，實地考察，無所依據。今日縣政視察大別為：（一）中央視察，（二）省政府視察，（三）行政督察專員視察，（四）專案派委視察。

中央視察 去歲十一月內政部長蔣作賓氏上溯鄂贛，考核縣治，頗為精詳，已有一部分意見發表，甚以兩省縣長年齡過長，缺乏朝氣為憾，最近尚擬赴華南諸省，來日視察全竣，盼有切實嚴刻之報告，以餉國人。且內政部統理全國縣政，若以整個的視察，熟籌補救與建設方案，必較省自為政之枝節葺修，成效遠著；譬若提高縣長待遇，劃一縣長訓練，擴充縣長職權等，胥有賴于部議之登高一呼也。

省政府視察 各省近年由省主席及省府委員巡視各縣頗為努力，絕不似昔日大員之深居簡出。河南山東安徽每年劃省為若干路線，多次視察，每次約經行七八縣以至十餘縣，時間由一星期至三四星期不等。山東省一百零七縣，幾無一縣未經省委視察者。視察期間例以視察狀況逐日電達省府，縣長及佐治人員之優劣，即由省政會議核定獎懲，關于興革事項，亦隨時憑報審議。

行政督察專員視察 專員之設本負領導縣治，巡行各縣之責。自各省行政督察區成立，專員多親赴各轄縣視察，年約兩次。專員公署組織有視導員，職司視導縣政，各區於專員親自督察外，並組視導團巡廻各縣，視導員有專任縣政之某專科視導者，若財政，水利，鄉農教育是。如人選適宜，分工合作，殊為良善之組織；蓋縣府于發生某項疑問時，即可乘時詢商，就地解決，此種較高技術之協助，在今日縣府人才極端貧乏之時，實感蒙無限之沾益也。

專案派委視察 此項視察限于偶發的事件，或雖具連續性而非普遍各縣者。若秋災之勘查，工程之驗收，訓練班之考成，交代之監盤，皆是。昔日省府未合署辦公時，例由主管廳處派員一人或多人赴縣，今由主管機關選請省府派員或由專員公署派委。省與署間之權責，本有劃分，但亦有省署會委專案考察者。

今後視察應取之方針

專案視察不自近年始。而部省廳區長官公車趾報，入縣觀風，實大除舊日垂拱求治之習，此爲今日我國吏治進步之象，蓋已徵爲政者僉信地方政情有瞭解親切之必要也。雖然，茲若以求全之心，檢討今之縣政視察，則猶多可商榷者。作者比歲參觀各省縣政，深感自有此種準定期之視察，各縣推進政令，漸不似以往之因循，惟以視察留縣時間之短促，未能作有系統與全面的考核，縣長每以全副精力，貫注於此特殊時期，不覺偏于粉飾，或故作緊張，於縣政之陰影與側面，則有時似圖掩蓋，視察完畢，疏懈如常。竊比之于學校課考，水來土掩，事過境遷。此種跡近應付之故實雖多，亦不能遽責縣政人員爲作僞，蓋根本視察方針，若能研究改進，上下融通，即無虛矯草率之弊，鄙意今後部省廳區視察，似可於下陳數點，試稍注意，或足增進縣政效率，而貫澈視察之本義乎。

（一）**應自政令之對象觀得失**　大凡政令之推行，固須視官署能否遵令，然人民之如何感受，尤爲重要；看政令能否除弊固要，而推行後是否利民尤要。一般視察往往以縣政人員之能否速辦，硬辦，妥辦爲考成；例若田賦之徵收，往者胥吏携串散赴四鄉，浮收什羼於正課，今者嚴令不准游征，須鄉民自行投櫃，法美意善。不知鄉民遠居鄉陬距城百數十里外，角分之賦，經旬跋涉，入城宿店，耗資數倍，其怨苦甚於傷斂，是則襲舊法以縱吏固不可，而厲行新令以苦民尤所不取也。凡此於視察之時，皆宜顧及，往往政令表面辭明理著，裕國利民，而一經實施，以民智未開，民力未逮，一變而爲苛擾。是在視察之時，不可徒苛責縣長之遵行未力，更不可昧焉以强行無阻即許之爲能員。此係就改革之不含絕對性者，至若以人民惰性因循，積年墨守之習，如蓄髮纏足，皆無可姑息，而强制執行，復不害民者，縣長咸無可推諉；此賢明長官自能審辨之也。

（二）**應根據民力以考核進度**　一般視察赴一縣視察，例視其現況之優劣，所謂印象評判，而忽于審察其縣民力豐瘠以比較其成績有無進步。是則狀況本優之縣，永得好評，其落後之縣，經努力而已有進步，或進步較緩，未足頡頏他縣者，永不受獎勵。縣與縣財力不同，敎育程度不同；甲縣之學校數目，絕不可遽取以短乙縣；視察乙縣應考其上年校數之增減；若雖激增而猶不逮甲縣之什一，則再察其民智是否較塞，民力是否太差。要須以逐年之進度爲標準。而一縣之建設多寡，改革之努力與否，尤視民力而定，豐裕之縣，街衢必較修廣，衙署必較整齊，例如山東之黃縣掖縣近方重修縣府，渠渠夏屋，費資萬金，而魯西高唐茌平諸縣府，有賃民屋而居者，茅屋土垣，尤處敗圮，不可同日語也。他若警政，倉廒，提防，罔不如例。今赴縣視察，必須詳參前次報告，偏瘠之縣，稍有進步，即予宏獎，以勵其氣；富庶之縣，督繩宜嚴，以防弛滯，如此就縣論縣，提携愧勵，視察必收所期之效。

（三）**應縣城與鄉村並重**　考核一縣縣政非縣城關廂數里之內所能濟事。必須深入鄉鎭村里，始能眞知灼見。在縣城所得觀者爲縣府各科與警察局等之紙片行政，設備規模，至其敷行之良否，非入鄉村不得悉。例如各縣小商民濫發私鈔，經一再取締，縣城已絕跡而鄉鎭猶流通也。度量衡以縣城中檢定處罰甚嚴而更換，而鄉村猶守舊也。毒品販在縣城漸銷聲匿跡，而較大市鎭猶營售也。保甲新制採行，鄉鎭公所必須組織健全，而各縣鄉鎭村長大都老成其名，怯弱其實，地方自治若在縣以下即破碎無足觀，戶籍，土地陳報諸新政推行，詎不艱於責成？今後視察實宜多看鄉村，召集鄉民譚話，詢其疾苦，矯其精神，鞏固其組織，貫通其機構，則此後政令，事半功倍，以視察所得，不偏于縣府橫面，而兼窺其縣鄉之縱剖；不僅看政令之推動出發點，而兼看政令到達之最深處也。

（四）**應觀人衡才以評政績**　今日我國縣政之落後既無可諱言，而各縣縣政人員守法篤公者實不乏人，然則縣政之現績何以尙去理想甚遠，詎非人謀不臧或法壞使然？此視察之必須詳審人事上之優適與否也。縣長任

顯之久暫雖嘗有規定，而實無保障；縣長資格之登庸雖嚴經限制，而實多破例。大凡縣長之微有才具而受上峯特達之知者，率多勇于任事；其推行政令，敢犯士紳之顏色，不顧寅僚之阻泥，故政易澈底，或竟久而翕然；即偶爾僨事，雖上峯不必迴護，亦得從容據理申情，其處分往往從輕。其無憑藉者：如訓練班畢業或投效錄取，其已失憑藉者：如前任所委；無論如何經驗宏卓，學力湛深，而以「朝裏無人」，不免趦趄審慎，蓋朝有外誤，夕掛彈章，人孰不眷名而幸位？以今日我國無可諱隱之徇情政治，於視察之時，殊未可不論其進身以評政績，似須于其不得已之畏忌，求自全之世故，稍予諒解。再進而滌蕩此種背景心理，從嚴格採行文官制度，切實保障升黜任免入手，然後背景一物，自無疾而終，若在此過渡時期，冒焉責以某也暮氣深沈，某也缺少魄力，非允評也。

更有說者：天下事至易者爲作縣長，不見夫十年牧尹有庸懦雖初中常識猶不備者乎？而至難者亦爲作縣長，縣長一常人，而責其千手千眼之任，無所不通焉。實則緝盜折獄果勇者，未必勝興學濬水理賦防災之政。苟縣長有一長遠邁儕輩，而置之適愜之地，可以傾才肆應，治績斐然。例如有萑苻不靖之縣，百政停滯，應特改委剿匪最力之縣長前往；或有頻年水患之縣，荒歉不堪，應物色治河最精之縣長前往；又有其才堪以等始任劇者，遇機應令長試行新政之縣，如土地陳報之開辦，其成敗關係一省觀聽，若有幹員諳明省令，努力推行，著有成效，足使他縣風起雲從。是則如何儲才，審才，用才，皆有賴于視察時之留心羅致，以備不時之需。吾國士大夫一行作吏，最重知遇，偶以寸長受激賞于主官！雖湯火不辭，前賢手札日記中，眷恩感德之語，見不一見。縣政人員僻守下邑，或以曾遭貶謫而一蹶久滯，勇氣消亡，今遇賢明視察長官識其殊才，揚而擢之，其欣衎振奮爲何如？是此「親厚」風氣之養成，又視察之要義也。

（五）應盡量交換意見以除隔閡　今日之上級機關派縣視察，莫不以「認眞」二字揭櫫。其在縣也，每峻拒一切供應，於所見及之巨細疵謬，緘不發表，言笑謹飭，關防嚴密，若遇有控案，隱身微服，蹤跡尤極飄忽。此取廉愼之義，似無可指摘；然而矯枉過正，隔閡轉生；蓋態度凜岸，使人難近；形跡疏淡，使人生疑；馴致目視察爲刺偵，目指導爲挑剔，是大誤也。竊以爲視察應力作指導工夫，主官屬吏之體制固宜崇，而精神融通若家人師友則尤美；蒞縣之時，首宜屏却足恭之郊迎，寒暄之虛套，最要爲縣中工作仍保持極端經常狀態，譬若視學員到一校所欲視者爲平日之上課作業，非欲學生集隊遠迓，停課佇待也。故視察以不妨正常工作爲首要，必如是始能不失眞。然後以視察所見之正誤，或分項，或綜合，在縣逐一討論，開誠接受意見，必使縣政人員了然於上級機關之親切虛懷；今之良縣長非不洞知積弊之可除，而以不欲爲天下先，多安緘默，因上峯恒以事關通案爲詞，採而弗行；即行於縣矣，若不久於其任，孰肯艱苦赴之？他若聯歡性質之聚餐，或爲便利起見之備宿，但能簡捷無華，似亦毋庸固拒，蓋公私分明則瓜李何嫌，而崖岸消泯則隔閡自去也。

（六）應觀察地方風教以權政策　吾國省幅員遼闊，一省之內，縣與縣風教迥殊，在前朝行政區域頗能集若干民風相近之縣於一府，惜改革時無人窺見此端，廢府直隸于省，治理遂見困難。在昔時聞某縣健訟，某縣有文風，某縣刁狡，某縣出巨賈等說，今赴各省執一熟於其本省情況沿革者，亦分別能舉，此種民風劃分，視之無形而言之有物。政令依紙面文章則全省無厚薄緩急之分，而以風教互殊，推行有窮通難易之別。例若國選之投票，縣志之修訂，在文風不齊之縣，其報竣迅速；樸僿之縣，投選書名，舉全邑小學校停課以助之，猶愆期焉。又若一縣之經營工商于省外而贏羨多者，縣中學童，恒早輟學以習藝；縣中仕宦或科名繁密者，每多干訟結黨之大紳；兵燹凶饉頻侵者，必多嘯聚桿股之劇匪；華洋雜處，毗連商埠，或礦區工廠近縣，禁毒捕究，比較困艱；縣中酬神演劇風盛者，姦

非賭博火災俱勞防範；凡此於視察時稍稍留意，足以助解民情，增加興味，蓋隨地隨時，可以參證，如側身鄉間廟會酒肆，耳拾目遇，盡是政治之反映，未可以瑣屑偶然忽之也。

或曰：「視察縣政遂以縣與縣風敎之殊異，而寬假縣長之瞻顧乎？」曰「否」。曾文正公言風俗之厚薄，轉移於一二人；賢能縣長應能辨察風氣而權宜治理之對策以轉移之，換言之：即觀其能否對症發藥而衡其稱職與否也。此症也或在肌表，或隱腠裏；特殊風氣固有時防止政令之推進，而亦有表面利裕國計而實有待深辨而糾正者，例若魯東黃縣等縣契稅收入爲全魯冠，每屆冬令，過戶稅契，紛至沓來，不知者將謂爲人民守法輸將之好現象，實則農忙已過，鄉民皆沈酣于博，田屋擲注，月數易主，契稅收入愈增，即賭風播行愈盛；是不可慨心於帑庫之盈而遽忘鄉愚傾家之慘，澈底杜禁，絕不容緩也。

縣長爲佐治人員表率，縣府全體公務員爲一縣表率；養成良好風敎自縣長始。縣長之如何奉公經政，可依法令視察，此外尙須勉以倡行一種敦厚高尙之風氣，例如一縣鄉老之崇敬，古跡之訪求，名勝之保存，娛樂之雅化，不必皆待功令而興毀。近年行政學理，施于地方，縣政人員墨守故知，斷難應付，必須于公餘努力于新智識之蒐求，書報雜志，盡量閱讀。年來參觀各省縣府，深感購備讀物太少，固因政務叢脞，勞無寸隙，然亦以求知若渴之風氣，實尙未普遍養成；若因縣府之提倡並組織各種研究會社，出版定期刊物，使全縣均以課餘業餘閱讀爲消遣，一切不良風氣必漸轉移。此所以視察時於公務員補習敎育宜三致意焉。

× × × × ×

視察報告

視察既終，上級機關例有視察報告，或刊零篇，或成巨帙，或分縣詳核，或綜括申述，各從其便，不必贅議。惟有兩點於撰擬報告時，似供可參考：

（一）**應於報告中附有積極的建議**　歐美各國市縣視察報告恒靡以充分之興革建議，不徒爲消極的指摘，兼重未來之改進。蓋必如是始克成視察之使命，綱擧目張，於通盤施政，草擬計畫，皆爲有力之參考。

（二）**應於報告定稿前送交視察之縣簽注意見**　一般視察報告無覆徵縣中意見之例，寬嚴獎黜，非經公布不得知。竊意以爲視察之時間短促，政令之改變繁多，交換之意見容有未詳；發見之疵謬容有曲折；在撰擬報告完畢其有涉及某縣之正誤與建議，皆宜令飭該縣簽注意見，如有申辨，准叙理由，有類査案之令縣明白呈復。即於已草成之建議亦准其補充或陳請刪改，簽註畢上級機關如認爲尙有疑義，不妨往返詢答，總期集思廣益，情無枉誣。至最後公布之權，自仍操之上級。而事前經過幾度商榷，確能增重視察報告之價値，非復一種游覽參觀之日記或記登功過之清冊，縣政獎勵，實利賴之。

作者昔曾倡以數週或數月光陰，使縣長交相考核或借赴他省他縣觀摩，一以促進縣治，兼爲縣長兀兀窮年後之變相休假；各省偶有行之者，收效頗宏。此係偏于友誼訪問，與視察性質稍殊，故不具論。此文所述縣政視察應取方針與報告之編製，聊貢陳于海內熱心改革縣政者；所見偏陋，並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祇以縣政視察，今已各省普行，地方長官咸思實事求是；敬希賢達不吝再爲精進之探討焉。



從馬場財政到結城財政

魏友棐

一　馬場財政本質上的特點

在二•二六政變以後，以超然內閣姿態出現的日本廣田內閣在第七十次議會中，濱田議員責問之下，宣告解組了，經過一星期的醞釀，被稱爲「中立派」的林銑十郎，便拜受組閣的大命。林內閣成立後的惟一特點，一改以前廣田內閣的官僚作風，而格外有做成清一色的軍部內閣的趨勢。內閣十二省中，閣員只有寥寥八員，此八員中，軍人出身的倒占四員。林氏說：「人數雖少，但言論反易趨一致，在協和之實績上，較爲方便。」這裏已足爲林內閣此後政權集中的一種印証。我們就日本過去歷史來說，無疑地，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法西斯打倒政黨政治的初步，二•二六事件是法西斯用官僚政治來代替政黨政治，這是第二步，而這一次林內閣的成立呢，則是法西斯政治明朗化以後的第三步了。

廣田內閣時代的馬場財政，也備具了其本質上的特點，就是其目的在實現以大陸政策爲中心的重要國策。爲了要實現大陸政策，便不能不編成「準戰時」體制的龐大預算。這一種龐大預算的基礎，便站在下列三點之上：

一，認定非常時期，歲出有膨脹的必要，歲入不足，不妨多發赤字公債，不必墨守公債漸減方針。

二，鑑於經濟的社會的變遷，改革國家地方的租稅制度，實行增稅以圖負担均衡與收入增加。

三，對金融界行適當的通貨政策與低金利政策，謀公債政策的圓滿運行。

由於上述的基礎，其結果便有下列的演出：第一，是編成依歲出爲骨幹的本年度三十萬萬圓空前膨大的預算。也可說是軍事費爲骨幹的膨大預算。這三十萬萬的數字，比去年的實行預算廿三萬萬，增加了七萬三千萬，如果跟一九三一年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三十萬萬總額之中，所謂陸海軍名下的國防費便有十五萬萬左右，估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

第二，爲改革國家及地方的租稅制度，實行初年度增稅四萬二千萬圓，平年度增稅五萬九千萬元的大規模計劃。增

加了法人的課稅，資本利息稅與繼承稅，創設了有價証券的移轉稅與銷售稅，將一切國民資力的移動，集中在稅務當局手中。以期樹立所謂有彈性的準戰時稅制。

第三，廢棄了高橋，藤井兩藏相時代的公債漸減方針，而邁步向公債膨脹的道途前進。其結果使日本的國債存在額，有飛突的可能。而且馬場預言在一九四〇年以前，每年還要增發十萬萬元限度以內的公債。

隨着馬場的膨大財政的設施，而使本在膨脹道途邁進的日本經濟更顯出了頭重脚輕的現象。不錯，馬場顧到了所謂「大陸政策」，不惜竭力增大財政以適合所謂國防費的支出，但一方面本在杌陧不安下的日本經濟，却因了馬場的過於急進，而顯出了裂痕。

研究日本經濟的人，都知道日本近年的景氣，是軍需景氣與低匯兌傾銷兩種原子造就的。但在最近，日本的市場是逐漸狹隘化了，而低匯兌傾銷的勢力，也無形中消失。事實上軍需工業的發達，障害了一切正規工業的進展，日本的商品生產不能增多。同時，因軍需工業的增進，日本對外需要的原料，却不能夠減少。這們一來，把日本的國際收支，造成了有支出而沒有收入的形態。至於「滿洲」方面呢，資本的輸出更是一時不能收回的，於是日本的經濟，便有捉襟見肘的樣子。

國防費的增加，預算的膨大，一方面是國民負担的加重，一方面却是軍需工業家的利益。當前幾年，日本的景氣還存在，財閥在不妨害利益下，對於國防費的增加，自然是不反對的。可是在今日景氣消失下，那就有兩樣的感覺。

日本的公債膨脹，造成了日本物價的騰貴，馬場的增稅，更加重物價騰貴的趨勢，使一般生活困難的國民，同時又感到了負担的加重。因貿易的不利，國際收支的惡化，又引起了日圓匯兌的動搖。至於銀行存款的鈍化，金融狀態的不安，在這一種情形下，當然是很普通的現象了。

這樣，日本的平民，以及向來做政黨後台的財閥，都感到了困苦。

這一種困苦的鑄成，站在旁觀的我們，很可代替日本國民指出來，這是法西斯一手造就的。爲因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上矛盾的深刻化，開始向外來爭奪殖民地，想用殖民地來解決其矛盾，這就是「大陸政策」。爲要實現大陸政策，便不能不推翻了政黨政治。却不料大陸政策的本質也是矛盾的，因對外發展的結果，把國內的矛盾更弄得糟。不過其初因着軍需景氣的隱蔽，很難明顯地看出來罷了。所謂馬場財政，原不過是緩步向法西斯政治漸進的初步產物。可是一部份的日本國民不是這樣想，他們把釀成日本經濟不安的過失放在馬場身上，也就是廣田身上，於是廣田內閣解組了，馬場財政計劃，也就半途停滯了。

林內閣於衆人屬望之下登了台，日本興業銀行總裁結城

豐太郎出任財相，更得到了大衆的擁護。記得從前老成碩望的高橋翁就任財相的時候，毁譽參半的批許是不免的，可是這次對結城却是一致的擁護。結城在銀行界多年，也是一個熟悉內外情形的財政家，一般人都以爲是一個很適宜於做修改馬場財政這一種工作的。

我們旁觀的人很明瞭，廣田的解組，是無法調和軍部與政黨的衝突，而日本近年的政治，對內要鎮壓小資產層的反抗，對外要實行積極政策，這不是政黨辦得了的。至於從準戰時體制而到了戰時體制，妨害了財閥的利益，更不放心把政治交給了軍部。所以日本的新內閣任務也不過是一種「緩衝」的責任而已。林內閣的「維持現狀」，便是抱這一種任務的。而結城財政計劃，無疑地也是緩衝計劃。

二　結城財政骨幹

結城財政的骨幹，這裏可以說是一種緩衝財政。那就是一方面以不妨害財閥的利益爲前提，而別一方面則以迎合軍部爲意志。結城就任以後的第一重任務，便是修改馬場的龐大預算，也便是林內閣施政的第一件工作。在二月八日閣議上，結城提出了修正預算案的根本方針，大體是節約政府的對外費用，節減官吏名額，節減可能範圍內的營繕費，節減各部政費，軍事費則就其用途緩急而爲節約。總括下來，是將預算減削，而將軍事費愼重減削。前者是尊重財閥利益，後者則是尊重軍部意志。

這一張修正預算，我們已有機會在二月二十八日新聞紙上讀到了。大體是將昭和十二年度（現年度）預算，打了一個九折左右，即二十八萬萬圓左右。這裏就將馬場預算與結城預算的歲出經臨數字對照着：（單位百萬圓）

部別	馬案經常費	馬案臨時費	合計	結案經常費	結案臨時費	合計
皇室費	四·五	—	四·五	四·五	—	四·五
外交部	一八	一八	三六	一八	一五	三三
內政部	二八三	一四〇	四二三	六一	三〇〇	二六一
財政部	四九三	七九	五七二	四八二	六三	五四五
陸軍部	二一七	五一〇	七二八	二一七	五一〇	七二八
海軍部	二七三	四〇七	六八一	二七三	四〇七	六八一
司法部	三九	三	四二	三九	三	四二
教育部	一三三	一三	一四六	一三三	一二	一四五
農林部	四四	八一	一二六	三九	七六	一一六
商工部	六	三五	四二	六	二〇	二七
交通部	一八五	二五	二一一	一八五	二三	二〇八
拓殖部	二	一二	一四	二	一一	一三
合　計	一·七〇四	一·三三六	三·〇四一	一·四六三	一·三五二	二·八一五

（註）上述各數因小數捨入關係，故與合計不符。

從上面對照的預算中，很可以看出來的，便是一切政費普遍的節減，其維持原有預算的，只有三項。一項是皇室費，其餘二項就是所謂國防費名下的陸軍費與海軍費。查日本的皇室費，每年預算向來是固定四百五十萬圓，歷年預算的總額雖在逐年在膨脹，而皇室費却老是這一個數目，不過所

估的百分數地位，逐年減削能了。所以實際地說來，結城預算同馬場預算所不同的，只是節減了一切的政費支出，而並不減削所謂國防費的支出。

但結城預算與馬場預算的根基是一致的，就是也是膨脹的財政。我們追查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年的日本預算總額是二十二萬萬圓，一九三六年是二十三萬萬圓，結城的預算雖把馬場預算打一個九折，但是其總額仍有二十八萬萬圓，比上年度仍膨脹了五萬萬圓，這事實告訴我們，結城並不改變馬場的預算膨脹趨向，不過走得慢一些。

又一個特質，可以看出來，就是今後軍事費的地位在預算上更佔重要。從前馬場預算的總額是三十萬萬，軍事費是十四萬萬，所佔的地位是百分之四十六。結城預算的總額減到二十八萬萬，而軍事費仍是十四萬萬，所佔的地位便昇到百分之五十。

這兩件事實，就是很明顯地指出了結城財政的趨勢是這樣的：承受了過去馬場用軍事預算做骨幹的財政，不過把步驟改為漸進的。這樣，一方面可以掩飾一般國民對於政府遷就軍部的反感，一方面仍可以維繫原來軍部的國防「新規要求」。而且彷彿在告訴軍部：「我減削了預算，可是不妨害軍部原來的計劃，不但如此，還加重了軍事費原來在預算中的地位，我是怎樣苦心孤詣地以達到國防經費的目標啊。」

上面已看到結城財政在歲出方面的一般姿態。這一種歲出膨脹的財政赤字，用什麼方法去彌補呢？這裏我們就可以回顧結城在上台時的抱負。

一　**公債政策**　赤字公債的增發是免不了的，不過加以下列但書：「務必避免藉政府之行政立法手續而擴大消化力政策，對財界亦竭力避免促進強制保有之政策。」這在說：公債在必須條件下是要增發的，不過得考慮民間經濟情形。現在已經成事實的，是馬場原來預算中的借債收入八萬萬圓，結城的新預算，已縮到七萬七千萬圓，所縮減的數字只有三千萬。但一般人的期望，以為結城從財界出身，大概將來不會有馬場一般的「每年增發十萬萬公債」這一種政策的。

二　**利率政策**　對於以前的低金利政策，也用漸進方針進行。對於以後新公債的發行仍擬賡續前次的大體條件，竭力避免人心的恐慌。

三　**匯兌與物價政策**　日圓對外匯兌，仍維持英匯一先令二便士的釘住政策。關於一月八日的強化管理匯兌，輸入貨物須得財部許可的制度，也仍繼續不變，並且延長嚴密管理匯兌的期限。（原定七月底為止。）為匯率的穩定計，不惜用現金的輸出來塡補國際收支的不均衡。

對於物價取穩定方策，一般人的期望，以為財政預算削減以後，可以壓制物價劇烈高騰的趨勢。但高物價仍應予以維持，以不妨害資本家的利潤，充實國內的生產力為主。

四　**租稅制度**　由於支出的增加，歲入的不敷，增稅是

免不了的。不過一方面以增加財政收入爲主體，同時顧及了經濟力的發展，不打破以前的均衡。凡是有「準戰時」體性的稅制，如財產稅，交易稅，都將予以廢止，外債稅，有價証券移轉稅將予以修正。

結城財政的具體計劃，大約已是上述。總括下來，他所取的一貫作風是這樣的：一方面不妨害財閥的利益，一方面也不妨害了軍部的「國防計畫」，以緩和馬場膨大財政的衝突。所以馬場財政與結城財政的顯著不同點是：馬場不惜犧牲了財政的利益以順從軍部，如增債，增稅，減利率，都是有減削財閥利益，擴大國防費的意義的；而結城呢，却以爲軍部固應該順從，同時財閥的利益却也應該顧及。所以他的部份增稅，部份增債，不妨害利益下減利率，都是有這種意義的。

三 未來的觀測

這裏就試把結城財政計畫與以估價，現在分三部來說，第一，結城財政的一般趨勢；第二，結城財政能否緩和日本的政治衝突；第三，結城財政能否改變日本的經濟矛盾。

結城財政的一般趨勢，並不是一般人所測知的，以爲馬場財政引起人民的反感，將由結城手中以平反之。結城與馬場的財政傾向，是一致的。讀過近年日本預算的人，就可知道日本的近年預算，是一種軍事預算，以前固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就是將來也是這樣的。這爲甚麼呢？結城固然是財閥出身的，論理應該顧全財閥利益爲前提的，那末，就該把軍部有進無退的步伐拉回來，但事實是不對的。我們知道日本的軍部與財閥固然有衝突的地方，却也有一致的地方。衝突的地方是財閥的利益將被軍部急進步伐所破壞；而一致的地方是對外的發展。不論軍部或財閥，他們都知道，日本不是向外發展是沒有生路的，所以財閥固然不希望軍部的急進，却是希望軍部的緩進，爲財閥開拓市場。爲自己的利益計，財閥願於可能範圍內担負了巨額的經費，可是也不願，出盡死力而爲軍部擴大軍功，陷資本利益於孤注一擲之地。所以，馬場是軍事預算，結城也是軍事預算。其中微有不同者，馬場是將鉅額軍事費統統分担在財閥利益上，而結城呢，却轉而分担到政府身上。把馬場預算全盤預算的減削，是減輕財閥的担負，而節約各部政務費，加到軍事費身上，是釜底抽薪，取此挹彼的一種方法。但就全盤趨勢而說，結城財政與馬場財政並無二致。

第二，要說到結城財政是不是可以緩和軍部與財閥的衝突呢？這裏可以預言，這是不能夠的。我們試回顧廣田內閣的被倒，是因爲把重大担負壓上了財閥的肩頭，是政黨政治沒落的一種反響，但這種衝突存現日本的國情下，是永遠存在的。

我們既認定結城財政也是膨大軍事費爲骨幹的財政，此後便不能不迎合軍部的意志，增加國防經費的道途上走。支

出的增大，財政赤字是不能不跟着加大的。這一種赤字，用什麼東西來塡補呢？是不是將再增稅呢？再發公債呢？依着這一種趨勢，日本今後的公債，還是膨脹呢？或是收縮呢？總之，軍事費的增大，財閥利益的不犧牲是很難的。尤其是現日本軍需景氣消失之下，對外貿易情形惡化之下，對外發展僵局之下。

軍部的所以維持結城的財政，因爲並不妨害了所謂大陸政策的進行。可是我們知道結城的背景是財閥利益。到了一定限度之後，軍部是不是將予以滿足？結城是不是將再爲軍部籌劃？這都是一種疑題。如果這許多疑題不能解決，則此後軍部與財閥間的衝突即不能免，而結城「維持現狀」的財政，究竟可以維持到什麼時候，也就依了這許多疑題來做答案了。

第三步再來討論日本經濟不安的前途。在現時，結城在擧國一致之下而登台，大衆對他的期望是很切的。小市民希望結城解救了困苦的生活，財閥希望結城顧到了自身與大家的利益，軍部也希望結城不妨害他們的進行。所以在結城上台以後的「人氣」，却是很好的。可是我們絕不能將這種很好的「人氣」，來預測日本經濟的改善。

日本的經濟不安，並不能隨着結城上台而消失的。

就是說通貨膨脹的痛苦吧。結城對于赤字公債，雖然將來是漸減的，而既成的事實，却是漸進的，就日本的公債發行方法而論，公債增發，同時就是紙幣增發，這裏可以估計到將來的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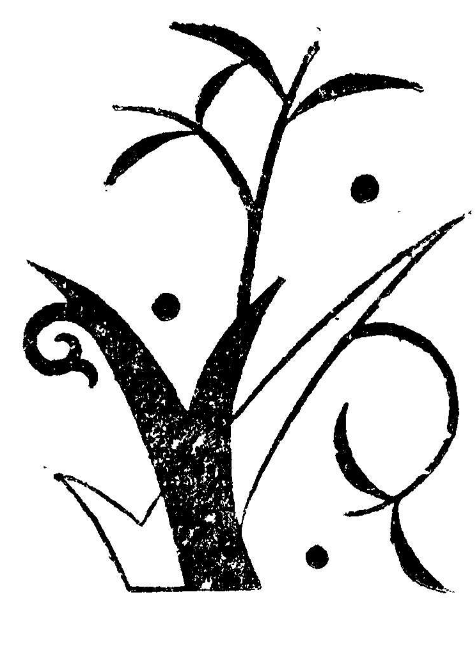
日本對外的貿易無從推進，軍需工業阻碍了正規工業的進展，同時，輸入許可制又僅許軍需原料的輸入，那末，一切的日用物料的缺乏，與騰貴，這又是平民生活上必有的現象。

國際收支的不利，匯兌上的不利，公債的膨脹，金融的不安定，這都不是結城財政所能消除的。何况，日本是在膨脹着，是在躍進着呢？

就我們客觀的態度說，解救日本經濟困難，結城那有這們大的能耐呢？

三月一日

本文資料根據：一月份「錢業月報」
二月廿八日上海「每日新聞」
「經濟智識」三月號



文選學攷

許世瑛

梁昭明太子蕭統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爲標準，選周代至梁名文集成文選一書。是書成後，不久即有同宗蕭該爲之音釋，曰「文選音」。繼蕭氏而起者爲隋曹憲，曹氏以畢生之力研究文選所收篇什之音義，遂獨闢一新園地，以供後人之探討，「文選學」之名亦因之而成立焉。由此可知「文選學」乃創自隋代，其始祖則推曹氏。玆錄其本傳以明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學傳曹憲傳云：「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衞宏之後，古文泯絕，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宏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証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根據兩唐書憲傳知其有大弟子四人。

1 李善字泰和，揚州江都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簏。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世瑛謹案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曹憲傳言善爲江夏人，然同書其子邕傳文云爲江都人，其間似有矛盾，初不可解，近讀周貞亮先生著「武漢大學新校宜擇地特建唐文選樓崇祀李崇賢以表故蹟而彰楚學議，」始釋前疑。周先生之言曰：

「顧謂李善江都人，唐書稱江夏李善，特舉其郡望而言，則於李氏流寓江都始末，及崇賢家世之詳，概未考及；欲增選巷之光，轉蹈爭墩之習，愚於此不能無辨。考舊唐書儒學李善傳稱江都人，文苑李邕傳稱邕江都人，兩傳並存，不加分別，且語無互照，似非父子，此自劉昫修書不檢之失。至歐陽公總裁唐書則於儒學曹憲傳特著江夏李善見子邕傳，而於文藝李邕傳則稱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故爲參錯其詞，一似父子異籍也者，此正歐公精於譜學，考見江夏李氏流寓江都，爲時未久，迄邕雖已三世宦游在外，本籍故宅，巋然尚存，至邕從孫鄘及鄘孫磎，歷相憲昭兩朝，猶然著籍江夏，譜諜癥然，不容紊亂，故於憲傳稱善江夏李善，推原世系，以存其本，此乃史家特筆，非指其郡望而言也。」

檢湖北通志及江夏縣志載李善字次孫，江夏人，父元哲，徙居廣陵，並歷載善子邕及邕孫鄘，鄘孫磎始末，此皆根據唐書宰相世系表，非方志附會之言所可同日而語也。考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江夏李氏，漢酒泉太守護，次子昭，昭少子就——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平春，六世孫式字景則——東晉侍中——生嶷，嶷生尚字茂仲生矩字茂約——江州刺史——生充字弘度——中書侍郎——生顒，郡舉孝廉，七世孫元哲下載元哲

徙居廣陵及子善孫邕以下名字官秩，又載善弟昉以下及昉曾孫酈，酈子拭，拭子蹊，蹊子沅名字官秩。據此知崇賢一族，確係著籍江夏，歐公根據譜錄，纂入唐書，世系相傳，班班可考。所謂江夏人者指本貫言，非指郡望言，有斷然矣。惟史稱江夏云者，係指江夏郡而言。」（詳細考證請閱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一卷一期周先生原文）

2 許淹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還俗。博學洽聞，尤精訓詁，撰文選音十卷。

3 公孫羅江都人

4 魏模江都人

以上四子，以李善爲正宗，蓋其書獨傳於世，爲後學者所師法也。惟此四子，同出一師，故註釋之法亦多相同，偏重音與義也。試觀：

余蕭客文選音義自序云：「文選自陳隋後，注則有公孫羅，李善，李邕，呂延濟，劉良，呂向，張銑，李周翰；音則有蕭該，許淹，音義則有公孫羅，僧道淹（世瑛謹案僧道淹即許淹），曹憲。」又云：

曹憲音義不見於通志藝文略，公孫注，蕭許音及道淹公孫音義，不見於通考經籍考，則裁傳已久。」

胡紹煐文選箋証自序云：「至曹憲入唐，精文選之學，以所撰文選音義行世，江淮學者本之，後有許淹，江都李氏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號「文選學」。淹羅各撰音義，李氏撰文選註解六十卷，該憲淹羅諸音義，僅著錄隋唐兩志，而罕有其傳。今存者唯李氏註解，開元後復有五臣注。」

丁福保文選類詁自序云：「隋志文選音三卷，蕭該撰。唐志蕭該文選音十卷。僧道淹文選音義十卷。李善文選註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康國安注駮文選異義二十卷。五臣注三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卷亡。許淹文選音十卷。今按隋蘭陵蕭該與陸法言同撰切韻，蓋最初爲選學者。三卷或作十卷者，或有增纂也。曹憲精諸家文字之書，遠紹杜林衛宏之古文學。舊唐書儒學傳曹憲傳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之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世。又文苑傳李邕傳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然則許淹，李善，公孫羅之學，當俱出諸曹憲者也。僧道淹即許淹，唐志兩見，蓋傳本題名不同。惟康國安未詳所出。今諸家書俱亡，僅存李善注及五臣注而已。李氏文選辨惑十卷亦亡。」

上引諸說足證吾言不謬。丁氏所云，不獨可證李氏等注文選偏重音義方面，並可證上云李公孫許氏盡皆曹憲弟子之言，亦不謬也。李善公孫羅等四人，既同出一師，而注釋方法，亦相類似，故可歸入一派。以公孫諸氏之書全亡，李氏充此派首領，固無疑矣。吾人名之曰「李善派」。然據胡丁二氏所云，文選學尚有一派，其注解亦尚存，可與李善派相對抗，吾人名之曰「五臣派」。

在討論「五臣派」之先，吾人須先明「李善派」之得失，蓋「五臣派」乃「李善派」之反動，夫欲得結果者必先明原因，「李善派」之得失，正其原因也。

李善注解文選，態度非常客觀，方法非常謹嚴，從未濫加剟注，杜撰故典。以其具有如此特長，後人遂多尚李。今錄前人之說，以實吾言。

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自序云：「李注精博，學者萃畢生之力，尋繹無盡。宋士子有云：「文選爛，秀才半」，此蘇易簡雙字類要，王若選腴等書所由作也」。

清于光華文選集評朱琦序云：「余觀李氏書，體製最善，纖文軼事，反覆曲暢，遇事著互，必曰某與某通，深得六書同音假借之旨，雖裴駰等弗逮。至其徵引經語，不盡齊一，由唐初寫本流傳，各據所見，即孔穎達正義，陸德明釋文，已難免僢傂，而釋文更多出別本。此鄭司農注禮，每云故書作某；尚書今文，古文，乖異者累累，後儒兩備其說，正是資研覃

而明詁訓也。其餘典籍，或今世亡佚，蒐采尤稱淵藪。」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吳錫麒序云：「夫六臣注之平行也久矣。然五臣剽竊淺陋，識者共譏。獨李注徵引浩博，多世所未見；近時采掇成書，如任子田之于字林，王懷祖之于廣雅，孫淵如之于倉頡篇，孫鳳卿之于桓子新論，典論諸書。但有取資，莫不如入寶船，各饜其所欲而去；亦可見其富且備矣。而況寢食於中，以剖析其繁疑，而彌縫其缺失，則左右采獲，衆譾而儲，宜乎自李氏以來，至此而始有以集成也。」

又其自序亦云：「夫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

清胡紹煐文選箋證自序云：「李氏注則援引賅博，經史傳注，靡不彙綜。又旁通倉雅訓故及梵釋諸書，史家稱其淹貫古今。陸放翁謂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山賦，消釋三幡，至今沙門老宿，求窺其奧。洵非溢美。不特此也，注所引某書某注，並注明篇目姓名，而後之採鄭氏易注，書注，輯三家詩述，左氏服注者本焉。纂倉頡遺文，作字林考逸者又本焉。李時古書尚多，自經殘缺，而吉光片羽，藉存什一，不特文人資爲淵藪，抑亦後儒考證得失之林也。

清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自序云：「崇賢生於唐初，與許淹，公孫羅並承江都曹憲爲文選音訓，蒼雅之學，遠有端緒，而李注盛行於世，學者與顏師古漢書注並稱，良不誣也。」

近人丁福保文選類詁自序云：「若夫李善注，敷析淵洽，援引浩博；但檢書目，新舊唐志已不多載，馬氏經籍考十僅存一二耳。都凡引用諸經傳訓一百餘種，小學三十七種，緯候圖讖七十八種，兵書二十種，道釋注論三十二種；若所引詔，表，箋，啓，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種；其即入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是以近代輯佚書者，爲箋註疏証之學者，咸莫不資之爲淵藪，而採李注以自成訓詁之書，則如朱氏駢雅，夏氏拾雅，洪氏比雅，杭氏續方言，張氏唐釋名之屬皆是也。蓋李注包羅羣籍，羽翼六經，雖零金斷璧，不免叢碎，而殘膏賸馥，猶是沾溉無窮。」

總觀各家之論，除讚美其學問博洽之外，多言其有巨大之功用。今簡括其功用，略可分爲四種：

1 可以作校讀古書之用　蓋善注中所錄古書，類皆唐前古書之原詞，其較今世所傳本爲可信，固無疑也。且改易古書文字之事，雖亦爲後世所常有之現象，然決無將善注所引古書原文亦加改易，蓋亦不勝其繁也。由是善注之充校正古籍之重要資料，亦無疑矣。

2 可以作輯佚古書之用　蓋唐以後，古書類多亡佚，吾人若得其崖略，亦非藉善注不可。

3 可以作訂正目錄學之用　蓋善注所引書籍甚多，據劉叔雅師之統計，云有八百五十二部之夥，上自尚書周易下迄諸子百家，靡不備焉；誠爲訂正目錄學之津梁也。

4 可以作考古學之用　蓋有無數古代佚書之鱗蹟，故爲考古學家之最佳史料也。

善注之長處多矣，此僅略選其大者而已。然其跡近機械，有釋事忘義之病，爲其疵耳。故胡紹煐云：

「然擇焉不精，往往望文生訓，轉失本旨。如西都賦「橫被六合」，橫被用今文尚書堯典篇，古文作光被，橫光古通；而注引漢書音義，關西爲橫，讀縱橫之橫。「紱冕所興」，紱與黻通，祭服也；而注引倉頡篇，以紱爲綬。蜀都賦「龍池瀥瀑濆其隈」，說文瀑一曰沫也，此其義；瀥沸也，謂沸沫而濆其沫也；而注以瀥瀑爲水沸聲，解瀑爲沸。甘泉賦「薌昳肸以掍批兮」薌與響同，謂回猋之響布，說文肸響布也，而注云薌林香字，讀同香。羽獵賦「拔鹵莽」，鹵蓋蓾之消，說文蓾草也，或從鹵粗草也；而

注引說文鹵，西方鹹地，以鹵爲斥鹵。補亡詩「彼居之子」，居讀如姬，語助詞，彼居之子，猶云彼其之子；而注謂居爲未仕者。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時邁齒臷」，臷與迭通更也而注引杜注七十曰臷。文書中多連語，非疊韻即雙聲，皆無兩義。魯靈光殿賦「仡欺怨以鶺䴇」，假鶺爲睊，並深目貌；而注謂如鶺之視，以鶺爲鳥。風賦「枳句來巢」枳句猶枳椇，並拳曲之狀；而注謂枳樹多句，以枳爲木。洞簫賦「乃使夫心昧之宕冥」，宕冥猶混沌，而注謂天性過於幽冥，引說文以宕爲過。「躊躇稽詣」，蓋稽遲之意，猶躊躇也；而注謂聲稽留如有所詣，以詣爲至。長笛賦「摶拊雷抃」，雷與礧通，皆擊也；而注謂抃聲如雷。左太沖詩「咄嗟復凋枯」，咄嗟猶倏忽，倉頡篇咄嗟易度也，而注引說文以咄爲碎。七命「𧿒浩蜺」，浩蜺並形容高大之貌，而注謂浩蜺即素蜺，以蜺爲虹蜺。若斯之類，皆背正文，復乖古訓。唐書李邕傳謂善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邕，邕欲有所更，是當時其子已不滿是書。自此以後，鮮有專家，有明一代淪注纂注約注諸書，略涉籓籬，未窺堂奧。」

除胡氏所舉善注錯誤之點以外，余於此處錄劉叔雅師授余賦及漢隋文時所舉出善注之謬誤，以爲旁證。

1.陸士衡文賦「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二句，孫鑛解爲「言雖盡而意有餘，論之達由於識之曠」。而善注曰：「其言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唯有放曠」則誤矣。

2.鮑明遠蕪城賦，「觀基扃之固護」，固護二字見禮記曲禮「毋固護」，注曰：「欲專之曰固，專取者曰護」。而善注曰，「固護言牢固也」亦誤。

3.木玄虛海賦「啓龍門之岩嶺」，岩嶺二字見張平子南都賦岩客巔鬼」，注引埤蒼，「岩客鬼不齊也」。按岩嶺二字爲疊韻字，叔雅師云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寫法，蓋其重聲音，而不重字形也。故客與嶺同義，而善注曰高貌誤矣。

善注既有上述誤謬，而觀之今傳善注本，又龐駁無雜，叔雅師疑有其子邕注攙入，而胡紹煐自序亦引新唐書邕傳之言，以明善注之不滿於其子，而益其羞。且邕亦有文選注與善注本並行於世，惟邕注後亡，師言今善注中疑中疑有邕注攙入之語，誠可信也。然四庫全書總目條要卷一百八十六文選注六十卷下云：

「傳稱善注文選在顯慶中，與今本所載進表題顯慶三年者合。而舊唐書李邕傳稱天寶五載坐柳勣事杖殺，年七十餘。上距顯慶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時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書之事？且自天寶五載上推七十餘年，當在高宗總章，咸亨間，而舊書稱善文選之學，受之曹憲，計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時，當七十餘歲，亦決無伏生之壽，待其長而著書。考李匡乂資暇錄曰：「李氏文選有初註成者，有覆註，有三註，四註者，當時旋被傳寫，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義兼釋；不出於邕，匡乂唐人，時代相近，其言當必有徵，知新唐書喜采小說，未詳考也。」

世瑛謹案李善生年，皆不見於兩唐書本傳。其卒年舊唐書本傳有記載，云卒於唐武后載初元年。

世瑛又按善上文選注於顯慶三年，距邕臨刑時期（天寶五載）正八十九年，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符合，惟考之新舊唐書邕傳所云，則略有差異。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李邕傳云：「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決殺之，時年七十餘。」

是傳言邕大約卒於天寶五載，享年七十餘，則推其生年當在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或上元二年，三年之間。然新唐書邕傳云：「天寶中，左驍騎衛兵柳勣有罪下獄，邕嘗以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

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杖殺之，時年七十」。則其卒年當在天寶七八年間，而其生年將在調露二年，或永隆二年矣。設信舊唐書之言，云善卒于載初元年，依新唐書所云邕卒年推算，則善卒年，邕始十歲，或九歲，如此幼齡，又焉能識父之注之優劣也哉。若依舊唐書所云邕卒年推算，則善卒時，邕年十六或十五，亦無是理。

由此觀之，兩唐書所載，僅足反証邕決無面告其父所注文選劣點之事。故新唐書卷二百二邕傳所載：「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一節，實不足信。至今本善注蕪雜之故，吾人亦唯有以「邕注攙入」一語，以爲釋辭。蓋邕雖未親以其注呈父閱覽，然邕亦有文選注，殆無疑也。惟兩唐書及宋史之經籍志，藝文志皆不見邕注文選之記載，未能有强烈之記載，以實吾言，爲可惜耳。

李善注文選既過於偏重訓詁，且常据泥於一二字之推敲，遂有反動派出現，此亦物極必反之勢，無足怪者。主持此派者爲呂向，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五人。渠輩主旁推博証，欲於文選中作哲理之探討，以窮事實之眞相；故其注文選之法，與李善逈異，後人名之曰「五臣注」。「五臣注」之來源，可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六臣注文選六十卷下之語得之。其言曰：

「案唐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爲之作注。至開元六年工部侍郎呂延祚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爲之注，表進於朝。其詆善之短，則曰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旨趣，則巋然舊文；祇爲攪心，胡爲析理。其述五臣之長，則曰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爲志，森然可觀。觀其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書首進表之末，載高力士所宣口勅，亦有此書甚好之語。」

又新唐書卷二百二呂向傳中亦略有記載，抄錄於下：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彊志於學。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醲，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此派乃李善派之反動，以探討義理相標榜，然一無長處可言，除呂延祚自表外，余實無才，不能爲之覓一長處也。渠輩雖以探討義理自命，然其在義理上非特未能獨闢新境，且有無數劣點。蓋渠輩喜附會穿鑿，好奇妄測，背戾乖繆，盡失作者原意，較之「釋事忘義」之曹李派，實更不如。渠輩註釋之惡劣，實可云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今僅就個人能力所及，將前人譏其缺點之記載，抄錄於下：

唐李匡乂資暇集「非五臣」條云：「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之。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數傳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大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乃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一端。至如西都賦說游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成秦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博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

，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也」。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者，聊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曰「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証；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注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曹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膾四海之飛鱗」，五臣亦寒爲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爲縱，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如斯之類，篇篇有之，學者宜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之廟諱，五臣另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即犯國諱，皆唯矛盾而已哉。」

宋邱光庭兼明書卷四「五臣注文選」條云：「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主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末，搴其簫根，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用是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大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與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於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由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顯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於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生之王化於吳國也。左傳又云公子光弒主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於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濟曰言我吳郡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臣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節，以成風俗；蓋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賦又云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獨陪乘以脣齒爲內外。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輔爲頰輔，車爲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則與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楶藻梲

靈光殿賦曰「雲楶藻梲」，臣向曰楶梁上柱，梲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栭謂之楶，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

云宋瘤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杈枒而邪據」，周翰曰枝掌上交木，交即叉手也，何得更以爲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豈鮮暉於陽春

雪賦云「君寧見堦上之白雪，豈鮮暉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雲之光暉，豈寡於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耀暉，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妍味美，爲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意言人遭代亂，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種瓜以養賓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取瓜喻，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己惟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己惟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甚厚，是天錫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錫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許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衣，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謀飲燕餞食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旣與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經，理無可通。

尙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尙席函杖」。臣周翰曰尙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尙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講書也。知尙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曰：「尙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悙吏秉筆」。承疑，侍言，悙吏，皆太子屬官，故知尙席亦官吏，如尙衣之事也。

鳳吹

邱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亨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

細草藉龍騎

其詩又云「輕荑承五輦，細草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草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日

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借日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曰借曰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尙未爲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大雅抑篇云借曰未知，亦即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尙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亦不幼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爲語辭，今臣銑此注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義大乖，士衡之意不合矣。

項領

其詩又云「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駕未項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云篇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牡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羆之行，亦宜訓項爲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涕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安可憶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臣良曰西陵蓋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王爻也。明曰按中孚九王云有孚攣如，無咎。其義言九王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擊不絕，故得無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尙爲孟顗誣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九王爻，何義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蒼攷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何以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組，珮靑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世瑛謹案吳都賦一節下「彰顯先生之王化於吳國也」一句，疑先生爲先王之誤。「昔聞東陵瓜」一節下「意言人遭代亂」一句，代亂疑爲亂代之誤。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一（稗海本）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謂上中下殤。言秦無道，戮及孥稚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秦政吞九

鼎，苛慝纂三傷。息肩纓民思，靈豎集未光。伊人感代變，聿來拱興王」。恐爲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苛慝可知。」

宋林野客叢書卷五「文選」注謬條云：「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雲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陳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雲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蕬，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甚者。」

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云：「李善注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出移文「償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薪，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叔齊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謬如此。」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五臣注文選」條云：「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强解事也，唯李善得之。」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六「六臣注文選」條下引曰：「明田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藝衡又摘所註（世瑛謹案此係指五臣注）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之「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間釁」，蕪城賦之「袤廣三墳」諸條。今觀所註迂陋，鄙倍之處，尙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見，輕詆通儒，殆亦韓愈所謂蚍蜉撼樹者歟。」

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自序云：「逮玄宗開元六年有呂延祚者，更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之注上，以非斥李注，而實皆竊取李氏，識者鄙之。」

清于光華文選集評阮元序云：「五臣自欲掩李注，然實事求是處少，且多竊誤雜糅之譏。」

余蕭客文選音義自序云：「今考五臣注，空據本文，每條加十許字，映帶作轉。其所發明，往往本文自明，無待費辭。至於顚倒事實，乖錯文義，其錯謬之証，可見於余之注雅別鈔中。」

世瑛謹案余氏注雅別鈔一書，未能覓得，否則五臣注之謬誤，又得一强有力之証據矣。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李保泰序云：「世傳五臣之注，猥陋不足道。」

又張氏自序云：「至五臣之注乖疏，誠有如資暇錄，兼明書所云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繁迂，莫不崇尙五臣。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最不可解之一事。」

清梁章鉅文選旁証自序云：「文選自唐以降，乃有兩家，一李注，一五臣注。李固遠勝五臣，而在宋代，五臣頗盛，抑且並列爲六臣注，共行於世，幾將千年。近者何義門，陳少章，余仲林，段懋堂先後校勘，咸以李爲長，各伸厥說。」

清胡紹煐文選箋証李右曾序云：「文選自隋曹憲，始爲音訓，而其書久亡，唐有五臣注，其眩博綜覈，不及江夏李氏。」

又胡氏自序云：「五臣荒陋，又多據誤本，附會其義，爲宋儒所詆。」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自序云：「其荒陋穿鑿，似出一手，特分別五臣之名耳；其書不及江都遠甚。」

又云：「凡注六臣本云善本作某字者，皆非李氏原本，乃五臣故爲改易，以汙李氏耳。」

世瑛謹案許氏所云五臣注似出一手，因無鐵證，未可深信，然由此亦可知五臣之卑鄙矣。

有；總編上列諸家之說言臣注之劣，不外兩點，即抄竊善注，飾爲已下；與訓詁乖謬，自說，譌五　顧亭林音學五書又舉其音訓之誤，摘錄於舞。

1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紀，正與止爲韻也。

2楊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洪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也。」

五臣注謬誤甚多，由此已可概見一斑矣。故不再贅舉。

總上所論，皆唐代文選學之情形。自宋代以後，文選學史上，未有其他新派產生，新文選學之派別僅有二焉。吾人可戲給以二名，「李善派」（亦可稱爲曹李派）曰：「文選漢學」，而「五臣派」曰：「文選宋學」。蓋漢學家專研訓詁，與善注文選之方法適同，而宋學家亦即理學家，專尚談理，不主一字一句之探討，又正與五臣注文選之態度相同，故此二名適可代表二者之特長也。

文選「李善注」與「五臣注」，後合爲「六臣注」，此乃融合兩派於一地，以便讀者識其優劣，而有所取捨也。至「六臣注」之名，起於何代，實難斷言。惟因其首先見於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可知其名成立總在陳氏著書之前。

陳氏書錄解題卷十五「六臣注文選六十卷」條下云：「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注」。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李周翰是也。以李善注唯引事，不說意義，故後爲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東坡謂五臣乃俚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如謝瞻詩「苛慝暴三殤」，引苛政暴於虎，以父與夫爲殤，非是。然此說乃實本於善也。」

世瑛謹案陳氏云五臣注三殤之說，乃本於善，非也。蓋檢之四部叢刊六臣注文選本，善注僅曰苛猶虐也，初不及三殤，不知直齋何本。」

世瑛又按陳氏此段言論，不特爲「六臣注」起源之證，且亦可以明「五臣注」之起源也。陳氏此書作於南宋中葉，而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尙有「五臣注文選三十卷」之語，故可云，「六臣注」當起於北宋末，或南宋初也。

李善注本與五臣注本，雖合爲六臣注本，然二者在宋代之盛行期不同。約言之，北宋初盛行「李善注本」，南宋則「李善注本」衰，而「五臣注本」盛行矣。然「李善注本」衰敗之時，亦即文選學衰敗之時。余錄王應麟困學紀聞之言以明之。

困學紀聞卷十七云：「李善精於文選，爲註解，因以教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師張泌）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又選學膠言李保泰序亦云：「宋世帖括嗣興，趨義疏之空疎，失辭賦之奧博，學者徧憚其繁富，而莫之究；雖有高明才智之士，窮搜博考，又以及功令行不及，而不能盡昌其業，無惑乎其學之浸微也。」

讀王李二氏之言，宋代選學之不振，已可想見。有明一代，則選學益一蹶不振。號稱當代選學家者如張鳳翼，陳與郊輩，非特無功於選學，且爲選學界之大罪人也。蓋張氏以八股眼光批評文選，其淺陋已屬可笑，而陳氏則謬斷文句，更爲荒謬。茲舉一例以明之。

鮑明遠蕪城賦「瀰望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二句，陳氏誤斷「瀰爲望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並云梧與門不叶韻，梧雁讀若渾始可。此誠癡人說夢，不值一笑。如此選學家，豈能振興此學，挽狂瀾於既倒，明代選學之不振，良有以也。

選學雖在宋明兩代大衰，然至清代，又大放光彩，挽已倒之狂瀾，興崇賢之盛業，故云清代爲選學之「文藝復興」時期，殆不謬矣。此蓋因清儒治學方法精密，有以致之也。梁任公會云「清代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價值極大」其所以有如此之價值者，完全由於科學精神導之也。前儒精於訓詁，治經學者常用小學以解經學上之種種困難問題，而治選學者亦然，此與李善所採方法同，故清代治選學者，亦可歸入「曹李派」也。

清代選學，以嘉道兩朝爲最，盛而此兩朝又以朱珔，胡紹煐，梁章鉅三家爲最著。其所著書，多見於前，惟朱氏著之文選集釋，不見前引，特記於此。除此三家，尙有汪師韓，孫志祖，余蕭客，許巽行，薛傳均，呂錦文，杜宗玉諸人。汪孫余許之書，亦見於前，此處不贅。唯余氏尙有文選紀聞及文選雜題二書，亦爲佳作。至薛氏則著有文選古字通疏証，全書仿顧亭林日知錄之體，總共雖僅百四十條，然古字通轉之道，盡於此矣。呂氏著文選古字通補訓，補薛書之不足，全書倍之，亦可云薛氏之功臣矣。杜著文選通段字會，亦精博可觀。

總之，清代選學家之書，可分爲兩派，一重義訓，多正李氏之失，梁吳等是也。一重音訓，多正古音，余，薛等者也。

宋明清文選學史，由此可得一崖略，以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詳論，以其與「李善派」注文選之法，大同小異，故亦無詳述之必要也。



出國前紀

——歐游雜記之一——

周太玄

成都四川大學理學院院長周太玄先生，近赴歐洲游歷視察學術，承允為本報及大公報寄稿，茲接其所紀游程雜感，敢為披露，尚有通信專論，則隨時刊佈於大公報，敬希　注意。

編者誌

此次重游歐洲，距前次回國恰恰六年，這六年中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有很大很可注意的變化值得我們留心，在常常往來游歷的人，在這些變化中經過是見慣了，比較的不生何種反應，至少亦可以說是反應不大。像我這樣有整整六年的間斷，當然會多些反應和感觸，我想將他逐一的寫了出來，寄與國內的親友們看，權當我和他們的通信，因為是隨感隨書，自然是零碎的，散漫的，缺乏系統和嚴正的面目，內中有許多問題且另有專文發表，這是要請讀者原諒和注意的。

一　六年的回憶

我自來把人生看得很積極很質實，從未放任我的感情流於頹廢空幻一方面，所以從民國二年離開四川，至十九年回到四川可以說都在困苦的奮鬥中過日子，自己的理想程途未曾達到的雖然不少，卻也還相差不遠，至於這回川後的六年時光中的經過，事後細加清算，眞是令人惶愧，令人短氣。不錯，這六年始終是在服務，未常流浪，也未常怎樣對不住自己的工作。但是，內心的不安，苦悶，卻是非常之大，失恃喪偶雖然在精神上給我以非常大的打擊，如果在工作上能得到安慰，到未常不是一種補償，然而我心中常常逼着我自問的是：我現在的工作是否對於社會國家盡了應盡的職責；我的工作的形式如果已勉强說得過得過去與這種職責相距不遠的話，又不能不進一步去知道他的效力如何？一想到這裏，便似乎非僅由主觀的判斷所能決定的，不得不進而考察客觀方面的事實，這一考察可就糟了！我們教書的結果只教出些煩悶的，被職業逼得慌的一羣青年，而尤其糟的，我們教與他們的智識技能一出學校便要束之高閣，就是說為混飯吃用得着一極小部分的話，也不過是依樣葫蘆的再去教出些更不濟事的青年來搶更小的飯碗，所以每每在校外會見了些已有位置的畢業生談到以前所學和現在所用的一切話上面，總是使我良心抱愧，更是增加我對於這種工

作的信心的動搖。

在另一方面，為學問而學問，也未常不是一個正當的態度，盡我所能的從事於學術研究似乎也未常不可使自已心安，但是說到科學研究，在自已隨時隨地不知不覺的也是在那裏着手，不過隨時隨地都是起頭容易繼續困難，不成熟的東西我們都覺得不應當急於發表，到是給我國科學研究的前途留點堅實穩愼的基礎，所以從表面上看來也是沒有成績，但是這種研究所得的支離破碎半生不熟的結果反增加自已不少的煩悶，並且這種及身難見其與社會國家救亡救貧有益的細小工作，老實說，很難使我們安身立命。

在初回國到四川的時候，我們的小家庭即會發願，如何不當一個中國貧弱的加工者，首先我們便注意到家庭個人的用品問題，先定一規律非土貨不用，不得已再以國貨代之，在這上面自然遭遇了不少的困難但也有不少的發現，以各種手工業發達的川西這並非是很困難的事，後來打算更進而做一兩件獨立生產的事（製藥），那知便遇着接連的內戰巷戰，再加以共匪數次的威脅，使我們驚魂不定一切積極的事也說不上了。

在近兩年略有秩序而我家中又發生大變，這眞是完全意外！

做有益的工作，不為貧弱的加工者，這是我的兩個志願，而這兩個志願在現在結算都可說是令人懷疑，這是我應當警省的。

我現在似乎是應自力建設一個新環境，製定一個新的工作程序，再行痛自鞭策以自强不息求心之所安，這是我這次出去的一點志願。

二　我們的成都

四川是我的生長地方，恰巧又是中國復興的一個重要區域，我本我這六年的經驗不得不對於他有一番的熱望與關切。

我說到我們的鄉人，我首先要表彰而且要請大家注意的便是川省的手工業工人。我因為我要貫澈我們盡量用土貨的主旨，我常有意的留心觀察我們川省的眞正主人翁的工農人。近兩年來因成都秩序的恢復，我差不多常常一個人跑到鄉下去度半日的時光，或在僻街小巷去留心觀察他們的一切情況，實在是有不少的時候，使我在觀察中不自覺的滴下感動的淚來。這等小工業家庭，類皆以一個有技能的家長為主體，他是經過了非常簡單而可憐的學徒生活成就來的，一經出師以後，蓄得些小資本便開一舖店以一個房間作他們的臥房，外邊的舖面的一間便同時作他們的商店，作房，客廳，飯廳，堂屋。

每天早晨六七點鐘起床晚上八九點鐘休息終日勞作不息，無假期無星期，舊歷年有幾天的休息，端午中秋有半日的休息如斯而已。

他們自然養成的勤勞儉樸的習慣，忠實誠信的性情，在熟能生巧中間，時時還有不斷的小小的新花樣以改善他的工藝品，每年除逢年過節家人大小穿兩件新布衫，初二十六吃兩頓回鍋肉外，其餘一切享受都說不上，他們的消費品自然與洋貨絕緣，高等華人的一切享樂更非他們所能夢見，所以從客觀說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生活實在可以說有功無罪，這才是眞正的中國主人翁，國家經過二三十年的動亂都還沒有完全崩潰，秩序一經恢復，馬上即可以表現一點生機，都是因為有他們這種人的繼續存在，與繼續工作的原故。

以成都一城而論，除了以種種原因造成的有閒有錢階級的最少數人而外，其餘幾乎十分之七八都是這等人，我們試在各街加以觀察，除了現代化的幾條洋貨街以外，其餘都是這種簡樸的舖面。其中如機織，木作，銅，錫，洋鐵，獸骨，獸毛，等手工都是分區羣居，收買原料品就地製作，當場發賣，如果是要沒有這種人，成都馬上沒有繁榮，沒有生氣。我這次經過南洋各殖民地城市，我便感覺和成都完全兩樣。成都因為交通的不便，天然物的豐富，人民的勤勞，所以在大資本主義壓榨不到的時候，還保

存了這點特點。然而究竟能保持多時，在因交通進步而潮水般湧進去的洋貨的傾銷之下，對於他們如何救濟，這眞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國家的立場說，自應用有效的方法，來救濟或調劑。在個人的立場說，似乎應當大家決心的立下志願，以用土貨爲原則，以洋貨爲例外，以盡我們人人能盡的點責任，去幫助我們勤勞誠樸有功無過的可憐同胞。

至於爲生產主力的農民，其勤儉誠樸有功無過與工人相等，但受的不平待遇與壓迫則遠過之。因爲他們是眞正的生產主人翁，所以括削者都以他們爲對相，狂徵暴斂，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如果細加考察說來，眞是惟有血淚。近來方經過了共匪的驚濤駭浪，尙未蘇息安寧，接着又是五花八門的新政，眞弄得他們昏天黑地走頭無路。我們以爲四川雖應負復興民族的責任，但確須要相當的休息培養。直接負生產責任的人民，應當特別顧惜保護。

說到四川的青年，我非常表同情和讚美，有相當的聰明，理解力不錯，十之七八都具奮鬥吃苦的精神，所以意志力是相當的堅强。無論向何方發展，皆具有相同的可能性。中國近二十年來，每一次文化學術運動，都有四川青年的一份子，便是一個明証。自然從習慣環境上，也得着有不少的壞習氣與弱點，但此並非嚴重問題，如教導有方，自然容易改善。而最大部分都是出自工農家庭，自來習於儉樸，知道節省，不易流於近代化之奢靡淫逸，這是一個好處。然而這種不斷引誘，方興未艾，這種風氣，也一定會與洋貨樣潮湧般的侵入內地。對於他們，這是件可怕的事。

至於軍人，政客，資本家，土豪，劣紳，其劣跡惡習，不勝記亦不屑記，反正他們不是正眞的主體，且其與各省所有者性質相同，作惡相同，不過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到並非四川特產。

尤使我不能不回憶的，是成都平原的自然環境之優美，離川愈遠，縈念愈深，因爲與別的地方相比，實更足見其特出，無怪乎中國歷來最高的文學家都同那裏有關係（如漢賦中有司馬相如揚雄；唐詩中有陳子昂李白杜甫。五代詞花間所選十八家而成都則佔十三家，宋詩有蘇，黃，陸，范等等或生長或流連都與其文學成就關係極大）大家不要以爲四川只是一個經濟的復興區之一，實在在文化上也是很重要的，很値得國家在那裏多多用力。也正因交通的原故，如果倡導得法，是很容易避免現代化中的惡習，容易培成純正的風氣。

三　重慶雜感

到了重慶，首先感覺到比成都現代化多了，如果拿成都來比四川的北平的話，重慶便恰好比上海，一個是偏於文化和宜於居住，一個是偏於經濟商業，不適宜於居住。但在重慶幾天所得的感想還好，內中有覺悟的銀行家資本家都尙知道移轉目光於生產實業的開發，並非盡係以賺錢爲目的，打牌吃酒玩姑娘爲生活，這可算是近幾年來風氣的一種移轉，使大家不能不慮到自己在新社會如何立足的打算，但同時我又看見或聽見許多人說，賭博式的營業還是很發達，一日之間，一個人可以貧富懸殊，因此而喪失生命的，便時有所聞，這是現代化的一種。我們知道，這是現代化的高等華人的副業之一種。

在重慶參與民生公司的招待新聞記者大會，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許多朋友，又引起了形形色色的許多感想，民生同人的奮鬥儉樸，是値得我們致敬的，在川江航業上的勝利，是使我們興奮的，可惜中國令人致敬與奮的事實不多，令人喪氣的事實在不少，尤壞在有些表面上似乎不錯，而一問內容，乃多有不堪問之處的，最令人沮喪，這當然也不能不歸到人的問題。

舟過三峽了，三峽還是那樣的壯美，雖然經過的人一次一次的感想是不同興趣是變了，在那中間走過，現代的，古典的，科學的，文學的，種

種感想都會替換的陸續發生，方才憧憬於煙雲縹緲頃刻移變難於指名的，各峯轡的美景和他的傳說神話中，忽然又可以被聲如獅吼的江輪的汽笛聲將你喚醒，令你從楚辭杜詩等等廻腸盪氣的文學的幻夢中，忽然驚醒，驚覺到忙來認識前面來的這隻江輪挂的是不是我們的國旗，如果看見他是代表的鮮紅一團話，立刻又不知不覺的令人趕忙去看他吃水好深，以便推測載貨的多少，在這個逆而送的一剎那間，可以使你發生許多的問號，如果你的腦中是容易發生感想的話，於是方才所有的美妙的，陶醉的幻想已經一掃而空，烟消雲散，再來重新觀賞的，這兩岸的峯轡，烟雲的狀態，又大不同了。

我坐的是房艙，我們艙中有商人，有別動隊的朋友，我們的隔壁艙中是方才保了一位高等華人去游峨眉山的幾位鏢客和一位誠虔朝峨眉回鄉，手拿佛珠完全茹素的青年太太，我們都很客氣的時時在甲板上常常談話彼此敬紙烟陪笑臉，我都感覺他們眞誠可愛，同他們閒談却聽見了不少的可驚可歎的事件，好在他們當然不能算是高等華人是不足責的，他們的主人翁在好多天以前早從三峽頂上飛過去了，然而這些道地的江南人，對於四川的認識，也着實有可笑的地方，在他們看來四川大概是蠻夷的神秘的地方，凡神秘奇怪的事都在那裏放着。四川最出名的是峨眉山，峨眉山最有名氣的是猴子和一道光的劍俠，這是我忍笑的和他們善爲解答過了的，這種解答我會有意將其默記着，以便以後應用，可惜後來所遇的都是中等以上的華人，我的這一套用的時候不多。還有便是酆都！果然到了酆都了，他們幾位都一齊起來手扶欄杆定睛的看，他們大致是要想看看江邊該會有鬼在那裏立着等罷，其結果似乎是很失望的，內中有一位露着金牙齒似驚似笑的問我『這是酆都嗎』？我說『不錯』。他又張嘴望了許久然後『哽！』的一聲，好在他未再問。

四　舟中的談話

此外在舟中又遇見兩個到下面去讀書的學生。他們同我忽然閒閒的談話，忽然談到了許多人生問題，我很驚奇的望着他們，我心裏想這些青年要算是早熟的了，放着眼前許多基本學業問題未解決，如何便談到這些不容易談的根本大問題。然而我又想他們是有權問的，也是應該想的，在求學時代時時想想這類問題至少可以高尚其志；可以構成一種寶貴的內心生活。這些人都是民族的未來的命運的寄托者，奮鬥者，我不覺很誠懇很欣愛的和他們談下去，然而這可難着我了，我們不是號稱專門學者的嗎，我們似乎只負有答覆很小很小的本門科學上問題的責任，與人生問題，尤其是當前與我們民族切己的問題是應該無關的，況且我們中學大學的老師，以前何嘗教過我們甚麼人生的大問題，我們不是也同很高明的學者專家一樣，只有適逢其會的片斷的感想在心中嗎？這些感想，拿來安慰自己都還差得遠，何能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況且我們只能管那很小很小的智識上的一部門，除此以外任何問題，如甚麼政治經濟，道德，家族，社會制度等等任便那樣都是外行，任隨那樣都只好胡亂自己想想，不能隨便向人說說，唔！原來這便叫學者專家，所謂優秀的人，所謂負國家民族一部分重要責任的人，曾經數年來忝爲人師。如果人家問到我們努力的成績的話，我們中間最優秀的還立刻可以拿出兩篇洋文的，不是中文寫的，所謂研究報告來解嘲，像我還連最近的，半生不熟的都不出來，如果別人拿着這個要問我們這與人生何關，與我們要求解答的當前的人生問題何關？這要是在大學教室中的話，我們可以莊嚴抵制說『不許問課外的問題！』或乾脆的『不許發問』！便結了，然而那能時時躲在教室內呢，我心中左右的盤旋的幻想了許久，然後竟這樣的答覆了：『朋友！我們還不是完完全全和你們一樣的在暗中摸索嗎，你們看見有好多頭都白了的高等人物是在很有見

解的很合理的生活着，他們所已解決了的不是這類的問題，遠得很，在這上面你們沒有甚麼可以學他們的，簡直說罷，沒有甚麼可以學前輩的！在天眞勇敢純潔上說來恐怕你們還是他們的老師，你們不知道嗎，國家社會的教導，沒有給你們負得有解釋這類問題上的責任，如果你們感覺甚麼修身公民等等教科書中所說不彀的話』。

我這番話也算得很勇敢的答覆他們了，然而，其結果只得着他們的苦笑與失望，後來老實同他們說我和他們一樣，完全在導找出路，或者他們可以教導我的地方還很不少，於是我們才脫略形跡的暢談起來，不過在這中間屢屢遇着暗礁，一遇暗礁的時候，以我微弱的燈光不過只能多給他們一點很少的幫助，有的問題則彼此還是完全在黑暗摸索，至多不過他們的發問比我幼稚一點罷了。這幾年的我，已是在苦悶中了，這一次的脫略形跡的問答，可算是一個小小的淸算，在這時我所能用的自五四運動以來，新青年，少年中國，新潮等等刋物中的重要的論文，乃至於科玄之戰，全盤歐化與否之爭，凡我所能記憶能用的都使出來了，然後才感覺得我們中國思想之貧乏，學者氣度之可憐，和我個人的內心上的許多矛盾，我早想我個人也和許多朋友一樣，快點躲在學者的象牙塔中，或教授的園地內，充耳不聞，做一個大隱住朝市的人！偏偏的要去追想自己的工作所發生的影響，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因而不能不時去推想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已作何狀，大家是否在打算使他作何狀，一追問到這裏可糟了，才知道我們的社會最大部分是愚而貧，一小部分是愚而詐，我們的國家僅僅是撐持門面的，其中直接負得有社會國家的領導責任的團體黨系的都盲人瞎馬的以盲導盲，至多只能隨着隱約當前的別人的燈光追逐，都沒有把人生當着人生，社會當着社會的深切的研究一番，得點結論來引導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教我們如何能安，我們如果願繼續生活下去的話，這如何生活法眞有點成問題，再一看着這些後來的跟着我們走的可愛的赤誠青年怎安得不令我們萬分的着急，我們這一代究竟憑甚麼去導領後一代？轉販一點智識上的洋貨嗎，另外還有沒有？我們向他們喊的學術救國讀書救國的口號，究竟算是臨時救急的策略，抑還是眞正弄淸楚了學術如何救國，讀書如何救國的手續，和計畫？這樣的自已無信心，或有的都是不正確的信心，怎樣的指導別人，在被人問急了的時候，我們便只有喊出大家不用管別的，只須盡量的模倣別人，模倣到維妙維肖了，自然會出巧妙。唉，這模倣便有這樣的效驗嗎？社會模倣性已經很大，這出乎一般期望的專從壞處模倣是他的慣性，要社會國家自身先有所指導有計畫然後才說得上不惡化的模倣，然而誰來問這類問題？誰在指導？計畫在那裏？只賸下上海灘上的高等華人，一舉手一投足都學得和洋人一樣，不走分毫，有甚麼用處，至多也不過製造一個洋貨的頭等主顧，對於國家社會豈特無用，像這樣的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大家連騙帶哄的生活下去，眞是罪過不小！眞是愧對青年！然而我自己返問自己，你有何信心，有何計算來贈於後人？我也是無從回答，不過以前每次紀念週對學生打了上述的一套讀書救國的官話以後，下來總是半日不安的，單是這種不安，如何能持贈與人呢？不過我總這樣想，如果不能安我所不安，我是用不着再生活下去了的，因爲，便生活下去，也是偷生，也是躲避了人生的重大責任而生活有何意義！有何價値！這都是我心中的矛盾，常常這樣自己的檢証着。

這等矛盾的苦悶在與赤誠的青年的對談中一一的表露出來了，他們不免帶着很失望的神情含默着，這又使我較爲難受，於是我又給他們解說：『這是應該失望的，然而這是眞情，紙老虎早點戳破，好大家努力去憑自力奮鬥，尋求安身立命的新園地，我再重復說，現在年紀大學問高的人，都只是知其所知，不能知你們所欲知，打穿後壁說罷，在知識上或有一得之智在人生問題上是與小孩子一樣的幼稚，還缺一個天眞和熱情！』

我們的談話在晚飯中斷後，來吃過飯又在甲板上遇見，又繼續下去了

，他們這一次又談到了甚麼生死問題人類起源，社會和家族的起源和進化，甚至問到人類的兩性問題，我心想，好辦，到了我的本門，且又是些離開了人生的態度和主張的智識的問題了，可是仔細將這些問題的較總括的答案想想，反感覺糟糕。我心中這樣想：你們對於生物學家發問，最好問人以外的很小很小的問題，你們那知道人雖然也是生物，也應該是生物學的對象，然而生物學對於這方面的智識可算是最不行的了，我們對於離人愈遠關係愈少的生物，我們倒是知道最詳的，我們現在對於他們的答覆，掉書袋罷，不是時候；也不是地方，不得已只好籠統的答覆蓋過目前，隨後我自己又暗想，我們便說到智識上，也是不切要的避重就輕不能應急的，好在有爲學問而學問的大道理替我們支持住，還不要緊。

惟獨兩性問題他們是再感興趣沒有了，一定要同我細細的討論，我說你們生物學先生和你們講過沒有，一個說他的教科書上根本沒有談到人的，只是動物的，一個說他們的教科書上倒有，但很少，並且爲男女同班的關係，先生叫我們自己看看好了，沒有講，我一想這個問題果然重要，一般人的私生活中至不濟的要算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自處，許多高等華人，事事都講究唯心，惟有這件事卻專門講究唯物，喜劇悲劇眞不知出了多少，對於人生問題的態度上，幼稚得厲害的還要首推這一方面。說也難怪，一個人從幼到長，何常受過這方面的教育，那一個不是秉着他們的天賦人權在橫衝直闖，而且青年人一個不小心，便將他的生命，健康，幸福，品德，捲了進去，於是我對他們解說，人類爲甚麼是正在進化中的動物，然後說到人類的兩性機構，弱點很多，是正待改良的，但這是生物學上的改良，不是幾代幾十代的短短時間中所能期其實現的，因此就目前說，在這一方面倒是多來點唯心的辦法。於是同他們談到，青年人在這方面的調整，尅制，和疏導的方法，關於疾病衛生就我所知的也都盡情的談到。說到娼妓的問題，我警告他們，甚麼都可施捨，惟獨對於娼妓不能施捨，這是現代病，萬不可以去盲目的現代化的，這上面也要來點唯心，唯物去不得。他們追問到一夫一妻制的眞理，我說這是個人相對的問題：只能說某某人一生在厲行一夫一妻，某某人在某時代在遵行一夫一妻，若說某社會某國在行這個制度，便是欺人之談，理由很簡單，因爲男女的生理機構不相應，再加上個體的生理的特性（包括身心）有不同；而尤其是各個民族對於這方面卻沒有很好的合理的教育所以成了這樣，這更是要個人來點內心的修養，養成一種夫妻間崇尚理想的生活的風格，便可以不爲其所擾亂了。

有一位忽然問到了戀愛問題，呀！這眞調皮！我說你們的問題眞越來越刁鑽了，他們笑了，但是痴痴的將我望着，從神情上透出他們是含着最大的興趣，懷着好奇的希望，眞心眞意的想推開這個幸福之門。我於是先同他們講，說到戀愛卻要知道戀愛的唯物的眞象，這是必要的，萬不可以爲赤裸裸的現出來了便不美妙了，這是完全錯悞，更不是可羞的事，要不知道才是可羞，知道他的本性，然後才能了解他的動機完全是生理的，是只在生理上的滿足；又完全是自私的，衝動的，若是就此放任下去，到是合乎天倪。不過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很暫很暫的行爲，那嗎，這戀愛是無甚可談的，便完了！如果要想將戀愛和婚姻聯爲一事，而這個婚姻又要是成爲眞正的長久的一夫一妻的話，那這上面問題便多了，恕不答覆。他們很掃興的還要往下追問，我說這是各個人的問題，不能強人同我；也不能強我同人：說來有甚麼益處呢？實在要說，我可以概括的講罷，如果一個人是不能推心置腹，替對方打算的話，趁早別談結婚，你們聽見說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的話，就是這個道理，如果能替人打算，於是便要顧到種種的條件，都要平心靜氣加以考慮，所以純粹的戀愛是無條件的，要成爲終身伴侶的戀愛是必得有條件的，但條件完全符合的那裏去尋，那裏去找！況且許多條件，都是有時間性，時過境遷便要發生改變，所以這裏不能不以兩個心理的要素來調劑：一個是利他的心理；一個諒解的容恕。第

一個是用來調劑戀愛的自私的衝動的本性；第二個是用來調劑條件的變改，這樣便可避掉虛僞的衝動的結合，也便尋得了人的兩性生活的眞趣。他們聽了，似乎是相當滿意，遂於反詰我：『旣是有這些普遍原則可以追求，何以方才又說是各個人的事，不能强同呢？』我笑着答覆說！『是呀！這些空話誰不會講，到了實行的時候便人人不同了！我上面不是說過必得有條件嗎？這最重要的，即是各人的內心生活和材性與薰陶的不同，說得通俗一點即是各有各的口味，條件雖是有，但條件的內容便人人不同了，比如以美來說吧，我可以姑妄區別爲內心美，意態美，顏色美三種，凡是一見留情，隨即閙秋扇見捐的，都是以顏色美爲當頭條件，好花易謝月圓終缺，人誰無幾年的青春美，唯其是青春美，青春一過幸福告終。第二個意態美是不限在青春的，所以維持力也可較長久，雖然容易閙個晚節不終，但也容易維持一個形式的平凡的夫婦。惟有內心美，是超越一切！不但能構成美滿的伴侶，且可出死入生，然而談何容易，這是要先天的氣質再加上後天的薰陶與修養，想要得有內心美的異性人的愛，自已先要具備得有內心美，一方面高尙其志近乎剛，一方面又能委婉體量近乎柔，所以一方面看來是落落難合，一方面卻又能金石同堅，從動物性的衝動自私的戀愛，變到了這個境界，已經是去得遠了，我恐怕已經說出了尋常所談的戀愛問題的範圍以外了吧。

我記得船在這時正經過小孤山，很乾淨的月亮照着很平靜的江水，着實清潔動人，我看見他倆痴痴的望着江月，不發一言，我也便乘機逃回艙中去休息了。

五　上海和南京

運到上海了，在十八年前是從吳淞口出國，六年前從吳淞回川，都是遠遠望着我們中國公學的紅色的鐘樓，便引起我民一二三四幾年間在那裏讀書生活的回想，這次經過卻改觀了，只有一小半砲轟未崩的頹牆在那裏矇着，令人立刻想到一二八事件，立刻又警覺到現在中日的緊張空氣，在船緩緩的經過黃浦江的一兩個鐘頭的時間中，是够我的幻想的起滅的。

到了上海市上，第一個使我注意的是那五色斑斕在那皎陽中隨着秋風飛舞的秋季大廉價的市招幾乎有商店的地方都有他們的存在，我在幾個百貨公司去穿過，幾乎是千篇一律的，盡是五色奪目的舶來品，內中品值大致相似的貨品，如果是從東洋來的話，是較之西洋來的濫賤得多。同樣種類的貨來自西洋的，其標價有令人，令我這個鄉下來的人，咋舌的，比如罷，一件毛汗衫有超過百元的，我心想穿一件這樣衣服的人，其身上的一切，以比例來說，是一定超過千元的了，這恐怕是賣與歐美的資本家的罷，然而卻是放在華人的商店內的。

在上海，如果你是一個一切視爲故常，沒有甚麼社會，人我，和國家的前途等等問題在心中；而同時又是純享樂的縱慾的天眞的人，那嗎，你會感覺這個地方的佳妙，飲食，男女，居住等等都是別人研究好了的，五花八門的讓你來享受，一定使你會讚聲：美妙的人生呵！

如果你願意從另外一方面抽象的看，要想說出上海的特點來的話，一定使你感覺萬分的困難，從大英地界，法蘭西地界到虹口日本兵營，你可以得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異樣的感想，你必認識出帝國主義有各種和善的，冷酷的，猙獰的各種面目，在到純粹洋人住宅區，洋人和高等華人住宅區以及普通華人住宅區，你可以看見一切享受有階級上的顯明的劃分，人物學趾有不同的風格，士人的手工業是鳳毛麟角，一顆洋釘罷，不用說都是舶來品，下等階級的幹甚麼，有職業的是工人和小販，工人十之七八是在洋人的工廠作工，小販十之七八也是替外國人在叫賣，小資產的中等人呢，除了一部分，一小部分，是中國的機關商店的公務人員雇員以外：大部份職業較恆定的還是在洋商那裏賣氣力的，這是我所見聞的上海的人，

此外無職業的中外中級下級人士在那裏又形成了，閒住，流氓和盜匪的階級，這也是要上海之大，才能養活得下的。

上海不是中國一切城市的領袖嗎！他扼着中西文化的交流點，他代表外國的資本帝國主義，但同時他也容許中國人在那裏自由活動，如果華人要是有覺悟能努力的話，實在很可以利用這個環境，創造一個新的模範出來，讓其他的中國城市跟着走，教給他們如何現代化，然而上海之爲上海，已經好多年了，依然是如故，但說到這裏有應當致敬的，是近年上海市府的努力，如新市區的劃定，其他如圖書館，運動場等建設，博物館的計畫，都可算是空谷足聲，難能可貴，有人說這還不只是些空洞洞的高房大屋？沒有內容，我以爲在上海，這是不足責的，有了這個初步，也就難得了。

我從上海又到南京去，我腦中所留的是六年前的印象，拿來和這次所見比較，有甚麼差別，第一使我感覺的，是宏麗奢華的衙署，陵墓，以及其他紀念死人的建築物的激增，在某某幾段大馬路上汽車中馳過驟瞧一看儼然的現代化了。令人感覺中國就這樣現代化了罷！眞是僥倖之至！

可是一多走些地方，除去新式的住居區以外，一切又看不出甚麼新的設施出來。爲南京的特點的全城的數百個臭水池塘還是依舊保存着。最大多數的碎石路使人走在上面頂得脚痛，街上一望還那樣骯髒陳舊，自來水還是沒有，其他的新式建設也看不見。同是首都，一城之內便有如此的差別。聽說還有些預備闊老闊少公子哥兒散心的地方，却與上海一樣，着實的繁華富麗，這也算是現代化罷。就在這種很皮毛的走馬觀花的看一下，已經令人不得不感覺到國家的工作，如果要說有的話，是專爲特殊階級身上在下功夫，在從極不必要的裝飾上在撐持門面。

京滬車却比以前着實的改觀了。種種都看得出顯明的進步。這是我們最高貴的一條血管，在裏面流的都是些最滋養的血罷？不！是最高貴的血。在那上面可以看出一切的華美，逸樂的追求，更高等地位的營謀，憧憧往來，多係貴人貴事。他是不斷的努力將南京的水準灌升成上海的水準。多在這條路上跑跑，很可以將我國上層社會一切明的暗的醱酵得一個很顯明的輪廓。

六　高等華人和老百姓

對不住，我現在要談談我這次對於所謂高等華人和老百姓的感想，依理說，爲我們華人的思想，學問，行動，道德的引導者，方是高等華人，然而不然，現在中外所指的高等華人倒不在乎上面那一套。第一是應該充分的洋化了，才算數：說洋話，穿洋服，住洋房，全盤的用洋貨，吃洋飯，賭洋錢，奉洋教；一句話說完，凡是澈裏澈外都全盤洋化了的才能算，這個理由很簡單：因爲凡是洋的都是高等的，凡是土的中國的，都是低等的。這個理由也很正當，因爲我們試看在高等華人身上所保存下來的中國的那一套，如討姨太，打麻雀，玩姑娘，乃至於援引親友，括剝人民，貪贓枉法，那樣不是土產，那樣是高等的！所以因爲還保存了這點，於是還够不上稱爲高等洋人只能稱爲高等華人！

然而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是全靠這些高等華人來撐持的，國家的命運是由他們在決定，民族的前進是由他們在指導，我們要是不認識他們，我們是沒有辦法推測我們的國家民族的前途的。

我們試先來看看他們是如何產生的，從他們的本質上說，是不是從全國人民中挑選出來的最優秀的份子？却並非如此！他們是機會造成的，甚麼機會？是遺產的機會，生於一個中產以上的家庭，先天的獲得了錢同閒二字，能容許他慢慢一級一級的讀書，讀到出洋，或是準出洋，從家庭生活到學成都是在中等以上的社會中混，尤其是曾經陶醉於西洋的繁華舒適的文化中，所以根本使他只接觸了中國和西洋的特殊階級的社會，而且最

後的陶成是在西洋社會或準西洋社會的，所以在他身上總得估計根本便有七八成洋只有三二成華，有了這等機緣，已經是不知不覺扶搖直上的，到社會的最上層，也不知不覺的便有相當重要的責任，落在肩頭，也就不免逼着他來引導民衆，這可糟了，他們本是特殊階級的產兒那裏與大衆有過甚麼交往，那裏了解過民衆，在他們看來這些中國人都是骯髒愚蠢得可憐可笑的，老實說，似乎是實在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與勇氣，到不得已的時候，只好叫大家跟着他們走罷，他們學別人，大家學他們，問題就完了。一面引導，一面還要隨時罵，隨時譏，恨這中國人眞是蠢，連學不都會學。他們那裏知道可憐的大衆，錢鬧兩缺，機會又劣，一生只爲最低度的溫飽，已弄得頭昏眼花，那裏還說上洋化，然而他們終是絕塵而馳，我聽見說在這個方面站在最前線的一盅茶，便殼大衆一月半月的溫飽，因爲茶葉是錫蘭來的，水是瑞士山中的礦泉！至於餅干糖菓等都是一時之選，不用說又是從那裏來的，他們這樣的過分的享受營養體質，應該是高出常人了，然而偏偏不能耐熱耐寒，於是山中海邊都少不了他們的別墅。最現代化，換言之而最洋化而最昂貴的，一切建築設施令人看着艷羨，以爲中國眞有進步，眞可算庶幾歐美了！

我們如果願意各處採訪對於這些驕奢淫逸的高等華人的生活，眞叫你材料豐富，萬寫不完，然而大家是熟視無覩的，或且認爲這樣走便走上現代化的國家的路上去了。

在這些最前線的人物的後面，還不少蝸蹤追蹤的，也是只知盡其力之所能至，而建設他的最舒適的私生活的環境，以過其得過且過的生活，然而這其中數量較多又確不少優秀的份子，而捧場式的小官僚，鄉愿式的學者，也差不多都在其中，他們的姿質雖然優秀，然而普遍的傾向，則不高明，大致思想是硬化了，意志是軟化了，趣味是辯化了，生活是腐化了，然而表面上卻都不愧爲準現代化。這一般的人物，普通也未常移往他們的目光和情緒於大衆方面，在受到激刺的時候，不過嘆息國家不可爲而已。

至於準洋化都够不上的智識階級，則自覺處於末位，根本即無領導民衆的氣概，他們雖也是由私產的僥倖得來了智識，但這些知識也就這樣的埋沒到他們的死一般的自私自了的私生活中去了。

我們中國之所以還在世界上，以半獨立式的强勉站住，並非由於有這些與民衆無關的高等華人，實在是有幾萬萬的工農人在那裏生活着，還沒有爲資本機械主義所掃滅罄盡，而中國的眞正問題，也就是在他們身上，他們是守土的，走不了的，生產的；眞正的中華民族的重心。至於高等華人是最大多數都無問題的外國銀行有存欵，會說洋話有洋朋友，一個不安，立刻便可以飛出去作寓公，反正是洋化好了的，一出去便是現成的黃面孔洋人，他們是爲民族撐體面而存在，爲自己謀求更舒適而奮鬥，國家大事便是在這種形式和意義之下，在他們的肩頭上放着。

至於要說到大衆，老百姓，問題也是可悲，根本與教育絕緣，自然是完全愚昧無知，至多可以作一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老百姓，距現代國家的國民還遠得很，無論你與他宣傳甚麼，他心中老是那一套舊把戲來迎受，甚麼：眞命人主哪，一代不如一代哪，靠天吃飯，因果報應，修來世等等，使你的東西在他們的心中去，都迅速變質，變得來連影兒也沒有了。

我們的買賣式的特殊階級的教育，也未常沒有一點弱微的恩惠，到他面前。所謂義務教育，民衆教育，識字運動等，然而無誠意，無計畫，以極端貧乏的經費和人才在那裏敷衍，對於他們的援救，眞不啻是杯水輿薪！這種民衆的完全愚昧無知，不能接受消化任何主義的宣傳，怎樣的能成現代化的國民，怎樣能在殘酷的民族爭鬥中殺出一條生路？

我們的政治，國勢，從數十年來，永遠是在動亂中；永遠不能奠立一個合理的基礎，其原因在那裏，根本即在爲民族國家底質的民衆，根本未

常變化，政治上永遠是少數人，特殊機會造成的……，在那裏變把戲，民衆始終只是疲倦的觀衆。

所以我個人深刻感覺到，民衆是愚昧的，然而是無辜的，又是極端是重要的；引導民衆的階級，是昏亂的，絕對負一切罪惡的責任的，現在的問題是要等他們來越俎代謀，弔民伐罪呢？或是我們的自力更生？如果還願意自力更生的話，我以爲首先高等華人特殊階級的先生們要懺悔，要革面洗心的懺悔，要認錯，要誠心誠意的認錯，發誓不爲帝國資本主義的掮客，發誓不從民衆身上替他們再加工，把海邊山上避暑消閒的時間，拿到穢惡的平民環境中去過，去接近他們，去研究他們，去設身處地的過一過眞正中國人的生活，在那裏面找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發下宏誓大願，民衆的享受不現代化，我不現代化，以身作則，不要以身作賊，這樣庶是我們自救之道，不要等待外人來懲罰，民衆來懲罰。

然而有這樣的人沒有？大家有這樣的覺悟沒有？我眞……

篠園雜記

記楊宇霆

篠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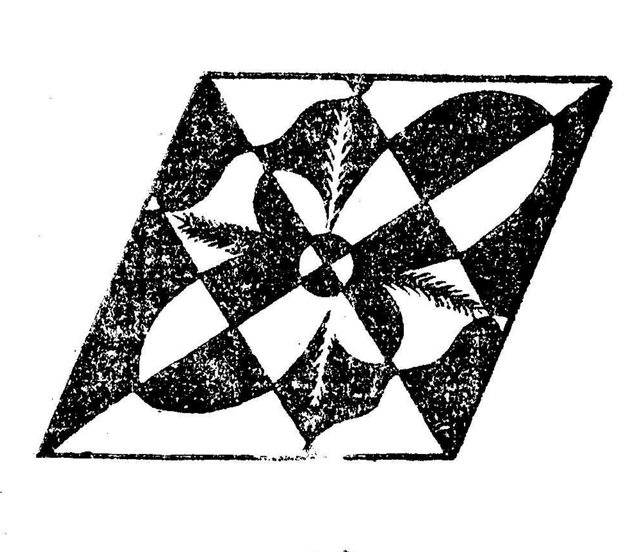
民六，馮國璋代總統，（復辟之役，黎元洪棄位，馮以副總統起而代之），段祺瑞爲總理，積不相能。是年之冬，段以對西南主戰政策失敗而去位。馮則欲由代理而即眞，圖加兵以厚勢力。會有參戰軍軍械一大批，值價三千九百餘萬元，足供四個師之用，此即參戰借欵一部分之收穫。馮方擬利用之以成警衛軍四師。段系絕不甘心。惟其時政柄已落馮手。（王士珍繼段爲總理）曹錕又爲馮系領袖，管領津沽門戶。段系健將徐樹錚，乃勾結奉督張作霖，爲先發制人計。教令東來海舶，假道秦皇島入口，（其時白河實已封凍，）遣隊截之於島上。席其械以成一軍，取名曰奉軍，軍於軍糧城，作霖爲總司令，樹錚爲副司令，以威脅馮氏。此爲奉軍入關之始。（成軍在七年二月間，此段故事，名秦皇島截留軍械案，在民國史上頗有趣味者，）斯時參作霖軍幕者，楊宇霆也。（楊爲奉天督軍署參謀長，）樹錚之交作霖，即以宇霆爲之介。（徐楊均爲日本士官畢業生）于是楊宇霆之名，崛起于東北，而漸震乎中原。

民七八之交，宇霆時以作霖代表之名，僕僕關內，而未大得志也。蓋其時奉系實力，在舊派之張景惠孫烈臣張作相吳俊陞等手，若輩多與作霖起自椎埋者。民九之夏，皖直戰啓，奉助直以攻皖。皖軍敗績，段氏下野，徐樹錚被通緝。奉直兩系，左提右挈，勢燄大張，操縱中樞，平分春色。張景惠以奉系舊派首領，爲察哈爾都統，坐鎮張垣，虎視神京，如高屋建瓴之勢。惟宇霆以附樹錚故，雖奉系煊赫，而彼反形寂寞。迨至民十，奉直兩系，受政客挑撥，漸形龜裂。靳（雲鵬）閣既倒，奉系擁梁士詒代之而興，直系之吳佩孚大反對之，而有民十一五月奉直第一次大戰。張景惠喪師，奉軍全潰退關外，封丸泥以自固。張作霖以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名義，（對中央遙奉正朔，不奉命令，爲半獨立之狀况）

，休養生息者二年餘。處心積慮，為捲土重來之計。彼時舊派已失勢，而新派仰首伸眉。此二年中慘淡經營之者，乃新派也。

新派以宇霆為中堅。細分之，又為士官大學兩派。韓麟春姜登選等，士官派也。郭松齡李景林大學派也。郭附於張學良，故張楊又隱分兩派。民十三之冬，奉直大決裂而第二次戰釁又作。吳佩孚親統彭壽莘馮玉祥王懷慶三路大軍伐奉，駐節榆關。會馮玉祥頹師主和，曹錕被幽，中樞無主。奉軍更猛戰於九門口。直系軍心渙散，因此慘敗，佩孚南遁。作霖入關，與玉祥及胡景翼孫岳等反直派會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此役奉之勝直，以新派之力為多。故宇霆隨作霖入關，聲勢赫奕一時。段許奉系以津浦線為其勢力範圍，是以黑山白水之師，飲馬及於江介。先之利用盧永祥為前驅，奪取蘇省地盤。浸假去永祥而徑代以宇霆。於是李景林督直，張宗昌督魯，姜登選督皖，與蘇督之楊宇霆成一長蛇陣形勢。五卅案後，奉軍更藉維持秩序為名，破棄齊盧戰後江浙和平條約中「上海永不駐兵」之條款，移軍到滬。於是淞滬亦歸奉系範圍。浙督孫傳芳，以臥榻之旁，不容鼾睡，早定逐奉之計。至此忍無可忍。乃於民十四雙十節日，假檢閱為名，調集大軍，秘密出動。宇霆到任未一月，一切部署未就，知不能抗，為保全實力計，十四日下令邢士廉所部奉軍自滬撤退。十六日，孫軍佔領全滬，通電討奉。長江各省，紛紛響應。宇霆於十八日，偕省長鄭謙棄職離南京。姜登選亦於二十三日離蚌埠。奉軍縮短防線，集中徐州，與張宗昌取聯絡，旋於十一月七日，並棄徐州。僅保直魯兩省，此役宇霆進取過猛，料敵不明，失敗最酷者也。（未完）

勘誤　第八期「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文內陽面上欄第二行「陸軍阿法」應作「陸阿法」，第三行「以勸平以」應作「以勸平之」，十六行「讚胡孔」應作「譜胡孔」，陰面上欄十三行「季新保為人」應作「季新保人為」，廿一行「革命時期」應作「革命時機」，特此校正。



談翻譯

——兼答蕭乾君評拙譯「還鄉」——

張穀若

本來我譯完了「德伯家的苔絲」以後，曾寫過一篇談翻譯的東西，想放在「德伯家的苔絲」前面，作爲一篇序文，表明我譯書所採取的根本原則。後來因爲這個問題，牽涉的方面太多，寫在一本書的序文裏，難以詳盡，所以我就把那篇文章裏所有關于根本原則的話，差不多全刪去了，只留下我譯那部書所用的文字一方面的幾段話。現在我讀了蕭乾君在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四期上面評拙譯「還鄉」那篇文章，覺得我關於翻譯根本原則問題的話，還有談一談的必要，因爲蕭君那篇文章，最後似涉及這個問題，而且先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那麽蕭君那篇評文裏的話，也就可以看出分曉來了。所以我很感謝蕭君，給了我這一個機會。

未入本題之先，有一樣事，我們先要弄明白了，就是在這篇文章裏所用的「直譯」這一個名詞，是指着什麽東西說的。因爲用這個名詞的人，也許解釋不同。我自己在「德伯家的苔絲」的譯序裏，並沒用「直譯」的字樣，我只說，「近幾年來，國內許多譯書的人，彷彿都忘了翻譯是得把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文』的了，彷彿覺得由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字』，再照原文的次序排列起來，就算是翻譯了。他們說，這可保存原文的語氣，風格等等，我却說，這種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四不相兒，比transliteration差不多。（這一句話，蕭君也引過，不過却完全講錯了，詳後文）。我覺得，這種只用手而不用腦的翻譯，沒有什麽意義。」我這是說，我只曉得有人這樣主張，有人用這種法子作翻譯，而我却不曉得這種法子叫什麽名字。現在蕭君說，「譯者在自序裏，提及直譯時，雖謂『他們說，可以保存原文的風格等等，』但他却很輕蔑地把這種保存判爲『沒有什麽意義』。」這很明顯，這是蕭君自己承認我說的那種「把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字再照原文的次序排起」的並且「只用手而不用腦」的翻譯就是「直譯」了。我本來不知道這就是「直譯」，所以也沒叫牠「直譯」，現在蕭君既是自己承認了這就是「直譯」，那麽這個名詞，自然毫無問題了，所以這篇文章裏的「直譯」，就是「把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字，再照原文的次序排列起來」的辦法，如有其牠解釋者，那就不是本文所說的「直譯」。

「直譯」這個名字既已清楚，我們現在可以就各面來看，翻譯原則應該怎樣。

我們先從最淺近的一方面說，從翻譯應該用的文字一方面入手，也就是說明我主張用「合於中文文法習慣的中文譯原來合於英文文法習慣的英文」的道理。

我們從根究上說起。

第一，翻譯是怎麽回事？是不是要把某一國文變成別一國文呢？是不是要把英文變成中文呢？（以下爲比較具體，比較容易說明起見，一律拿中文和英文作例。）我想不出理由來說不是。

第二，爲什麽要把英文變成中文呢？

因爲中國人只能讀中文，不能讀英文。中國人所不懂的，所感覺不到的，並不是書裏的思想，感情，等等，只是文字作障碍，所以要把這層障碍去了。如果原文還用中文寫的，或者中國人能透澈地了原英文，就不必作這種工作了。（本篇所用的「文」「文字」「語言文字」，都是一種東西，就是英文的（Language）。

第三，中國人，爲什麽不懂英文呢？

當然是因爲中文和英文不同了。

第四，怎麽樣不同？

整個的不同。一種文字和另一種文字的不同，也正像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不同是一樣的情形。甲乙二人不同，是由容貌，體格，性情，思想，感覺，年齡，等等，等等，各部不同，然後湊起一個整個的不同，兩種文字不同，也是這樣，由聲音，字彙，文法，句子構造，字的排列，等等，等等，各部不同，然後湊起一個整個的不同。固然甲乙兩人，有的地方，也許相同，譬如體重恰好相等之類，但未能據此一點，即認爲二人身高相同，文字亦然。

第五，要怎麽變，才算變過來了？

要整個變，就是凡是不同的地方都要變。譬如（這只是一個比喻）要讓甲變爲乙，就得把甲所有跟乙不同的地方全變了，才能是乙，如果有的地方變，有的地方不變，那樣變完了之後，那就也不是甲，也不是乙，變成第三個人了，這個人，甲不認得，乙也不認得，甲的親戚朋友等不認得，乙的親戚朋友等也不認得。

第六，直譯是不是全部變？

當然不是。因爲直譯，只把聲音變了——字形變了，而次序的排列沒變。而次序的排列，是一種文字所以成爲一種文字的重要成分。同爲「字」形不變，于「文字」的構成關係比較小，我們在我們說中國話的時候，偶而摻進幾個外國字，而排列的次序，還按着中文的辦法，那還是中文，（像英文裏面，字彙多半是由外國慢慢吸收進去的，而吸收進去以後，還是按着英文字的文法習慣來用，所以英文還是英文，並沒變成法文或拉丁文，而且增加一國的字彙，也是必要的）。但是用的字雖然是中國字，而次序排列却是外國的辦法，那我們一聽就覺得不是中文，像「發財大大的」之類。

第七，用合于中文文法習慣的中文，譯原來合於英文文法習慣的英文，是不是全部變？

我想這不必解說吧。

第八，照前面第五條所說，有的部分變，有的部分不變，不成，請問怎麽不成？那樣變完了以後，成爲一個第三者，成爲一種新文字，豈不很好？而且翻譯的目的，不就在能生出一種新文字來嗎？

不錯，是成爲一種新文字，像世界語之類，採取英，法，德，俄等文字，拚合起來，成爲一種新文字。但是請問這種文字誰懂？英國人懂嗎？法國人懂嗎？德國人懂嗎？俄國人懂嗎？

第九，學了就懂了。

不錯，但是英文何嘗不是學了就懂了哪？先得學，會譯成的這種文字，然後才能懂譯文，那何不乾脆就學原文的文字呢？讀譯譯的人，是不是先學後讀呢？

以上所說，只用常識來推論，就可以證明，作譯譯得用合于文法習慣的文字，用「直譯」的辦法不成。

現在我們再換一個方向來看，從語言學原理上來看。

我們先看，語言文字的單位是什麽？是字麽？凡是稍有語言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不是字。一個字，單獨看來，不知道牠是什麽意思。一個字，只是一個詞，一個句子的一部分——一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把一個字一個字拆開來看。然而直譯的人，却主張以字作單位，把某一國文，譯成某一字。（這種譯法，才是「拆開來譯」，然而蕭君却說我那是拆開來譯。（一）關于字非單位的話，隨便一本語言書

裏都可以看到，也是I. A. Richards所反覆申明的，所以詳細，這兒不必複敘）。

現在我們再換一個方向來看，從文學批評原理上來看。（這一種看法，也就是翻譯的根本原則，我的出發點，就在這兒，以合於文法習慣的文字來譯書的辦法，也是這種原則的結果）。

翻譯（文學的翻譯）的原則要怎麽樣？要忠實。怎麽才算忠實？就是要 reproduce the effect of the otiginal 。再說得具體一點，就是要讓一個讀中文譯文的中國人，所得到的感覺，所引起的反應，跟讀英文原文的英國人，所得到的感覺，所引起的反應，到最相似以至于完全一樣的程度。這是最合理的說法也似乎是最普遍的說法，因爲連魯迅雜感集第三三八頁上，也載過這樣一句話（固然那句話不是魯迅自己說的）：「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種說法的理由，見于各家論翻譯的書文中，引不勝引，如果有人有反對的理由，能把那些書文中所舉的理由駁倒了，我是馨香禱祝的。因爲那樣，可以證明我錯了，我可以改正。

翻譯既是要 reproduce the effect of the oriqinal ，怎麽就能作到這樣呢？這不能拘于某一種辦法，要看情形。而且要達到這種目的的辦法，更沒有名字，我也沒給牠什麽名字。（我並沒說我用的是意譯，我在我譯的「德伯家的苔絲」的譯序裏，只說過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或者用意譯，或者造新字，新詞。那一段蕭君可以仔細再看看好啦。那一段裏，還有一句話，也讓蕭君完全講錯了，後文再詳）。總而言之，原文讀起來難如天書，原文也該難如天書，原文如吃面條，譯文也該如吃面條，原文要硬着頭皮讀，譯文也該硬着頭皮讀，原文讓人落淚的地方，譯文也得讓人落淚……原文讓人鼻酸的地方，譯文也得讓人鼻酸……這樣才算是忠實，這樣才算是忠實于原文，忠實于原作者。因爲原作者本是要給人以上那些感覺，感情的。但是實際怎麽樣就可以作到這一步呢？我們可以借用蕭君引我的一句翻譯，來作一個例子。

那一句的原文，只是 It is necessary，我却把牠譯成「我非自己一個人去不可麽。」（麽字非問話語氣）。連蕭君也承認，說「這不是已有了呂瑞蒸教授所謂的語氣和情感了嗎？」那麽「直譯」作得到作不到這個程度呢？這蕭君自己也回答了。蕭君先承認了「在許多場合，本書都證明了直譯所不可企及的優越」：隨後就引了上面那一句作例子，這至少可以證明，連蕭君這樣主張直譯的人，也承認這種辦法有「直譯所不可企及的優越」了。所以就是我想要替「直譯」辯護的話，我也沒有辦法了。

關于這一層，從 Chapman 一直到現在，所有講翻譯的人，主張這種辦法的，也是引不勝引，所以從略。

在這一方面，可以說的話很多，不過有了上面那一個例證，就可以證明了。如果有人認爲證據不充足，願意跟我詳細討論，那是無任歡迎的。

「直譯」在理論上，從以上各方面看來，既是都沒有站得住的理由，從實際上看，也沒法兒作，勉強作出來也不成，這也是蕭君自己承認的，因爲他說，「年來國人有些厭倦囫圇吞棗的直譯」了。從翻譯史上看，也可以證明，像佛經的翻譯，直譯的沒人讀，而影響最大的是那些不直譯的，看胡適之先生的中國白話文學史便知，但是爲什麽中國却會生出這種主張來了呢？我想不出以下幾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

一個譯書的人讀了原文，先有了那句外國原文的句子在腦子裏，然後把那個句子，譯爲中國字，照着原來的次序排列起來，再照着讀原文的讀法讀譯文，因此覺得譯文跟原文一樣，把原文保留了。現在請問，讀翻譯的讀者是不是也有個原文的影子在腦子裏？翻譯是給什麽人看的？其實這種人，還不澈底，乾脆不要譯，或者退一步說，應該滿譯音才是。

第二種情形是，他們覺得，「新的感情，全隱含在新的

文字裏。」不錯，每一個大作家，都是新的，他要是「拾人牙慧」，怎麽能成大作家？（關於此點，可參看J. M. Murry在Pencilling裏的一篇文章和Walter Pater論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但是他的新，只是思想，想像，感覺，風格，體裁，等等，他所用的文字，還是舊的。沒聽說每一個新作家出來，都自己造一種新文字，造一本新文法，來表現他的新情感。（哈代的文字，尤其不新。）英文裏有些（）譯，不但不用「新」的文字，而用「古」的文字，（此類甚多，不一一舉例）。又直譯的人，好像覺得，文法不變，就不能新，就不能近于外國。不知Walter Pater 的英文，風格更近希臘文，然而Pater的文章，却又並不是希臘文的文法。還是英文。（關于此點，可參看 Edith Sitwell, 及Dobiee論及此點之處。）

以上兩種情形，還是「其上焉者」，至於因爲自己不懂，或者偷懶，而流入[1]「直」之一途，恕不討論。

現在我們再看原文的effect，應該怎麽看法（關于effect，以 I.A. Richards 爲主），應該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看呢！還是應該以英國人的眼光來看？我想這很明顯，應該以英國人的眼光來看，除了別的理由不提，以中國人的眼光是很危險的：我們就以現成的東西作例，就以蕭君那篇文章裏講英文的地方作例。

蕭君說， nip in the bud 一詞，是「一個連貫而且頗新鮮的喩辭」。不錯，凡是一個「詞」，當然都是連貫的。這個詞，本來是喩辭，也毫無問題，但是這個詞頗新鮮不頗新鮮呢？蕭君所謂新鮮，是指什麽人說的，蕭君自己呢？還是英國人呢？如果是英國人，這個詞在英國看來，我可以不諱地說，決不新鮮。不但不新鮮，而且有人還正像蕭君說我的譯文那樣，以爲陳腐哪。因爲這個詞，從三百年前，就已經有人用過，一直繼續地用到現在（看牛津字典便知），並且現在天天打開報紙，雜誌，常常可以遇到。所以英國人談到這個詞，決不起「新鮮」的感覺，而且哈代用這個詞的時候，也沒打算讓人起那種感覺。如果說蕭君以爲新鮮，那請問，原本不新鮮，而現在却把牠看成新鮮，那是不是忠實於原文呢？

蕭君提到black morning的時候，說，「即使對于英文的讀者不太生疏』，這是說，英文的讀者對于這一個詞，即使不太生疏，至少也有些生疎了。請問這個英文讀者，是什麽人？是英國人呢？是中國像蕭君一類的人？如果是英國人，這不會生疏。因爲 Shakespoeare裏，black 作這樣用法的，無數無數，其餘各家，差不多可以說沒有沒這樣用過這個字的，而且 black morning 兩字連用，在 Jane Austen 的Emma裏就有，而且英國人平常說話的時候都這樣用，所以決不會生疏。如果是中國人呢，那當然可以生疏，剛學英文的人，連dog 一類的字還感覺生疏哪。

蕭君說，We Were each married to another person 一句話，是「哈代那句樸渞有力的原文。」蕭君這句話，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哈代那句樸渞有力的原文，一種是，那句原文，在英文裏，是一句樸渞有力的句子。照第一種解釋，那是這句話，只有哈代寫得出來，別人都寫不出來，然而那句話却又只是英國人大家都要這樣說的一句話，而且這句話裏的意思，也沒有什麽別的更好的方法來表示，所以不會是哈代個人的。如果照第二種講法，那麽英文這種文字，無往而不有力（看Jespersen自見），又豈止這一句？

又如關於哈代的文字，蕭君屢屢提到「艱深」，然而據我們所知道的，英國人看來哈代的艱深，並不是他的文字，而是他的思想，感覺，等等，然而蕭君却認爲哈代文字艱深，那無怪他嫌我把哈代譯明白了。

至於蕭君提到哈代的風格的話，似乎正和英國人的感覺相反，這請蕭君看一看Arthur Mac Dowall Abercrombie. etc. etc好啦。

最可惜的是，我注釋裏，有幾處我發現不正確的地方，還有待考裏我自己考不出來的幾處，蕭君竟一字未提。這本是譯者在譯序裏所再三求敎於批評者的呀。

這是關於原文的了解和感覺等方面，我們隨便把蕭君所提到取過幾個來，拿來作例，已經證明只憑個人的感覺，是多麽危險的了。現在我們再看中文方面。

蕭君認爲我的譯文不合的地方（蕭君並沒挑一個錯誤的地方，然而我那裏面又確有錯誤，見前文），除了二處，蕭君都沒給出代替的翻譯來，很令人不明白究竟應該怎樣辦才好。而蕭君給了代替的那三處，一處是 black morning 譯爲「黑色的早晨」，這彷彿是會查字典的人都可以譯出這種文字來似的。第二是patient改爲「耐性」，但是我們把耐性兩個字替到那句話裏，變爲「耐性人」，這是中文嗎？不過蕭君當然可說，這是直譯。第三是unwell，把「硬朗」改爲「壯實」。不錯我那「硬朗」二字一點不錯是用錯了，但是「壯實」對嗎？蕭君只知道「硬朗」用于老人，而忘了「壯實」是對于小孩的了。這兒恰當的字，是應該用「壯」或「結實」的呀。又如bonfire，我譯爲「煙火」，固然不妥，但有註解，似尚無妨。蕭君要改譯，當然要 improve，但是蕭君改的「野火」，是bonfire嗎？不令人想起「野火燒不盡」的野火來了嗎？而且要譯J. F. Cooper的 PrairieFive怎麽辦呢？

更可怪的是，蕭君把我在「德伯家的苔絲」的譯序第二段裏的一句話，都解錯了，我不知道蕭君是有意曲解，還是無心之錯。我那一句話的原文是：「近幾年來，國內譯書的人，彷彿都忘了翻譯是得把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文」的了，彷彿覺得由某一國文譯成別一國文，再照原文的次序排列起來，就算是翻譯了。他們說，這可以保存原文的語氣，風格等等，我却說，這種半中半洋不中不洋的四不相兒，比transliteration差不多少，我覺得，這種只用手不用腦的翻譯，沒有什麽意義。」這很明顯，他們雖然那樣說，我却不那樣說，我却只說，那不成東西。難道原文還不清楚嗎？然而請看蕭君怎樣引法：「譯者在自序裏，提及直譯時，雖謂『他們說，可以保存原文的語氣，風格等等』，但是却很輕蔑地把這種保存判爲『沒有什麽意義。』」這是我一面承認他們說的對，一方面却又把他們判爲沒有意義，眞是自己打自己的嘴了。

看以上所說，中文，英文方面，蕭君皆以個人感覺爲主，而個人感覺，又似有問題，那麽蕭君對於「還鄉」全書的感覺，恐怕也有問題了。

最後，我虔誠地盼望，能有一本尊重原作的文字排列運用的直譯本哈代出現，給我們一個眞正的哈代看。

附註：這樣大的一個題目，一篇文章，說不詳盡，所以文中有許多地方，都沒仔細詳敘。不過有幾點要注意，（一）原則都有例外，不能舉一端推翻全體。（二）關于數量的話，沒有絕對的。（三）凡有討論這個問題的，我都極端願意承敎，公開發表或私人面談，均所歡迎。不過涉及題外的話，槪不作答，像蕭君說我是「民族觀念」之類。我這不是德國的 Purist 運動。



再論張譯『還鄉』並答譯者

蕭乾

我想我應該爽快些。以前評的是『還鄉』，不是張君的『譒譯論』，這裏所談的也不便越出題外。

如果更爽快些，我便不應該隱瞞起我對張君態度的過分失望。兩個月前，當我動手評『還鄉』時，我心目中有的是一位誠懇，認眞，對工作抱試驗態度的學者。那時，我曾剴切地警告着自己：譒書是苦活，你莫狡黠地儘吹毛求疵。因此，雖然『還鄉』的譯文在 Taste（趣味）上曾給我極大的反感，我還是硬着頭皮竭力由客觀發見它的優越，並在評文裏充分表揚那些優越。（張君在自己文章裏不是已很得體地將那些優越又引出了嗎！）及至評到譯文的毛病時，唯恐犯了過去批評譒譯逐字逐句校對那種嚴苛，僅提出幾個原則同張君討論；為求具體，才列舉二十五條實例，為的是張君想討論，可就原則說話；想答辯，有二十五條實例擺在那裏。張君如果不以自己的譯文為最終理想，還准許人商榷時，儘可不必這樣枝枝節節，認了錯又嫌評者 Improve 的不好之類；眼前不是有幾個頗值得討論的問題嗎：如同用『凋殘遲暮，白髮龍鍾』一類『合於習慣的文字』譯外國文之得失，或者更有趣的，是用方言譯外國文字的限度。這些都是張君譯文的特色，也許竟還是他獨闢的途徑，具體而彰明，凡是關心譒譯的人沒有不急於想領教的。

然而張君卻躲避這些具體的問題不談。正如在他譯書時把他的讀者都假設成『只能讀中文，不能讀英文』（見前文）的可憐虫，甚而當作白痴，連『山楂』『水仙』『丁香』全註了出來，如今在這篇洋洋答文裡，他又不憚麻煩地用問答體告訴我們譒譯的 ABC 了。筆者佩服他這份誨人不倦的耐性。但及至張君連連可惜起他那本譯文『註釋裏有幾處發現不正確的地方，還有自己攻不出來的幾處』怪我不曾提及，又如一個才進大學的講師，assign 了一大堆洋書名字派我去讀，去降服時，我不禁嘆息了。我曾那麼有意識地力避刁賴油滑和冬烘氣，我理應遇到一位更眞誠清醒些的對手呵！

張君既已發見了自己譯文的不正確處，為什麼不在書後——或答文中——補記出來以免買書人上當呢，難道是為預作埋伏反攻評者的嗎？評者也是個讀者，他第一個先抗議！坊間濫譯原多得很，對於那些為餬口而趕出的劣品，在估價上雖無區別，在人情上終有可諒。張君這本書卻是由國家文化機關費相當『鉅貲』出版的，我們信賴他們選聘的各位即使躲避『專家』這個頭銜，也必都有充分的學識來應付所擔當的工作。縱使『丁香』『水仙』一類『典故』不甚難『攻』，一個評者沒有這種閑心，也沒有這種義務去替張君錦上添花地增加『還鄉』註釋的量數。況評文中所舉的廿五條張君還不屑答理呢！

一 『原理』與『趣味』

談到譒譯，正如這個天地，原則實在沒有什麼新鮮的。五六年前文藝界還有人從事『主義』『思潮』的販賣，且還到處暢銷。近年來如果別的方面依然幼稚，空泛理論的不景

氣確是個向着成熟邁進的好現象。這現象的造因，一面自是因爲談者重複次數已太多，本人也都厭煩，更糟的是，青年已掉過頭去了。對於一些人，這自是傷心事！

那麽，讓我們暫且放下那些文不對題的『原理』吧。Chapman, Murry, 便是 Jupiter 也不能護衛張君把『We were each married to another person』譯成『使君有婦，羅敷有夫』。難道 MacDowall, Abercrombie,etc,etc『各家書文中』會同意張君把哈代小說題目譯成『村夫談歸客，消息動芳心』一類蝴蝶鴛鴦體嗎？

張君在答文中，很鄭重地申明自己的出發點是『文學批評』（多麽神聖一個領域！）而責我評他僅根據『感覺』。這個，當我在『還鄉』譯文後面發見一大串論譒譯書籍的名字時，我就有些不解。這些書名不是隨便在圖Catalog裡都可以查出的嗎？如今才知道那正是張君的憑藉！然而據拙見，一切非理論的『作品』——創作或譒譯——還是把功夫放在作品本身上可靠些。一個把小說寫糟了的人不能用他所根據的『小說法程』作護身符，同樣，我担心正是那一套近於三段論式的抽象理論害了張君。當前張君扯住的是『原理』，然而天知道那個與『還鄉』的譯文有多少關係！一個讀者想認識『還鄉』，除了由那譯文給他的『感覺』（或印象）還憑些什麽呢？

這裡，我發見了問題的核心：張君蔑視『感覺』，然而感覺的憑依是『趣味』（Taste），一個本身無據的援，難於捉摸的怪東西！張君把三段論式似乎弄得很透徹，可惜他忘記了——也許根本不曾想到——攷慮這個很小然而很微妙的問題：趣味。不幸，『還鄉』的譯文最給我反感的（像『影裡情郎』，『當王八』一類妙譯）正是趣味的低劣。Chapman,Murry 那些理論都可以搬家，且還可以用來鎮壓人，這種趣味却是與一個人無從分離的。我們用不着先駁倒那些『大師』的理論再來懷疑張君的譯文！

由這個我想到只要文字訓練充足，『信』和『達』都不是難事，『雅』則比較遼遠深入了。一個譯者儘管會『變』，而且『整個變』，如果文學修養不足，跳不出粗俗的圈子，則恐怕愈變愈糟蹋原作。

二　整個變嗎？

張君對於譒譯的分析我認爲是完全屬於外在形式的。一個文藝作品的譯者，他的使命理應比一個担任 Interpreter 的買辦工作繁複了些。一個市場『洋通譯』可以信口開河地把『華語』譯成美國俚語，因爲那洋人的唯一障碍是『語言』，不是感情或思想。只要買賣成交，一切完事。一個文藝作品的譯者却不能這樣任性。對於張君，譒譯原來只是一種文字『變』的作用。爲求澈底，他還渺茫地主張『整個變』，好像譒譯可以完全不尊重原作，任譯者自由擺弄一般。

張君謂『中國人所不懂的，所感覺不到的，並不是書裡的思想，感情等等，只是文字作障碍。』於是，『要整個變，凡不同的地方都要變。』請問，文字的變會不會影響原作的『感情等等』呢？讀者因爲不幸『只能讀中文，不能讀英文』，把傳達的責任信賴地交托給一個譯者，受託的人應不應該仗着這點文字的『專利權』，濫用他的職責，在變動文字時，把原作的『思想，感情』給替換了呢？如果張君說不會替換，一個『能讀中文又稍讀英文』的我，認爲在張君譒譯的『還鄉』裡，不但哈代變了味，便是『還鄉』裡的人物也走了相！幸好張譯『苔絲』的序文刪掉了，如果張君對自己的試驗還無確實把握，這類『整個變』的理論還是慢些提倡爲妥。

最奇怪，張君既由那麽些洋書裡發見了眞理，且還明白『一種文字和另一種文字之不同也好像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不同是一樣的情形，容貌，體格，年齡，性情，思想，感覺，各部不同，』爲什麽還堅持文字之整個變呢？這裡，我以爲譒譯所去的障碍並不只『文字』，那即是說，原作許多情緒思想甚而人物一樣可以對讀者陌生，然而譒譯的使命是將這

些陌生的介紹過來，文化才得以通暢合流，絕不是用爛熟的把陌生的替換，像張君之用『海枯石爛』，『白髮龍鍾』一類陳腐成語替換原文一樣。

三　心理的距離

緊跟着，自然應該討論張君所倡導的『合於中國文法習慣的文字』了。關於這種文字的效果，張君自然也有充分的搬來根據，即是 Murry 和 Richards，當代英國批評界兩位紅人！我們當然沒話可說。不幸他們的理論自有其一貫的系統，引來不但不能幫張君挺胸，也許還會增多自己的矛盾。

凡是讀過 Richards. 著作的人，特別他那兩本論文藝批評的專書，都會記起沒有再比這個人厭惡成語Hackneyed expression ——也即是合於『習慣』的文字——的了。論及欣賞詩，他首先警戒人排除習慣的反應，Stock response。論及『喻辭』他時刻不忘『意境的新鮮』Freshness of image。張君想這個人會同意把哈代譯得那麽粗俗順口嗎？

一個主張『整個變』的譜譯家，作已不原，我以為不必來談『原作的效果』To reproduce the effect of the original 了。『效果』本身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東西。如果只是『達意』(Sense) 而已，那自然不必說。但我們認為效果在創作和欣賞過程上都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如若用於『還鄉』，便應在故事與味外，使讀者感染些原作的筆致氣魄，和那片荒原上的憂鬱氛圍。在文字運用上，沒有比張君那些『偷香竊玉』『海枯石爛』——合於習慣的文字——再容易損害『原作效果』的了。陳腐的文字如何能在讀者心上喚起鮮明的反應呢？

張君對於『新文字』誤會得似乎近於可笑了。他竟想到 Espranto，幸好沒有扯上『拉丁化字』。這個也正如他不曾懂我前文評文裡的第一句：『文字在詮譯自然和人生的企圖下，運用得特別艱深曲折』，他即刻便恥笑起我的英文程度來了。如果艱深是指文字本身，『晨光陰慘』可比 Black morning 深多了，怎奈它喚不起原作所期待的反應！張君文中謂，一個作家之新『只是思想，感覺，想像，風格，體裁等等，他用的文學還是舊的』。這句話的語病和矛盾想來不必待筆者指出了吧！如果張君對文字之新舊全皮相地以字形及聲音為標準，我們仍是無話可說的。如果文字還可以由『質』裡新，請問張君所指可以『新』的『風格，體裁』又是些什麽？八股，四六句，可以寫得出『新的思想，感覺，想像』來嗎？『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式的對話可以表達得出現代男女的情愫來嗎？自古論風格 Style 的學者莫不尊重文字的排列與運用。連舊皮袋還盛不得新酒，文字之於思想感覺不啻皮膚和血肉，那能輕易分開！一個冬烘秀才出口自然是文縐縐的帶點寒酸味，正如一個青年人想不起在談話裡引經據典一樣。不是他們的字彙不同，更基本的，是他們的『思想，感覺』不同，因而，他們的『文字』也不同了。

便是張君所引的 Richards, 在他的『實驗批評』（註）裏，也曾就文字的排列和運用把文字分成三個階級：最淺顯的是意義產生並支配情感，Feeling, is generated and governed by sense, 這是一般通俗文字的特徵。第二個階段裡，意義便仰賴於情感了，Sense derived from feeling，第三種，也即是他認為最上乘的文字，是意義與情緒皆有賴於全文Sense and feeling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 。我所指的『運用得艱深曲

折』正是這第三種。張君譯文的大部毛病剛好是把哈代第二或第三種詩的文字降成（或者應該說『變』成）第一種淺白順口的 prosaic 文字了。

在那評文的末尾，我曾鄭重地留下一個很小然而很重要的問題，張君只談瑣碎枝節，自然無暇顧及。那便是『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一個最初使我對張君的『變譯』發生深切懷疑的開端。張君認為『效果』Effect 應以英國人的看法來看，『別的理由不提，以中國人的眼光是很危險的。』隨着，張君不提自己把 Nip the bud 這個喻辭譯錯，却只說在英文裡它不新鮮。如果我們瞭然語言的鮮明性在讀者心理上的效果 Sensitivity 是相對的，或許因為也是中國人的原故吧，張君的說法就未必可靠了。“Nip the bud”和 “Black morning 在英文裏儘管用得長了霉生了銹，如果在中國語文裡它還不陳腐時，譯成中文便仍不妨碍其新鮮，正如 Pearl Buck 小說裏的『虎骨酒』(Tiger bone wine) 一類極習見的中文可以在英文讀者心中引起一種嶄新感覺一樣。况地方色彩 Local color 的生命時常正寄存在這些詞句裏。語言文字的力量來自新鮮，而不經久用。這是語言的限制，也正是它的魔力所在。一個譯者應享受這便利，更應保存這種魔力。如果因為 Nip the bud 在英文裏已經陳腐，就不惜改動原文，譯成中文裡也已陳腐了的『風吹雨打』，我實在想不出這個聰明道理！

張君時刻不忘『合於中國文法習慣』的譒譯，指人家的譒譯為變聲音變字形而不變次序，只是『用手不用腦』的譒譯，我不懂『我已經活過了「outlived」我的忠心和意志』這樣的譒譯又用了多少腦！如果為了『耐性人』這個字不順口，而擅自把 Patient man 譯作『老實人』，還自覺有理，我以為倒是頗危險的。習慣，文法，甚而 Chapman, Murry，什麽也不是絕對的。一個譯者最可靠的憑仗還是他自己的譯筆。

四　焦點失踪了

最冤枉的是張君在答文中，有意或無意地竟把我誤認作『直譯』的代言人，好像駁倒了直譯便是駁倒了我。這誤會在我實不可解。因為在那譯文中，我始而說『年來囫圇吞棗的直譯已為國人所厭棄』，繼而又指出張君譯文有『直譯所不可企及的優越』，這兩點不是張君都已引入自己的文章裏了嗎？然而我的工作並不只是替張君鞭打『直譯』啊！我的結論——明顯地擺在那裏，却為張君所疏忽了的——是張君這個譯法祇是『另一個極端』、奴性地尊重原文『排列』的譒譯自不可取，然而隨意竄改替換原文的也不是我們理想的譒譯。文化基金會年來在主持譒譯工作上是很審慎而有系統的：用一筆普通出版家所不辦的公欵，在全集的企圖下，延聘專家譒譯古今名著。我們見到的便已有梁實秋先生的莎翁劇譯，羅念生先生的希臘劇譯了，聽說還有熊式一先生的巴蕾全集。由此我們猜想張君即將動手譒譯哈代其他作品。所以當我在評文煞尾處說『這本譒譯雖有了一切「意譯」應有的優越，却還沒有包含直譯的長處』時，我是一面承認了張君的工作已部分地成了功，一面從旁希望張君新譯（也許是 The Woodlanders 或 Jude The Obscure）的成就更偉大更接近我們的理想些。如果知道張君譒譯之外還有這樣一套宏論，且所希望於評者的只是代他考出那幾條『待攷』時，我想我絕不會多來饒舌的了。

二月二十五日上海

（註）見 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 Ch. III, pp 210—213, On Sense and Feeling

國際諷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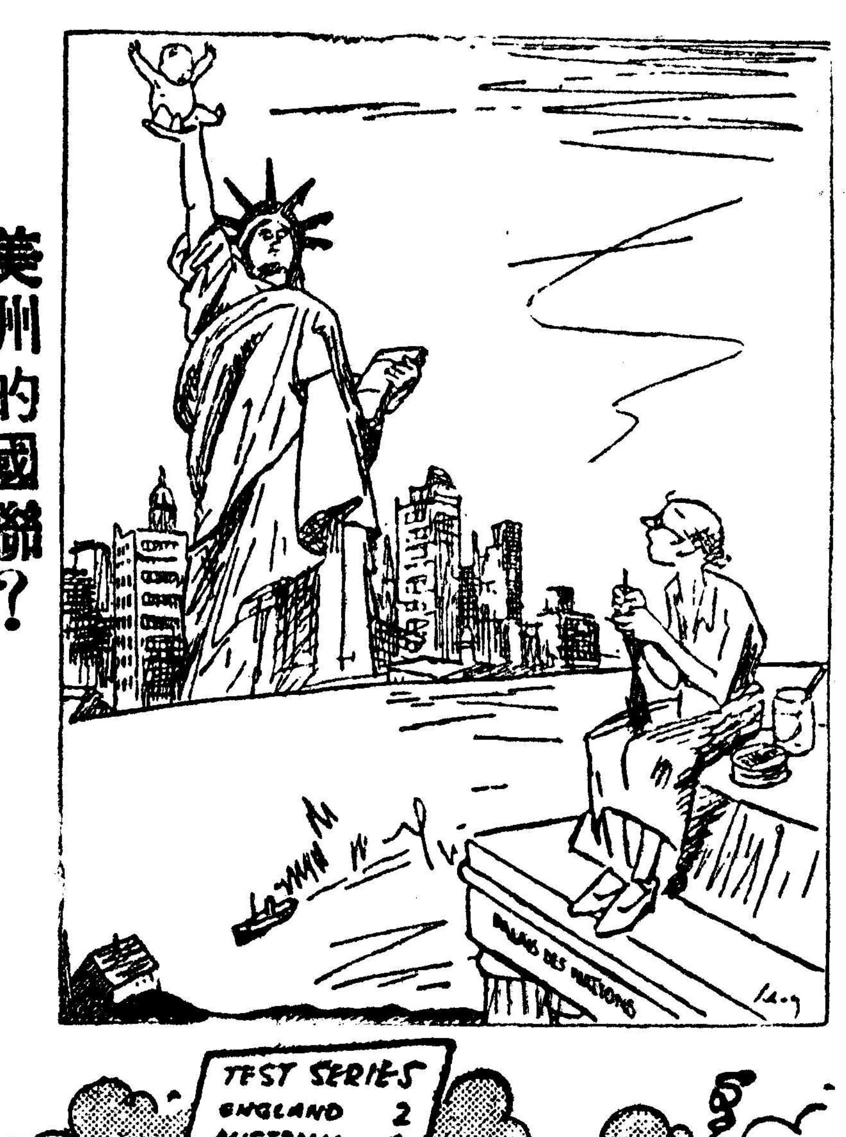
列強擴軍中之危機

戰機四伏的歐局

紐約時報

和平地軸轉變

法總理伯倫說，「艾頓先生，和平的地軸似乎在轉變了。」按義相墨索里尼近曾有各國應以德義爲軸心，趨向和平之言。圖見柏林 Kladderadatsch 報。





美洲的國聯？

美洲的自由神對國聯會說，「美洲的國聯也呱呱降生了。」國聯回答道，「小心點，我降生才十八年，已患了衰老症呢。」見德國僧城 Simplicissimus 報



馬後砲

自蘇俄特洛斯基派失敗後，過激主義的世界革命運動已葬入墳墓，所以德國的反赤主張，不無過時之感。英漫畫家 Low 氏繪。



球迷的英國

英澳比賽棍球，與致甚酣，把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全置之腦後。字林西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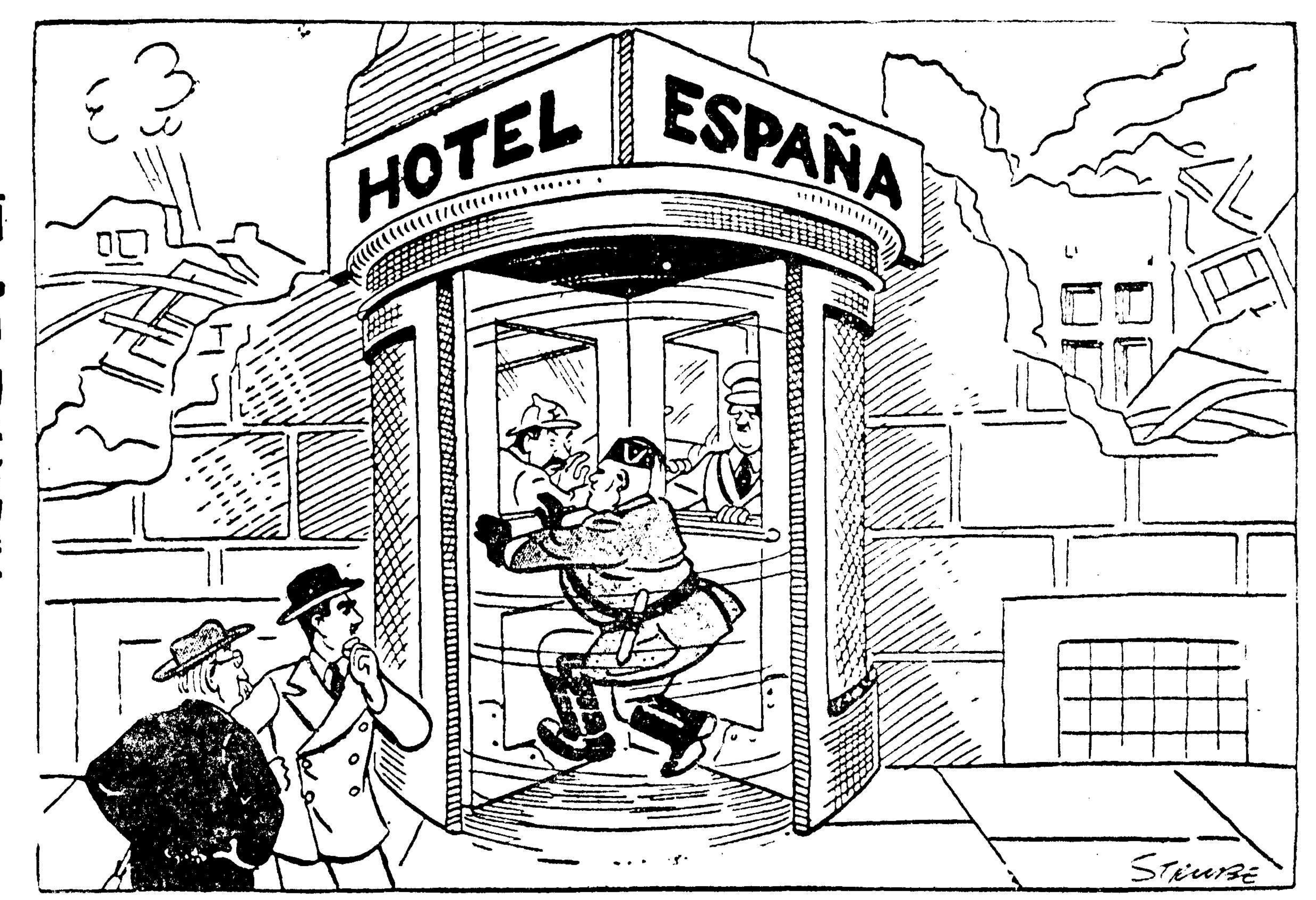
絕妙的報復方法

去年諾貝爾和平獎金的頒給，德當局認爲奇辱。圖中希忒拉與高林及戈培爾等商議，擬頒給一種希忒拉戰爭獎金，以示抵制。圖見巴黎共黨機關「人道報」。

西亂擾攘無絕期

西亂中的走馬燈

英漫畫家 Strube 氏作





德義承認西國軍民政府

佛朗哥的身體，還只進去了一半呢。

原見 Glasgow Evening Times



受創後的國聯

西總理亞柴那向國聯說，「您把我認作個義子吧，我是沒麵包吃的孤兒呀。」國聯指着亞比西尼亞說，「謝謝，不敢領教，這個義子已經幾乎把我的命送掉了。」 Il 420, Florence

修羅場

紐約「現代史料」對西亂的觀察。



提携和親善

英著名漫畫家 Low 氏繪，指高林謁墨索里尼事。



外論介紹

英國的國防預算

大阪每日新聞社論二月二十二日

英政府的國防充實計劃，因爲近日海相賀爾和陸相吉柏在各地的演說，已經很引起世人的注意；而自本月十一日財相張伯倫在下院宣布，今後五年間，將發行以四億鎊爲限度的國防公債，十六日英政府又以白皮書披露國防擴張計劃案的全貌，於是英國充實國防的實幹精神，便有些使世界輿論驚愕起來。

不過是，對於英國政府案若詳細加以檢討，由現在的國際情勢來觀察，他們這次的計劃并不見得就算失於過大。照該計劃案所定，今後五年間，支出經費十五億鎊，從事海陸空三軍的充實。海軍方面新造主力艦五艘，巡洋艦十四艘，航空母艦四艘。陸軍則爲裝備的近代化。空軍則爲飛行場的增設，人員的增加等，這是它的主要點。此外並包含防空設備以及軍需工業的強化。就預算額而論：英國最近三年間的支出，一九三四年度約一億一千五百七十五萬鎊，一九三五年度約一億四千萬鎊，一九三六年度約二億鎊。若將這次的五年計劃平均分成年度，則爲每年支出三億鎊，其總豫算額，較之去年度的增額，固然是很大的激增，但若把它和日本明年度的國防預算比較起來，却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再看德義兩國的國防費，在最近三年間的增加，也都在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之間。所以英國的國防費，比之世界列強，還可說是屬於低率的。

英國的國防充實案，在英國是一個下了決心的計劃。它不但不是不顧及國家財政前途的龐大預算，而是照着現下國際情勢所不獲已的計劃。這徵諸十七日下院討論時，工黨及自由黨的代表雖表明反對政府的財政計劃，但關於國防計劃，則一致不加異議的事實；便可明白。吾人亦承認英國新國防計劃的不可避免性，同時於其所以被迫而出於如此軍備擴張的計劃的半面，又未嘗不可窺知英國傳統的對外政策的失敗了。

國际新語

蘇聯四大將（下）

陰恩

加倫大將是蘇聯遠東前線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極其神秘的人，現年四十八歲，據說他生在一個農人的家裏，但是究竟在什麼地方，却沒有人知道。白俄說他是德國一個犯人，藉着革命做護符，才有今日的地位；但是歐洲的新聞記者，又說他是在滑鐵爐一役出名的卜魯區大將（Marshall Blucher）的直屬後代，究竟誰的話對，那就沒法來判斷了。

據說他和革命發生關係，是在一九一零年的某一次罷工中，但是這個事實究竟確否，現在已經沒法考證。一九一四年，他參加大戰，非常勇敢

英陸相古柏氏，關於四億鎊國防公債辯護的演說裏曾說道：「無論如何樂觀的人，於正在向歐洲迫近的悲劇的前兆，是沒有不能認識的吧。四億的國防公債，便是明示迫在吾人眉睫的危機中的事實。」可是古柏氏所認識的危機，果爲如何的性質，如何釀成的呢？代表英國的新聞，全都對國防計劃表示贊意，大聲疾呼說，這是「英國應支出的和平代價」。在英國以外的國家，凡是自衛上謀國防充實時，便把它看做世界和平的威脅；而英國自身的擴張軍備，則與之相反，說是和平的代價：這類言論，我們是決難容認的。

工黨議員勞倫斯氏，於十七日在下院反對政府案之理由中，曾指摘：「政府的聲明，關於國際聯盟，無隻字提及，並欠缺政策上的何等表現」。這段話，自不能視爲爲反對而反對之言，而加以抹煞。以國聯爲維持和平的機構，英國對外政策的基調，應該如此。關於亞比西尼亞問題，促成對義制裁的時候，所標榜的，便是國聯精神，到了制裁失敗的時候，則歸咎於國聯機構的不完備，因自國的功利的政策，使國聯威信失墜之罪，裝着無所感覺的樣子，不是英國嗎。我們相信：所謂迫在目前的危機，將使不合理的和平機構瀕於瓦解，乃列國必然經歷的道程；而視爲和平殿堂予以建築的國聯機構，所以陷於今日的運命，英國實應負其大半的責任。當十五億鎊國防預算提出之際，財相張伯倫固然說是：「這是以維持世界和平爲目標的，政府已有準備，一到軍備限制可能的國際情勢，便和所有同道的國家，協力進行。」但在英國軍備使用於功利政策之情形下，使軍備限制容易達成的國際情勢，又豈是易於發生的呢？

（紫曦）

英報論日本的資源

Ambitions of Japan

倫敦泰晤士報二月十一日載東京特約通信

近日論者常將日本與德義等感覺不滿的列強相提幷論。日本雖顯然感覺不滿，但日本官方却不敢公然像德義那樣要求殖民地。這可由下列事實說明。日本本部面積爲三八二，三一四平方英里，在四十年內，日本所有及統治的領土，較前增加了五倍。但論到工業資源情形則又不同。關於近代工業的基本原料，日本皆感缺乏。日本的殖民地皆在赤道以北，故未能補這種缺欠。去年日本進口百分之六十爲四種基本原料，棉，礦產，羊毛，煤油。惟日本對外貿易的龐大，証明日本工業並未因爲缺乏工業原料的來源而受阻碍。日本工業家可以在公開市場獲得他們所需的原料，對於存儲外匯以儘付進口原料，並不感到困

，一九一五年受了重傷，遂不得不暫時退出軍隊。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一次革命，他被派到沙馬拉（Samara）去任衛戍司令的政治顧問。他的强健的身體和冷靜，有力的目光，使人知道他決不是池中物，總有一天要遠走高飛，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

一九一八年，杜托夫（Ataman Dootov）想分割西伯利亞，加倫奉命抵抗，結果擊散杜托夫，連哥薩克人的駐地都被燒掉。但是當他追擊杜托夫到西伯利亞大草原時，契吉喀上校（Col, Checick）所率領的捷克人，原爲助俄抵德，忽然變叛，佔據沙馬拉及其他城市，實行反對紅軍。加倫和蘇俄中間的交通，旣被切斷，祇有設法衝出敵人的陣線，所以他帶着一萬二千個部下和他們的家屬，一面打一面前進。可是費了十二天的功夫，祇走了五十英里，逼着他不能不改變本來的計劃，結果祇有扔下他們的家屬和其他累贅的東西，輕裝便旅，改由一條新道前進。終於和紅軍大部會合，獲得最後勝利。消息傳到莫斯

，所以他們對於染指原料的問題，比較不十分迫切。

日本在世界市場購買，固然自由，但在世界市場拋售，則感不便了。日貨較他國貨物價廉，但印度，非洲及南洋皆在歐洲，尤其英國勢力之下，現在逐步實行保護關稅及比額貿易制度，以保護各該地的工業。在世界人口半數所在的亞洲，非洲及南洋各地，日本所推銷的日用品，價廉物美，蘭開夏的商人很難與之競爭。日本有一位工業家說過。「日本現已升爲世界一等國家。這種強迫士人購買高價貨物，以保護本國工業，實是一個可以懷疑的政策。」因爲日本能推銷廉值製造品，所以日本工業家希望染指殖民地市場。以前的日本討論工業發展，現在的日本則討論擴張實力，充實國防。

日本不生產棉花，羊毛及橡皮，日本的煤鐵，儲藏既少，品質又劣。多年以來，日本即在亞洲大陸尋求煤鐵。日本軍人主張在華北實行經濟合作，即因爲該地鐵礦甚佳，而且也是世界儲煤最富的地方。但軍事上所常用的煤油，日本甚感缺乏。日本今日所用之煤油，其數量爲十年前之四倍，而本國生產與消費之比例，由一九二三年之百分之三十四·二，降至一九三四年之百分八·四。是以日本政府強迫各煤油公司，須存儲半年之油量，並從事由煤中提煉煤油。故日本之垂涎婆羅洲煤油，並不足怪。

空言自由貿易對於日本的利益比較殖民地的利益還大，是很容易的，但是日本軍人對於這種見解却甚感不耐，而認爲這只是問題的一部，並漠視了戰爭與和平的教訓。戰爭指示，一個有軍備的國家，不是用領土及人口來測量的，而是用工業設備及生產能力來測量的。工業設備及生產能力實包括能獲得基本工業的原料。但是後來發明了「制裁」的辦法，大戰以前沒有一個國家與世界各國作戰的經驗。大戰以來，則很有可能。一九三二年受制裁威脅時，日本才感覺到如一個在街上遊蕩的失業工人。日本的工業原料的供給要仰日內瓦的鼻息，對外貿易可以衰退，工廠可以停頓，無產工人需要給養撫育，無論一個國家的主張對不對，她的生存不能操在他人掌握。所以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的政策趨向於占領產生豐富原料的地方。日本陸軍的目的要在亞洲大陸尋求棉花，煤，煤油，鋼鐵。日本海軍的目的在鞏固南洋的生命線，並垂涎熱帶的富源。

日本常說他們的使命爲安定東亞，其目的在保持和平，用以掩飾其侵略計劃，但並不能解釋日本的政策的目的。日本的意思，以爲這個新興的國家，崛起太晚，世界已被先進列強分割，所以要求人民及貨物的自由移動。自東京看來，日內瓦業已死亡，上述問題的解決，只有實行一種開明的委任統治制度，使沒有殖民地的國家可以獲得原料來源及商品市場。（季應）

科，眞是出人意料之外。特洛資基特地起草一個頒給勳章的條例，第一個「紅星」的獲得者，就是加倫。後來兩年中，他不斷地在伏爾加河上，西伯利亞，及克里米亞等地作戰，艱難困苦，奮鬥不懈，結果卒獲最後勝利，所以第二個「紅星」，又爲他所得。

後來，日本計劃在遠東成立一個自治的遠東共和國，作爲俄國與滿洲中間的緩衝，因此加倫又被派到遠東來。這次職務，不僅需要軍事上的技術，並且還要有相當外交的手腕。莫斯科當局委派加倫充任這個職務，是再適合也沒有的了。一九二一年，他打敗謝米諾夫(Ataman Semenov)，直到現在，謝米諾夫還住在大連一個日本朋友送給他的別墅裏面。後來，蘇維埃蒙古共和國成立，加倫也是功臣之一。

一九二三年，蘇俄派鮑羅廷(Michael Borodin-Berg-Grusezberg)到中國。他和孫中山先生合作。他從蘇俄運來不少的槍械子彈，還請來了三百個蘇俄軍官，爲首的就是加倫大將（加倫的假名字從這時才有）。加

日本政情

Japanese Cabinet Crisis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 26, 1937

日本政局，自從二月十五日議會重開以後，似又漸趨穩定，是以一般人對於軍部與政黨對立問題，認爲有暫時消弭的希望。首相林銑十郎在貴衆兩院的演說，雖然是陳言腐話，毫無實際，可是藏相結城的演說，報告將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度的龐大預算，減少百分之十，倒是一件驚人的成功。不過，軍部對於政黨，表面上態度雖略有好轉，但實際上仍處處進逼，橫加壓迫，軍部所特爲要挾政黨的武器——解散議會及重行大選，直到現在，還沒完全放棄。至於政黨方面，對於軍人干政，仍繼續其主張，加以反對，如政黨本身能存在一日，即奮鬥一日，決不因軍部之要挾而自甘妥協。

十五日議會中，兩大政黨領袖之對軍部舉動施以抨擊者，頗不乏人，抨擊要點，例如軍人干政，壓迫言論，海陸軍預算龐大，增加稅率，提高生活程度，軍人越軌行動（如二二六事件）等等，皆爲報紙所常見常言者。其中最有力最公允之演說，當推自由主義領袖尾崎。尾崎服務日本政界，歷史悠久，一八九零年十一日第一次議會舉行時，他就參加，所以他在日本政界中，很受一般人的敬仰。尤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他對日本陸軍這種舉動，曾公開表示不滿，更爲日本有識之士所欽佩。所以他這次在議會中所發表的言論，無疑的是引起日本全國人士的注意。

尾崎演說內容，其重要者如對軍人干政，曾力加抨擊。據他的意見，以爲目前日本陸軍中，一定有許多超越常人者在幕後指揮，操縱一切，這種人固然很需要，但是何不脫下軍衣，做一個實際人民的領袖，使日本不致走入歧途。其次，他對日德防共協定，也表示反對。他的意見是：要講究國防，當然不能缺少軍備，但是日本與希忒拉統治下的德國攜手，實屬毫無理由。因爲，日本應該接近的，是中國，是蘇俄，是英國，是美國，而不是德國；如果日本和中俄英美有了很好的友誼關係，那麽那些龐大的海軍，又有什麽用處？日本人喜歡說「危機」，其實「危機」可以在歐洲發生，而決不會在遠東。就是在遠東，也祇限於日本內部的「危機」而，決不會發生於日本以外。日本政府，對於這種「危機」，本有解決的能力，但是所困難者，仍是在於軍部方面。所以日本一切問題的中心，可以說都握在軍人手裏，解鈴繫鈴，也無用他求了。

目前政友民政兩大黨，已互相諒解

倫到廣州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組織黃埔軍官學校。到一九二七年，黃埔造就出來的人材，已經有六千人，拿他們做基本幹部，於是鮑羅廷乃策動北伐運動。長沙武昌，相繼陷落以後，北伐軍的聲勢，已是一發不可遏止。但是，霹靂一聲，清黨運動發生，鮑羅廷和加倫，在中國既然立不住脚，祇得坐着汽車，向蒙古高原逃去。

一九二九年，因爲中東路問題，中俄發生衝突，俄方在遠東前線主持的人物，就是加倫。回到莫斯科以後，因爲謠傳他有奪史太林地位的計畫，很受當局的注意，後來因爲一般輿論都認爲他和遠東的軍隊人民，都很熟悉，所以又被派到西伯利亞，督率遠東紅軍。在現在的局勢下，他在遠東的地位，較前益發重要了。

× × × ×

蘇聯在遠東的危機，最緊張時期，是在一二年前，現在，西方的前線，反而日見緊張。波蘭的國家主義者，天天做着征服蘇俄的夢，希忒拉的新軍隊，又在一步一步向着他們的東方前線進逼。因此蘇聯在她的西方前

難合作，以應付非常局勢的來臨。不過日本軍人的勢力，雖然擴張到如此之大，但是究不敢公然做某一政黨的後台，或自己單獨推出候選人，以與政黨競爭，因爲天皇禁止軍人參加政治的命令，至今猶存，軍人是以擁護天皇爲標榜的，自然不敢自己先來違反，所以目前軍人實際上雖已干政，但是表面上還算保持秘密，不敢明目張胆的幹，但是以後的情形，就很難說，也許在未來大選中，軍人利用同情法西斯的黨人，壟斷一切，而整個統治議會，也未可知。

日本軍人，在現在情形下，還不承認干政，他們一方面「二二六」一類事件諉罪於政黨本身的腐敗，一方面還高唱「憲法政府最適宜於日本」的口號，這在稍有見識的人，當然知道不過是他們口頭上的說說而已，以後的把戲，恐怕是正興未艾。所以一般觀察日本政局的人，眞是毫無把握。今天如此，說不定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又會發生其他事故。所以，今後日本政局，究竟如何變化，政黨與軍部的鬥法，究竟誰勝誰負，或是雙方妥協，這一個謎，祇有待事實來解答了。（蔭恩）

義大利的外交路線

Whither Mussolini?

Current History, Feb. 1937

W.W.Crotch 著

最近的國際大勢，眞是複雜迷離，危機四伏，任何人對之皆難抱樂觀。在歐洲，有整軍經武積極備戰的德國；在亞洲，有野心勃勃力圖侵略的日本；再加上西班牙內戰的發生，時時有擴大成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現時英法美俄諸國，爲應付當前危局起見，漸將結合成一新集團。那麽，有舉足輕重之勢的義大利的外交路線，究竟如何呢？

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皆和她的地理，經濟，及歷史環境互爲表裏，義國自亦不能例外。義大利立國的環境，有兩個特點，就是（一）義國的自然資源極爲貧乏，而人口卻甚稠密；（二）義國的陸地邊境極短，她領土的東南西三方面皆瀕地中海。在這種環境之下，義國自不能不謀向外交發展，結果才產生了帶有侵略性和帝國主義色彩的法西斯政權。

義國向外發展可能的路線有兩條，一是向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一是渡地中海而入非洲。爲達到第二個目標起見，才引起義亞戰事，結果義國不但和國聯決裂，並且同英國也反目了。

地中海是義大利的門戶，卻也是英國的交通主脈。因此英國決不能坐視地中海變爲「義大利湖」，而墨索里尼對於地中海兩出入口（即直布羅多和蘇彝

練上，不得不特別注意，而負責這個責任的，就是那個世界上最年青最有才略的大將之一杜哈契夫斯基。

杜哈契夫斯基生於一八九三年，家裏雖是望族，但是很窮，一九一四年卒業於莫斯科陸軍學校，成績冠儕輩。大戰爆發，他隨軍出發奧地利前線，不幸被德軍所俘，達三年之久。在此期間，他曾逃過四次，都未成功，第五次他越過瑞士邊境，才得和他的軍隊相遇，但是他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不得已，他祇得別尋路徑。這時郤巧和他的老友古立阿哥（Kuliabko）相遇，就被介紹加入共產黨。憑他的能力和才略，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他（才二十五歲）就被派爲紅軍第一軍司令，在伏爾加河上，建立了不少的功績。

墨萊維也夫（Muraviev）及加伯蘭（Rose Kaplan）的變叛，列寧幾乎被害，因此杜哈契夫斯基決意把那個白俄聚集的辛堡斯克（Simbersk）

士）掌握在英人手中，也極感不安。當東非戰事發生後，英國深知，本身軍備陳舊，單獨不能對義作戰，不得不勉強保持中立。在墨索里尼的本意，也不想整個征服亞比西尼亞；只要亞皇對義屈服，並將殖民權及經濟開發權割讓義國，於願已足。却不料戰事結果，亞皇拒絕納降，出亡國外，於是義國不得不駐紮二十五萬大軍在東非鎮壓，並須供給大量給養，而且英義關係，也更不易調和了。

義國既已先後和國聯及英國決裂，而自從法國人民陣線內閣成立後，法義邦交，也日漸疏遠。義國的國際形勢，有日益孤立之勢；於是墨索里尼不得不急圖補救，故和德國攜手，去年七月十一日德奧協定成立，就是德義聯合的第一聲。

但是德義利益的衝突，仍未能根本消除。第一：在西班牙內戰中，德義雖均援助弗朗哥將軍，但兩國均想染指西屬摩洛哥，西屬非洲及巴里利克羣島（Balearic Islands）。第二：德奧協定發訂後德國在奧勢力日益增加，義國大感不安。第三：德國向多瑙河下流和巴爾幹半島的發展也和義國利益發生直接衝突。

法西斯政權在義國，近年本已有動搖之勢。義國人民對墨索里尼憤恨漸深的原因，計有：（一）墨氏想以他的女婿齊亞諾繼承他的地位，做未來的義大利獨裁者，但是齊氏才幹平庸，在國內聲譽甚低。（二）義國財政情形，每況愈劣，而強迫舉募內債過多，尤失民心。（三）工資太低，人民生活困難。而一般國民對於墨索里尼和德國親近的外交政策不滿尤深，他們深恐常此以往，義國和英法感情，益將疏遠，且有被德國所累，捲入國際戰爭的危機。

墨索里尼本人對此，也已有所覺悟。因此去年十月間齊亞諾訪問德國時，力避對德讓步，結果兩國關係，自無何等重要進步；而且對於德日協定，義國也不欲加入。

不久齊亞諾又奉命訪奧，他的目的是想打消德奧協定成立後德國在奧所增加的勢力。其結果有頗收穫，當齊亞諾含笑離開維也納時，希忒拉方面自然頗不愉快。

墨索里尼對於匈牙利，也力謀勾結。去冬墨氏在米蘭城演說，曾宣布義人願爲匈國後盾，以撕毀巴黎和會所加於匈國的不平等條約。這話自然大得匈牙利的歡心，可是同時却引起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兩國的不快。因此墨索里尼對於匈國條約問題，也有所顧忌，不敢採取任何激烈手段了。

要之，目前德義兩國，表面雖然親近，實則衝突仍多。在維也納，在多瑙河，在西班牙，在巴爾幹，德義的利害皆相衝突。因此墨索里尼在外交上，仍未脫孤立形勢，這就是促成最近英義訂

收復過來，他在開拔之前，特地打了一個電報去莫斯科說：「准於十二日克復辛堡斯克」。經過一番苦戰，居然在十二日午夜將該地奪過來，於是他又打個電報去莫斯科說：「辛堡斯克已克復，使命完成」。其後又至西伯利亞率領紅軍第五軍，和丹尼金（Gen, Denikin）及考爾却喀作戰，都獲得勝利。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三日，佔領烏拉爾山，進至却里阿賓斯克（Cheliabizsk），及伊爾庫斯克(Irku tsk)。叛將考爾却喀，在伊爾庫斯克被捕，斃於獄中。

一九二零年五月，已故波蘭獨裁者比爾蘇斯基，要想恢復波蘭昔日的光榮和土地，特出兵五萬，進窺烏克蘭，佔領首都基輔。前線紅軍，幾頻於危。 那時杜哈契夫斯基的名聲，已經全國皆知，因此他特領了十萬人，向瓦沙及歐洲進發。 這樣一來，却引起了全歐洲的震動，英法及捷克的工人，都拒絕賣軍火給波蘭，但是

立地中海君子協定的要因。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就是（一）德義的聯合，基礎極不鞏固；（二）只要經過審慎的談判和勸誘，義大利仍可與英法合作，重返國聯。（丹楓）

法國新長城

Vaster Barriers to Guard Frontiers

譯二月七日「紐約時報」載巴黎特訊

法政府的國防計劃業經通過下院，其中計劃之一是把梅哲諾防線the Maginot Line 擴充到與瑞士和比利時分界的沿邊。法國參謀部久經開始興築的這道防線，現在已橫亘萊因和穆塞爾Moselle兩河的流域。這條防線延長的結果，可以抵禦經由比瑞兩國國境的外來侵略，使得法國的國防線由南境朱拉山Jura起，到英吉利海峽上的鄧苟克 Dunkirk 止，有鐵壁一般的鞏固。

法國參謀部的建築計劃，在實施上有許多的困難。例如法比邊界，自有史以來，便是最難防禦的地點。但是法方毫不自餒。她惟一的希望是興築一道極鞏固的防線，使得德國望而却步，或是竟然遇着敵方攻擊的時候，也可以操必勝之券。

在與義大利接壤的方面，防禦工事的興築却是時作時輟。因爲那裏是山地，所以連續的防線是不需要的，而且法國也不防那方面會有侵略。

梅哲諾防線的計劃業經引起歐洲軍事家的注意，據傳現在德俄兩國也將進行建築這種工事。據最近的消息，波蘭在法國的指導下，將要使用法國的借鏡沿波德邊境，也建築一道梅哲諾式的防線。

當歐戰時代，凡爾登炮台曾經抵禦過敵人非常強大的進攻，所以法方對於防禦性的建築工事，認爲極有價值。歐戰結束後，曾任法國衆議員和陸長的梅哲諾氏Andre Maginot便在議會中提出了這個國防計劃，因此這道防線便被稱做梅哲諾防線了。

德當局雖有心把整個的國疆武裝起來，但是它所需的經費太多，每英里需要美金二百萬元，所以只能從小規模着手。最初的工事，係沿德邊開始，而其間被視爲最險要的是沿穆塞爾河與橫斷勞特爾河 Lauter 的地帶。

上述兩地段的工事，大體業經完成。他們所設備的武裝有大砲，高射砲，機關槍和步槍等等，在此線內，可稱沒一寸地沒有砲火的掩護。在特別險要的地點，防禦工事異常鞏固，有時把整個的山做成一座砲台，裏面設備俱全，有儲藏糧食的倉庫，有防禦毒氣的通風器，有子彈庫，廚室，電話，發電機，電

法國政府却派魏根大將 (Gen. Weygand)去帮助比爾蘇斯基。杜哈契夫斯基的兵距離華沙祇有二十五英里，却不幸被魏根擊敗，祇得退回俄境。後來迭平國內變叛，頗建功績。

一九二四年，被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後特洛資基與史太林不和，因他與特氏接近，被充軍到土耳其斯坦去任一個小職事。一九三零年，重被召回，任列寧格勒共產黨委員會委員及西軍事區主任，現在，他是人民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

去年初，法俄軍事互助協定成立，代表蘇俄到巴黎去簽字的，就是杜哈契夫斯基，並且他還附帶向法國定購了十萬萬法郎的軍火，所以那時法國報紙上對於他的銳敏及勇敢，表示十二分的讚揚。

× × × ×

燈以及暖氣的裝置。

在這兩區工事完成之後，法方又討論擴充防線的計劃，他們更注意到萊因方面。因爲萊因河是天然的防線，無須建築聯續不斷的防禦工事，所以他們只在萊因上下游，各築一要塞。他們第一要掩護的是橋梁，尤其是紐夫伯里沙赫， Neuf Brisach 和馬克霍爾斯哈姆 Marckholsheim 敵軍最易渡過的兩處，這方面的工事也大體完成了，而且時在修葺增強中。

薩爾區最後歸德，法方也早經料及，所以他們把這個缺口也堵了起來。現時工事仍在進行中，防禦設備實際已經完成。

梅哲諾防線北方的終點現已接近比國東南境的隆固榮 Longuyon。據軍事專家的意見，那不是一個良好的終點，因爲敵軍很易從缺口抄到後方去，尤其因爲隆固榮之西便是蒙美狄口 the Montmedy Gap。該處有費里河 Vire 和同河 Ton，由彼處極易侵入法境。法方現在準備把那裏強固的封鎖起來。此項工事在一年前已經開始，一年後完工。

另一個更爲嚴重的缺口，便是繆塞河 Meuse，法國國境至此，向北突出，其尖端爲吉佛 Givet，下方爲米齊勒 Mezieres。據一九一四年的經驗，德軍或有進攻吉佛之虞，所以在那方面不得不興築強固的砲壘。

再向西去，國防問題似乎愈不能解決了。那裏是重要的工業區，法國一向是無法予以適當的防衛的。歐斯口 The Oise Gap 天然的防線是在繆塞河岸，已經越入比境。自從比國宣布中立政策，她的援助是不可靠的了。現時毛包區和凡倫辛 Maubeuge and Valenciennes 俱築有相當鞏固的防線，現在據說，在稍南將要築成第二道防線。

更西便是黎爾 Lille 的大工業城市了，那是法國紡織業的中心點。在歐戰時，法軍認爲黎爾是無法防守的，所以把那裏的駐軍完全撤回。再過去便是自亞門梯爾 Armantieres 到鄧苟克一段的法比邊界。要防守這地段，雖然必須據守比境的高原，但是在鄧苟克附近，使用水淹的戰略，也有可能，這計畫現正在研究中。

法國對於法比邊境，縱然不能把它做成鐵壁銅墻，但是至少可以把它做成不像一九一四年那麼易於攻入，在一年內，大半的工程便可完工。現在法方對於巴里口 The Basle Gap 和瑞士沿邊，也正予以注意。

按照一八一五年所訂的條約，在巴里城七英里半的周圍以內，不得設置武裝。現在法國既有意把梅哲諾防線延長向南，那末法國和瑞士大概將要有所交涉。倘使瑞士允可法國在中立地帶設防的話，那末法國從朱拉阿爾卑斯山直到鄧苟克將有一條新長城出現。不過其間實力的厚薄不一。在比國沿邊，法國或將用「移動的砲壘」和興築第二道防線的方法，去抵禦敵人的侵入吧。

（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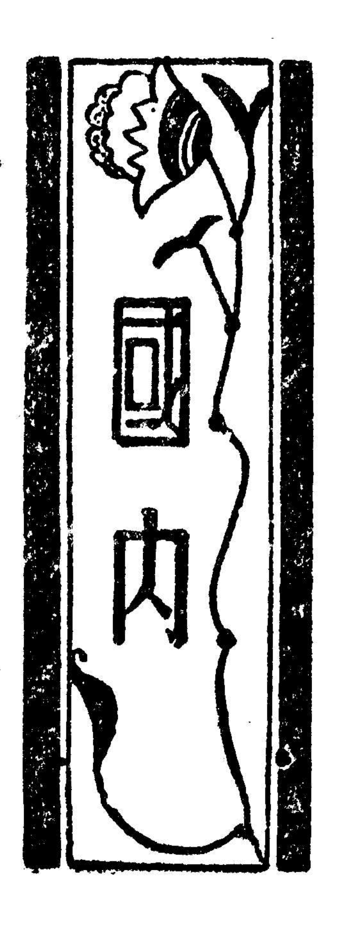


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三月三日起至二十六年三月九日止

西北問題，經中委張冲連日在陝磋商，傳已告一段落，一般觀察此事不至再有波折。目下尙待續商者，大約在軍隊之如何改編等若干枝節問題。東北軍業已開始向豫皖邊境調動，于學忠之綏靖主任將設蚌埠，何柱國則繼劉鎮華任皖主席，均已內定，不久即可發表。此外外長張羣辭職，中央任王寵惠繼任，王氏業已就職，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亦已由徐永昌繼任，三中全會後中樞之小更動，至此已告一段落；各省政府方面傳亦將有更迭，然亦難証實。本週來比較最值得注意者，厥爲中日外交空氣之轉變，日本議會開幕後，對華外交，亦爲重要論題之一，新外相佐藤尙武就職後，於八日發表非正式談話，同日在貴族院亦有演說，對外交方針有明快表示，此與我新外長王寵惠氏之就職談話，恰成一對照，讀者可於此兩篇演辭中探得中日問題之新途徑也。

國外方面：日本議會之最重要工作之預算案，已經衆議院無修改通過。貴族院方面當可不成問題，從此林銑十郎內閣益可保証其暫時之穩定，而議會解散之危機，亦全可避免矣。法國之新金融政策，引起國際間之重大注視，此爲佛朗貶值後之又一度改革，大約法國現金，仍未能因外流而感覺空虛；事實上恐非向美借欵難度財政之難關也。



國內

西北問題商有進步

自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後，一般均注意西北問題之能否因此得一根本解決，而其重心則全繫於共黨之能否接受該案所提示之各點。據聞此事最近業已告一段落，蘇維埃不久可取銷，其軍隊亦將由中央改編。現其重要組織已由膚施北移至延安矣。大公報三日西安通信，對此有詳細之叙述，可以見其輪廓，原文如下：西北問題和平解決後，各方面對大局似已有較新之認識。三中全會閉幕，一般觀感均佳，認爲今後各方面能以坦白態度相處，消除內在磨擦，大局當更日趨平坦途徑。自顧主任祝同進駐西安，委員長行營成立以還，月餘之光陰，顧氏均致力於陝甘軍事政治機構之調整，已日有顯明之成績。顧氏與各方面接洽，均一本和平之態度，遵照中央意旨，謀事態之妥協。各方面對顧氏深切體識西北前途，處事誠懇謙虛，亦莫不表示欽佩，雙方諒解狀況下，一切問題，當更能順利謀得解決辦法。記者留陝將及一月，每與各方面晤談，均以共黨問題爲談話中心。一般想像，假如中國共產黨眞能照其向三中全會所表示者做去，取消蘇維埃及紅軍，放棄武裝暴動和土地政策，在統一民族戰線下來工作，謀中華民族之復興，從此實現中華民國眞正和平統一，滅去國內消耗之力量，再過若干年，突飛猛進之新中國，當可呈另一番新氣象。同時亦有人懷疑共產黨是否眞能按着其所表示者實行，是否另含有其他陰謀。另有一般人

在陝變期間之共產黨，確已表示出他們的眞誠態度，在和平將近絕望之時，而共產黨是一貫的主張和平到底；本來共產黨可以利用機會找些便宜，但是他們並不利用，因爲他們覺得在這種時候，如果中國內部再有大規模的內戰，那簡直是自促滅亡。歸結起來，一般對共黨問題，認爲共產黨切實的改變過去政策，中央當然不能把他們放逐在救國家救民族的圈外。現在一切思想言論行動，全應當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中央所期待者爲眞正爲國家民族奮鬥者精誠團結起來，爲國家民族前途來努力。此外西北尙有一較大問題，則爲青年思想問題。大部青年，因激於愛國熱情，思想比較激烈，其思想行動，有時比共產黨還左，足証他們並不是受共產黨所領導。他們在行營未進駐西安之前，多相率離西安他去，他們大半集中於渭北，他們是跳出了救國圈外，他們的苦悶比任何青年都苦悶，有識者已感覺到這是將來陝西最大的問題。此次楊主席虎城在三原，曾經和他們談話，勸他們把頭腦冷靜下來，仍然回到救國戰線下來爲國家民族前途而努力。軍隊之整理，楊部在三原等地，已大致改編就緒，東北軍亦商定全部東調，並於三月二日開拔，預計在四月上旬全部開竣。此次東北軍將領南下聽訓，已有良好影響，何柱國赴京杭，張學良更有親筆函致各東北將領，期大家和衷共濟，仍本從來維護大局擁護領袖之宗旨；將來東北軍調防後，加以訓練與休養，當不難成爲勁旅。甘省環境複雜，今後尤待執政者善以處之，而目前恢復軍事政治機構，尤爲急務，此最足令人注視者。

中日外交陣容一新

中日兩新外交當局人選同日發作，而又於同日發佈重要之談話，此偶合之事實，適令人比照而得一明確之認識。此外我國許大使已告假回國，而日本川越大使亦將於短期內奉召回日，此亦可見中日問題將有轉變，惟詳細之輪廓，此時尙難預卜也。日本經濟使節兒玉等一行，不日即可來華，出席在滬召開之中日貿易協會首屆大會。我當局及財政實業界要人均將予以招待，或可因在野方面之吸引，而覓得中日問題之新途徑也。

王外長就職後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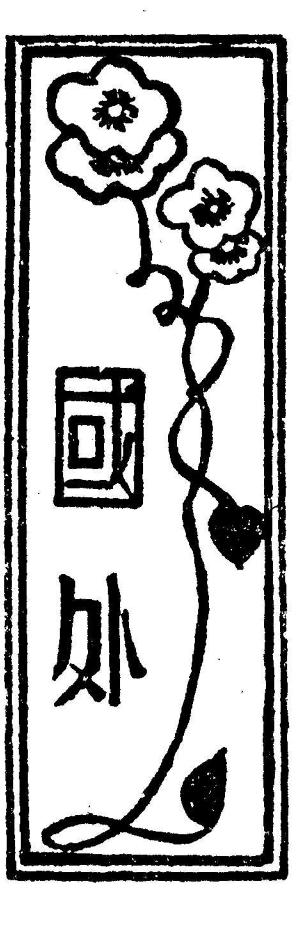
新任外交部長王寵惠八日晨出席中央紀念週，即返官邸，至十時十五分由次長徐謨，陳介至官邸迎接到部視事。王氏至部長辦公室，略事休憩，十時二十五分即於大禮堂召集全體部員舉行紀念週，領導行禮如儀後，並向全體部員訓話云：諸位同仁，張前部長堅決辭職，政府體念其辛劬，已允其請，並決定由本人繼任。張前部長年餘以來，在種種困難情況之下，異常努力，不負中央及國民之期望，本人深爲欽佩。張前部長現雖已離開本部，所幸尙在南京，對於本部，今後當仍能本其愛護之初衷，繼續從旁贊助也。吾人爲國家服務，宜乎協力同心，英語所謂 Ship of state 之意義，即在於此。蓋國猶舟也，舟之使命，在於乘風破浪，以達預定之目的地；然舟之本身不能行動，故欲完成此種使命，則須具備兩種條件。即第一須有正確之進行方向，第二須操舟之人各盡職守，同心協力，有正確之方向，始可不入歧途，免致危險；有衆人之努力，始得進行迅速，以終達目的地，國家政治，亦復如此。故吾人在政府服務，亦須本乎中央所定之方針，並須同心同力，排除一切艱難，以完成國家之最高目的。本人此次出掌外交，即本斯旨，務與同人在政府既定方針之下，以過去努力之精神，益加光大，不推諉，不敷衍，不畏難，和衷共濟，勇往邁進，以期完成吾人之使命焉。又王氏對報界談話云：近世國際關係之密切，遠非昔比，捨國際合作，無以謀各國之繁榮，確保世界之和平，而促進國際合作，尤當注意國民間之情感。凡足以阻礙雙方之好感者，應先努力解除，或防止之。蓋國民與國民間，必由誠摯之情感，始可產生合作之願望；由合作之願望，產生合作之事實。國際合作，必經如此階段，乃克底於成功。我國對外政策，業經中央及蔣院長屢次闡

明，國家之領土與主權，必須保其完整，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爲基礎。在此原則下，循和平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凡政治的協調，經濟的合作，必本兩利之原則，以求相互關係之日趨於密切，此爲國際交涉最合理之原則，亦即我政府確定之對外方針。本人此次奉命出掌外交，深感責任重大，自當一秉斯旨，依國際正義，循外交常軌，努力進行，庶政府既定之政策。得以實現。而中外關係，亦可賴國際合作獲得互利之發展。

日外相佐藤之演講

中央社東京八日電：今晨貴族院開會時，議員大河內子爵提出關於外交問題之質問，由外相佐藤致答，歷時三十五分，此爲外相就任以來關於外交政策之初次正式宣言，各方面均予重視。佐藤雖對內政缺乏充分經驗，但因受長期現身於國際舞台上活動之磨鍊，故其思想與態度頗留良好印象，由於詞畢時受全場之熱烈鼓掌歡迎，可見一斑。佐藤之答詞謂：一個國家之外交，應有其連續性，但事態常有變動，故前閣所採行之方策，有充分加以檢討之必要，自不待言。一切與現局不適宜者，應設法予以改變，此爲最重要之點。佐藤繼謂：在外交上不應忘却對方，此語表面雖屬普通，但實際上甚有意義。又謂：當國內輿情極端激動，我國內受強烈意見所支配時，此種忘却對方之缺點，可以發生，即一般以爲勿論我儕要求者爲何事，出於何種方式，達到何種程度，苟能以強硬態度提出之，必可如願以償；但對方亦有其輿論，常有不能接受我儕之要求者，此點爲一般所完全忽略，職是之故，外交上暫時之停滯，乃不可避免者也。此語頗有嚴厲警告之作用。關於日英之外交，佐藤謂，據本人所知，滿洲事件發生後，英國以爲日本之行動，僅限於長城之北，但厥後日本越過長城，而侵入華北，進行種種活動時，英國因而極感憂慮，恐日本行爲如不加以注意，可能侵害英國在華北華中甚至華南之權益。至於華北問題，日本態度，已由首相明白闡明，本人深信倘吾儕尊重對方利益，而求在華和平之發展，對他人不加以敵視，則吾儕自可獲得其他各國之諒解，此爲眞正保障日本利益之方法也。佐藤此言，爲以前由焦土外交以至協和外交時代各外相所不敢言。佐藤旋論及對華外交謂，中日談判，已陷僵局，乃不可否認之事實；但余對談判已失敗之說，不能毫無懷疑而予以贊同。目前情形，只可視爲引起最大困難之不幸的一霎時間，但應採取何種方策以打開僵局，誠極大之問題。尤以滿洲事件發生後，許多困難事件之糾紛，已達極點，苟余能不諱言，目前中日問題，只有吾儕改變方法，另從新起點着手，方可解決。完全獨立國家間之交涉，應以平等地位爲根據，此乃國際關係通常途徑，而無可驚異者也。惟此自然之原則，常被遺忘，在某種事件上，尤其是國民與國民間之關係，吾儕常遲疑採取對等地位，而以優越地位自居；此種優越觀念在國際關係上常引起極大障碍。佐藤提出抽象的根本原則，以警告國人後，則進入具體之論題，而發問曰，在中日談判以及兩國人民間之事件，吾人至今曾以平等地位，予以進行乎？此項問題全留待諸君自行裁答。但余以爲過去一切應付諸東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此並非對中國之要求特別讓步，亦非予以特殊之應付，中國常責日本不給予平等關係，而要求一切談判應以平等地位爲根據等等，苟中國對此點不予滿意，余相信中日談判順利進行上，將常有障碍之存在。關於此層，余以爲對等或不對等觀念，應予放棄，或代以促膝談心之態度，充分考慮中國之要求，以及與中國有密切關係之權利；同時與日本有密切關係之利益，亦應誠摯予以解釋，吾人願在不犧牲與日有密切關係之利益，以及恢復以平等地位爲根據的談判之範圍內，保特協調之精神；雖不知中國對此如何反應，但彼邦苟有決心，日本毫無疑問，必予以各種便利，甚至改變已往談判之內容云云。佐藤上述關于對華外交之宣言，自幣原以後，實際上即未曾聞及，而在目前情況下，頗似空谷足音，雖於實施時，佐藤能否依照如此根本之信念，應付具體問題，而克服日本國內之困難，仍屬疑問，但僅就佐藤對華基本途徑而論，已確較廣田與有田爲進步。聞陸軍方面深恐佐藤之演說，或將使中國採取強硬態度，而對中國可能之反響，表示深切關懷云。又佐藤於赴伊勢神宮參拜時，曾有新聞記者多人隨行，故今晨此間各報，均刊載長篇消息，敘述關於日外務省今後所擬循行之方針。一般認此爲外相佐藤對記者在車上之非正式談話。茲摘錄其要點如下：據新外交當局之意見

，中日問題之根本解決，乃日本將來外交之樞紐，對華關係調整之成敗，不僅可予日本與蘇聯關係以嚴重之影響，且對英美亦有關係。至於所謂太平洋問題與軍縮問題，均與對華問題不可分離，倘中日關係可能予以調整，則日本與其他列強之摩擦，自可大爲減少，同時日本之信譽亦可提高也。關於前閣所採行之陸，海，外三相會議，當予繼續舉行，俾研討對華之基本政策，此項會議，每星期至少舉行一次，外相佐藤將盡量與陸相杉山元及海相米內光政交換關於對英美與中國以及日德反共協定之推進，暨軍縮商務等問題之意見。此外並擬時常召集陸，海，外三省事務負責人會議，以外相爲中心，俾草定具體計劃。目前中國新任外交部長業已就職，予日本良好機會，改變其對華外交，職是之故，擬訓令駐華大使川越回國，俾與陸海外三相，共同檢討對華政策。至於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所述及之取銷領事裁判權與不平等條約等問題，日本鑑於過去之經驗，當以同情之態度應付之，但須以中國立法之完備爲前提云。記者詢及上項消息時外務省發言人答稱，是否爲外相所發表，渠不能證實，但據其所知，當外相作週末旅行時，確曾有記者多人隨行云。



日衆院通過豫算案

日議會開幕已月餘，中間經三度停會，復會後其最主要議題即爲總預豫案，衆院豫算總會，審議兼旬，於八日提出衆院大會，當將原案通過。至此衆院工作已告一段落，預料在貴族院亦必可順利通過。惟其他法案之待商决者，尚有七十餘件之多，而議會會期僅餘二十日，勢非略經延長不可。

衆院討論時之詳情

同盟社東京八日電：衆議院大會於午後一時開會，因今日爲十二年度預算案正式提交之期，故議場毫無空席，傍聽席則幾無立錐餘地。閣員席方面，林首相以次諸閣員均齊到，頗現緊張氣色。一時十五分，由議長富田宣稱開會，當即開始議事，首由政府提交左列兩案：（一）昭和十二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案，及昭和十二年度各項特別會計歲入歲出預算案。（二）預算以外應歸國庫負担須訂立契約之件。議長指令委員長小山報告預算委員會之經過與結果云：「在預算總會最後之討論時，社會大衆黨之龜井貫一郎與東方會之由谷義沼，主張退還豫算；但結局以政友，民政，昭和三黨共同之附帶决議，而承認總豫算案矣。」全場掌聲大起，報告完畢，當即開始討論。首由主張退還豫算之片山哲氏（社大）登台，述及左列各項：「一，以軍費增大爲不得已而承認之件。二，對於狹義國防，不顧安定國民生活之件。（三）此項預算，係發源於金融資本之制覇之件。」因有上述三項情形，故主張退還預算。並臚列論據，詳細檢討，認爲結城財政之本質，乃金融資本之產業制覇，如修改日銀協例，即其明證，除打破營利產業以外，實無安定國民生活之途，由上項見地，故主張另編本届豫算云云。其次由民政黨之勝正憲氏登台，表示贊成，略謂：「本届豫算，係對於馬場財政之遺產，加以若干修改而成，關於國策，無足觀者，實令人不能滿足。惟鑒於現今內外之情勢，不得已而贊成本案者也。茲將左列各項警告於此：一，實行此項豫算，則有急招物價昂貴而破壞民生安定之虞。二，國民負担爲之驟增，故對於國民生活，務須不使之發生急激衝動，實爲最要。三，鉅額軍費之消化，及以之備辦原料，應努力避免惡劣影響。」一次由谷義沼氏（東方會）起稱：林內閣將廣義國防備極曲解，竟壓至急角度之狹義國防矣。夫國防之要諦，當在軍備與國民之綜合擴大，而林內閣之政策，對於此處並未顧及。」復謂「對於修正預算，根本不能贊成，至於物價之調節等件，主張應依東方會之再建國家經濟說。又謂地方交付金不足三千萬元，殊屬不合，最後痛詆政治交易之惡弊，認爲係議會政治之勁敵，非軍部諸君所採取之陋劣政治手段即是也」云。大口喜六氏登台，朗讀附帶决議後，敷衍其趣旨，表示贊成論調。其次由民政黨之中村三之丞氏述及贊成之意見，謂不應陶醉於各人之理論，作不負責任之言行，以反對預算等語。豐田收氏（昭和）請政府注意因國防費之增大，切勿惹起跛行景氣後，亦表示贊成。椎尾匡弁氏列舉政府之政綱五項，以上謂缺乏實現之意意，吾人雖贊成本届豫算，但未必信任政府，故仍望政府注意今後之措置。野中徹也（國同）朗讀國民同盟之希望條件後，亦表贊成。至此討論完畢，舉行表决，贊成者起立，除社大及東方會以外，全體議員起立，一致贊成，於是總計二十八億一千餘萬元之大預算案，以大多數可决矣。

日內閣今後之工作

同盟社東京電，昭和十二年度預算已通過衆議院，送交貴族院，是以林內閣能於本屆議會排難而過，已爲確定之情形。林首相在官邸對於今後政府之方針，談話如左：（一）文相問題。專任文相欲迅速物色，幾經考慮，但尙未覓得適當人選，是否應由學界或任何方面物色，並未加以限制。擬設法求得適合於現內閣之人物，最近當可決定也。（二）鐵相，拓相之專任問題。鐵道拓務兩相之專任，與改革行政機構問題，不無關聯，是否再行辦理，現尙未定。（三）行政機構改革問題。改革行政機構，擬與幹部人員商議後決計實行，究竟辦理此事可否即就現在之調查局行使，或應否擴充調查局之機能，至於所謂總務廳有無必要，目下均在研究之中。前內閣之總務廳方案，亦係力主掌理人事及預算等件者，但造成過於強力之局勢，亦不無弊竇，故須愼重考慮。至於經濟參謀本部之組織，雖有必要，而應否作爲幹部之一部門，或另設大規模之機關，何者爲優，均在考慮中。（四）對政黨工作。余於組閣當時，政黨與軍部之對立狀態，相當尖銳化，即銓衡閣僚，亦非以脫離黨籍爲條件不可。但最近雙方已至互相反省之地步，故雙方之關係，似已緩和若干程度。余認爲偏屬不偏於黨利黨略之政黨，固無妨碍；但如英國之二大政黨互相掌握政權，此種政黨政治，余則未認爲必要；蓋無須將外國式之政治立即適用於日本，因日本自有其獨特之政治也。（五）臨時議會。本屆議會無暇將現內閣獨特之政策促其實現，故或許召集臨時議會，亦未可知；現正使各省大臣研究適當之方案，但下屆議會提早舉行，故能否準備妥當，尙未便預揣。（六）政策問題。設立與國防計劃相呼應之產業計畫，實爲急切之問題。即爲物價對策與安定國民生活上更有得到徹底政策之必要，下級官吏之增俸等情，亦爲應行考慮之問題。但因有財政上之關係，故須聽取藏相之意見，以便研究者也云云。

法發表新金融政策

中央社巴黎五日哈瓦斯電：國務會議頃于本日晨間討論金融問題，當即發表公報稱：法國金融政策，仍以英法美三國前于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之貨幣協定爲基礎，因而對于匯兌事項不擬加以統制，但當要求法蘭西銀行准許民間自由輸入黃金，並在國內自由買賣金貨。法蘭西銀行則自本月八日起，按照每日市價收買黃金。國務會議並任命法蘭西銀行總裁賴比利，前副總裁李斯特教授，東方匯理銀行總理鮑多恩，財政部平準基金處副處長魯埃夫，組織委員會，管理匯兌平準基金，以維護法郎現行價格，並監察內國公債市場。至在財政方面，國務會議當訓令各主管機關，不得在經常預算之外，要求追加經費：並決定將一九三七年度預算案內所載經費，減少六十萬萬法郎，同時規定本屆財政年度內除國防公債而外，不得發行其他債欵。其關于財政部分者略謂：政府已決定將一九三七年度預算案所載經費減少六十萬萬法郎，並在鐵路會計項下節省一部分經費，俾國庫自本年一月一日以來所已支出各項經費共八十萬萬法郎而外，其他各項費用，不致超過國民擔負能力。此項費用約半數乃用作擴充軍備之臨時費，政府決定發行國防公債以籌措之。此項國防公債當予以相當担保，並聽任人民依法郎美金英鎊現行比價，而於三種貨幣之中任擇其一認購之，要在全國人民均當量力購買，庶公民義務無從加以規避。此外國庫所需欵項，則當以短期庫券濟之當非難事。凡此種種，屬于整個方案，所以穩定國家財政，吾人試就一月份國庫收入暨物價指數觀之，（按此項指數，經濟顯有復興之象），足見本屆預算案虧短之數，不致增加，且當在本年度逐漸減少。政府並當避去一切額外支出，俾預算眞正的平衡得以成立，政府對于小額俸給除在必要範圍之內，得予以提高外，不擬要求國會撥付特別經費，對于物價亦當予以穩定，凡有非法抬高者，自當加以制止云。

里昂伯倫說明眞相

法國務總理里昂伯倫，六日晚發表無線電廣播演講，說明政府所採金融措置之意義，並籲請全國人民踴躍輸將，以認購國防公債。茲摘錄演詞大要如下：里氏首稱，法國及外國人士，形容法國財政狀況雖過于黯淡，然此層實有加以認眞法意之注要，今若採取治標之法，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則流弊甚多，是必正本清源，爲一勞永逸之計而後可，此次政府所採取之金融措置，其目的即在於此。抑法國財政困難，其主要原因，不出二端：一則由于經濟恐慌也，二則由于國際局勢之緊張也。政府所擬議之辦法，要在以有效手段，解除此兩種困難，使經濟狀況，日見改善，庶幾財政有昭蘇之望。夫法國經濟復興，已見端倪，而財政復興，獨爲濡緩，此原不足爲怪；論者不察，乃以爲法國財政狀況，已瀕危殆，深慮政府採取過激性質

之措置，如再度貶低幣值或管理外匯之類，其且對於國庫能否應付所負債務，亦表示懷疑；人民對於政府財政，既缺乏信心，結果所屆，資金之外流，而外匯投機，亦復成爲風氣。由此可見財政困難，直接足以影響貨幣之穩定，此政府爲治本之計所由，必就財政狀況，與貨幣狀況，兼籌並顧也。就法國財政狀況而論，儘足以應付所負之債務，而不虞竭蹶。查國庫虧欠總額，約爲三百六十萬萬法郎，益以英國借欵四萬萬法郎，（即倫敦十二家貸與法國各鐵路公司之欵，計四千萬鎊，折合法郎約如上數。）則總計爲四萬萬法郎。但自本年一月以來，政府已籌還八十萬萬法郎，所餘虧負之數，不過三百二十萬萬法郎，政府現已決定節減各項臨時支出六十萬萬法郎，尚虧二百六十萬萬法郎；此數一部份，係由鐵路虧耗所致；此項虧耗，以後當可逐漸減少。職是之故，即就稅收情形最惡劣之時期計之，虧空之數，亦不致超過政府歲入之總額，且最後所餘虧空之數，（二百六十萬萬法郎），其中百分之五十，係供國防經費之臨時支出，因此政府決定發行大批國防公債，以資挹注。此項公債，將於日內開始發行，其票面分作法郎美元英鎊三種，即代表英美法貨幣協定三簽字國之貨幣。以故此項公債之持券人可獲有保障，即使英法美三國互相匯價互有漲落，亦有無損失之虞。抑法國人士以資金輸出國外者，無非欲避免法郎跌價之危險，今國防公債票面，分作法郎美元英鎊三種，任人選購，是則對於貨幣貶值之危險，無論在目前與在將來，均有所保障。彼在國外存有資金者，自不能再有所藉口而拒購公債矣。職是之故，政府期望國防公債發行之後，大批輸出資金，可重復歸原本國。若然則匯兌市場，當一變其原來之情形，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政府茲將決定，嗣後黃金輸入及買賣，均得自由行之。此外里氏復再三聲明政府決定信守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且各項強制性之措置，如管理外匯制度等，均當避免採取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三月三日起至二十六年三月九日止

三月三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以王寵惠繼任外長
△楊虎城由三原返西安
△佐藤尙武任日外相
△美衆院通過海軍大預算案

三月四日　星期四

△朱培德准予國葬
△英大使許閣森謁汪
△美國會通過畢特門所擬之中立法案

三月五日　星期五

△立法院通過財政收支系統法
△馮返巢縣原籍掃墓
△中監會決暫停劉蘆隱黨籍三月
△余漢謀離滬返粵

三月六日　星期六

△日新外相佐藤接見我許大使
△英下院三讀通過新國防公債案
△法內閣發表新金融政策
△蔣委員長離京
△國府任徐永昌爲軍會辦公廳主任
△川越謁蔣院長
△許大使離東京

三月七日　星期日

△鄧寶珊由西安飛抵京
△四明等三銀行增加官股
△加拿大首相訪美總統

三月八日　星期一

△王寵惠就外長職
△徐永昌至軍委會就職
△蔣乘艦抵滬
△橋本羣抵滬
△余漢謀抵港受盛大招待
△日衆院通過預算案
△日外相佐藤發表外交方針
△國際原料會議開幕

三月九日　星期二

△蔣由滬飛廬山休息
△許世英回國抵滬
△行政院通過國葬法

論評選輯

外長易人

外長張羣氏堅請辭職，中政會昨已照准，而任王寵惠氏繼任。此殆爲三中全會後中樞之惟一變動，事關外交，國民注意，恐尤深切，請略論之，並述其希望事項焉。

張外長在職年餘，內而整理部務，成績甚彰；外而肆應交涉，善盡職責。尤如去年九月後之中日交涉，難關重重，不易處理，而張外長應付得宜，有符輿望。此次辭職，純因個人理由，其意義殆爲暫時休息。是則吾人於其去職之日，惟有慰勞其過去，而仍屬望其未來。至於新任之王博士，蜚聲國際，資望夙隆，雖多年專致力法律方面之事業，但以其宏富之國際經驗，此番出長外交，應亦有相當成績可期也。

雖然，國民勿過重視外長易人之事也。第一：外長更動，政策不更動。蓋外部方針，決諸院議與黨議，今雖外長易人，而其直接受蔣院長指導，間接守中央決議也，則未來與過去相同。第二：進一步言之，外交政策之爲物，本有繼續性或必然性。其背景爲國家實情，而對象則國際形勢，此皆非時時變動者。而國家之需要，外交之目的，則又多帶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由前者言，政策欲變而不能；由後者言，則本以不輕變爲有利也。國難以來之中國外交，自去年較能持嚴正之態度，致受攻擊漸輕。此則由於國家局勢之增進者多，由於當局個人運用之差異者少。由此以論汪張兩任，則或爲張較幸，而汪較不幸。今後之外交，其理亦同。國民不宜專注重外長能力如何，而應多致力於促進國家之統一強固也。

雖然，吾非謂當局人物之無關得失也。蓋外交技術上，行政成績上，大有精粗巧拙之分，而當局者之人格識見，勇氣毅力，亦必然影響於外交之效果。前所論者，徒就根本言之耳，固不能以弱國之故，而可置外交家本身之責任於不論也。吾人以爲今後之外交行政，尙有亟須注意者數事，乘此外長更動之機會，願一言之。其一：駐外使節之陣容，從未刷新，去年稍稍布置，而效果仍微。坦率言之，有數國駐使，似甚不勝任，亟須別擇賢者。吾人根本不解何以國民政府執政十年而未得到充分足用之外交良材。豈眞中國有無才之歎，抑用人之方法有所未盡乎？世界如此多事，外交如此重要，而三五駐使，且不得人，中國尙有何外交可談。吾甚望政府速善擇之。此外可憾者，官吏本貴有敬職服務之精神，乃近年往往有奉命駐外之大使，遲不赴任，有經年餘或數月者，而政府並不責之。最近如王正廷博士奉命數月，而尙未赴任，其一例也。其二：外交部內之行政事務，去年頗見整頓，但猶有未盡。蓋迄一年以前之國府政治，未確立良好之文官制度，官吏無保障，用人無標準，故人才埋沒，政務廢弛。此種弊風，自蔣院長蒞任而一掃，故一年來各部政績，皆有可觀。然而過去沈滯之風氣尙存，在職者未必才，有才者未必顯，○員或多，而辦事缺人如故。以外交部論，張外長保障部員，整頓部務，在歷任中爲最勤，然惜猶未暇作根本之規劃，致不能超越維持現狀之範圍。吾人逆料部員中必不少能者，今後對於如何增進效率，發揮材能，尙須有所籌策也。其三：外交不得專賴外交部辦，亦不得專賴外交官辦，今國民最注意外交，何不設一諮詢機關，網羅國內之智識權威，以爲討論設計之助？察中政會有外交委員會，但係黨的機關，非政府機關，吾以爲外交部可特設一諮詢機關，聘各大學研究國際政治經濟之著名教授及其他有外交經驗者爲會員，平日應政府之囑託，研究特種問題，必要時或召集全部或一部開會。平時不給薪，惟開會時供以旅費。吾深信此集中輿論之良策，亦可藉爲鍛鍊外交新人才之助矣。其四：最後願建議關於國際宣傳之事。中國殆無國際宣傳之組織，亦無搜輯豐富情報之方法，駐外使領署，本負此責任，然不得專賴使領，須別有組織以援助使領。吾以爲目前最易實行者爲擴大中央通信社，使之完成海外通信網，以獨立之方法，辦理宣傳及情報，其間接裨益外交者，當不少也。該社現只有一東京通信員，但已足使一般國民，得到較正確之日本智識。誠能擴充業務於歐美各大都市，收發電信，傳佈中外消息，其效果必甚宏。此非外交部主管範圍，但該部宜建

議並助成之。以上四點，略抒對於今後外交部之希望，至於外交上之技術，與夫外交當局之人格識見毅力勇氣諸端，則屬事實問題，不在討論之列。吾人惟有勉王博士努力前途，且敢言國民必隨時願爲政府後盾也。

（錄三月四日津滬大公報）

陝甘教育問題

陝甘善後，在進行中。目前亟務，曰財政，曰民食，曰交通，曰教育。本文將特就教育問題一言。

吾人爲陝甘青年之計，對過去設施甚不滿，對現時狀態甚憂慮。以爲政府於處理陝甘善後之際，務須特別注意教育問題，集人力財力以計劃之。察過去情形，西北教育概屬省預算範圍，近年教育部有邊疆教育經費之設，西北諸省，俱獲霑潤，惟其用途有特殊規定，與中學以上教育無關焉。國人當知合陝甘青寧數省，迄今並無一規模完全之中學，遑論高等教育，如上海之省立上海中學之規模設備，在西北數千里間，竟求之不得，此誠堪爲國家浩歎者也，西北青年，勤苦儉樸，求知慾及愛國心，皆極旺盛，陝西學生，尤注意政治，而易感新潮。且一般有服務實踐之精神，及受苦冒險之勇氣。故果教育大興，必然能養成多數堅苦卓絕之建國人才。其所可深惜者，地方財力有限，而政府未暇經營，致學校設備，以中級學校爲止，而復規模簡陋，遠遜東南，且也經費既少，遂難得優秀之師資，本省既缺材，外省者以地僻之故，艱於應聘。是以就大體言之，西北青年，過去實無求學的出路也。中學畢業者，僅一部分能赴平津京滬間報考升學，然因科學程度有差，故果得升學者，更爲少數。此輩青年，大抵出身於農村凋敝之家庭，其能負笈城市，肄業中學，已不知受盡幾許辛酸，然匆匆數載，毫無實績，回家庭不可，出社會不能，其所得者，只斷片的初步科學知識，及一二冊啞啞學話之洋文。本身問題，絲毫不得解決，遑論貢獻於社會國家乎？是以苟知近多年來之西北青年情形者，當痛感是悲劇，是危機！夫人才之損失，不待言矣，且如此教育，徒滋長煩悶，醞釀不安。青年在求智與求職上無出路，遂易接受不健全之思想。況國難嚴重，雖窮鄉僻壤，亦感之甚切，而救之無術，其結果也，思想易激動，而行動易奇矯，彼西安事變前後地方學生界之現象，即此多年來青年煩悶不安之結果耳。今者大局略定，而來日方長，吾人以爲宜速努力振興西北教育，以慰安青年，轉移風氣。至於具體方法，則以爲至少先計劃數事：（其一）陝甘青寧等，每省先完成一規模宏大師資優良之高級兼初級之省立中學一處。中學設備，各省本有，可擇一校，施以模範的設備，由國庫補助完成之。收容學生之數，至千人以上。凡圖書儀器及校舍建築等，皆以國內最完備之中學爲標準。（其二）每縣完成模範小學一處，規模設備，亦須達到國內之標準程度。（其三）擴張中級職業教育及師範教育。（其四）陝甘情形特殊，凡省立公立學校，務須多設設免費學額，其在最窮苦地方者，應供給學生食膳。吾人以爲政府果能以嘉惠西北青年之精神，爲扶助地方教育進步之施設，倘以軍隊一師之經費，辦理此事，其效果之大，當不可思議。夫政府既決心振興教育，然後進而整頓刷新其學風，即爲教育辦教育，不容政客策士干涉教育。善選師資，以爲訓練，既滿足青年求智之慾望，而授以報國做人之正軌，勤以教之，誠以感之，彼捫索出路不得之萬千青年，焉有不心悅誠服者哉！西北善後問題甚多，吾獨以爲教育問題，尤爲重要。蓋其他皆一時之事，此則永久之謀。且西北實需要人材，青年實需要教育，鑒於西北建設之重要性質，當知振興教育之更不容緩矣。

（錄三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西班牙內戰之將來

倫敦之西亂不干涉委員會，在最近數週，工作頗爲積極而有結果。關於各國自動禁止義勇軍赴西乃至召回在西之義勇軍問題，已有多數國家贊同並發布國內法令，實際執行。關於監視西班牙國境問題，前傳葡蘇兩國持反對態度，然經英法外交當局多方努力，亦已得有解決方法，將於三月六日開始實行。據言陸路國境即西法國境及西葡國境之監視，已得法葡二國之同意，將由以荷蘭人爲主之委員會擔任之；海路國境之監視，本擬由英法德義蘇葡六國海軍擔任，後因蘇聯海軍不欲遠離其黑海之根據地，葡萄牙聲明信賴英法德義四國海軍而自己不願參加，故結局將僅由英法德義四國海軍擔任之。

西亂不干涉委會之工作，在最近將來，是否能保不別生枝節？各國禁止義勇軍乃至召回義勇軍之舉是否能澈底實行有效？事關多數國家，自難確切預斷。然從歐洲全局現勢觀之，大致當能有樂觀的順利的進行。蓋西班牙內戰國際化之危機，過去經過四時期：第一爲各國供給軍火時期，第二

為供給義勇軍時期，第三為西國政府軍攻擊外國艦船時期，第四為外國因西亂而引起糾紛（如法德關係因謠傳德軍屯駐西屬摩洛哥而忽形緊張）時期。皆係英義關係，英法關係及英德關係之曖昧不明所誘發；而今日則英義之妥協，英法之接近，及英德之互不相讓，皆已成明白之事實，除非某一國甘為戎首，否則西班牙一隅之爭，殆將失其為歐洲國際政爭的工具之意義；故『西班牙，只有西班牙能決定其自己運命』（法總理語）之原則乃不能不成為最高原則，而西亂國際化之問題殆亦可以暫告解決矣。

國際干涉大致排除後之西班牙內戰，究將如何終結？政府軍勝歟？國民軍勝歟？雙方妥協歟？長期分裂成兩政府或兩國歟？以趨勢言之：中路馬德里戰線始終陷於膠着狀況，南路則國民軍最近陷馬拉加，雖似稍勝，而北路則政府軍圍攻沃維杜，頻傳得手，故全般戰況，仍呈相持不下之象。以雙方所保之實力言之：國民軍所轄區域，占全國三分之二，雖似稍勝，然政府軍所屬地域之人口，占全國人口二千四百萬之一千六百萬，所轄五萬人以上之都市，占全體二十五中之十三，且馬德里及瓦倫西亞兩市之人數即足抵國民軍所轄都市全部之人數，加以所轄區域包含最豐饒之農業地及最發展之工業區在內，故潛在實力仍在伯仲之間。故今後雙方之中，無論何方，欲得決定勝利，恐在不可想像之列。至於互讓妥協，則因雙方所爭者，不但主義，且有土地問題等頗難解決經濟利益之故，恐亦無大希望。故唯一出路其在相當長期間之兩政府或兩國家並立乎？

抑吾人從來所以重視西班牙內戰者，實因其帶有國際化之危險，恐其成為國際大戰之導火線。今西內戰國際化之危機，既將暫告解決，則吾人對西內戰之注意，自亦可以大體解除。特在事過境遷之際，吾人仍不妨借西內戰誘引外力之教訓，以為他山之石，蓋依吾人所見，在西內戰誘引外力之過程中，西班牙國民迄今日止，殆一無所獲，而所受損失，則當較單純內戰更大更劇，要而言之，其大者有四：第一損害無數生命，第二破壞無數物力，第三招致國內分裂，第四低降國際地位！此在舉世標榜全國民全民族舉全力一致對外抗爭之今日，誠為最可悲痛之事，即從純然第三者之中國國民觀之，亦不能不驚心動魄也。

（錄三月三日津滬大公報）

回教的文化運動

顧頡剛

我不是回教徒，在民國二十年前也不曾注意過回教。那時有一個回教徒在我家裏住過一年，但我除了知道他的生活和我們有些不同之外，也不曾注意到別的地方。直到東四省失掉，日本的大陸政策給我們以最嚴重的壓迫，纔使我瞿然注意到邊疆，因注意邊疆而連帶注意到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因注意到回教而和教中人士多所往來，纔敬服他們信仰的忠誠，團結的堅固，作事的勇敢，生活的刻苦，使我親切知道，中華民族的復興，回教徒應有沉重的擔負；但要回教徒有負起這沉重的職責，必先使非回教徒儘量知道回教中一切，纔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業。

中國回教因為二百多年來處於特殊的環境之下，對於本教的情形向不求人知道，而教外人因隔膜日久，對於回教也不易發生研究的興趣。但回教在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現在擁有五千萬的信徒（這是任何回教國所未有的數目），加上回教本身具有一種社會組織的特質，以及一般信徒的極忠誠的宗教信仰，使得回教的各種動態不僅成為回教的本身事情，而處處和我們的社會生活及國家運命發生了密切關係。因此，回教徒與非回教徒間的隔膜必須竭力打開。現在回教中的開明人士已大變從前的態度，可惜非回教徒中有此認識的還嫌太少。所以我不敢自避淺陋，願意稍微做些介紹溝通的工作。現在，我就先講些近三十年來回教徒推進的回教文化運動，同時我對於這個運動還貢獻一點愚見。

上述的運動，開始於清光緒三十三四年間。這時，回教中傑出人才王浩然阿衡自歐洲非洲和西亞細亞諸回教國家考察歸國，替本教辦了許多重要的事。其中和回教文化最有關係的有兩件：一是創辦回教師範學堂，一是辦小學堂。師範學堂，為了受經費和人才的限制，開辦沒有多久，發生的影響不大。小學堂籌設尚易，以王氏崇高的資望和艱苦的努力，十餘年中自北京推行到各省，總數不下六七百處。這是近代中國回教第一次自覺發動的文化運動。但這次運動的目標小得很，惟一的主張僅是要使全體回民認識漢字，要使一般教長獲得些新知識，此後，王靜齋阿衡於民國十年留學埃及，攻習各種回教法典，於是這文化運動開始有了研究學術的氣味。民國十四年，唐柯三先生與高松亭阿衡創辦成達師範學校於濟南，又把這種文化運動和邊疆問題連在一起。王阿衡留埃之後，繼起的有上海雲南北平等地之「留埃學生派

遺圖」，留學的規模放大了。王阿衡著作有「古蘭經譯解」和「中阿大字典」等書，都是很費心力的鉅著。成達學校創辦後，繼起的有上海伊斯蘭回文師範學校，萬縣伊斯蘭師範學校，雲南明德中學，和寧夏青海等處的學校。成達本校歷屆畢業學生先後在西北各地辦學，用回教教義向西北回民灌輸國家意識，頗著成效。回教文化運動推演至此，其意義已較前豐富，表現的成績也比以前深刻多了。近數年來，爲了回教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漸多，同時回教歷史的研究也已發軔，這文化運動顯然又醞釀着一個新的階段。據我所接近的幾個回教青年的觀察，這個新階段至少要包含以下各點：（1）須於回教根本教義及各部重要教法有理論上的闡發；（2）須把回教歷史上關於阿拉伯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媒合，及回教徒與非回教徒沒有眞正的種族區別的各種事實，使教內外人有普遍的認識；（3）須大量的而且精細地翻譯整理各種教文典籍，給中國學術界以新鮮的刺戟；（4）須對西亞細亞諸回教國家有密切的聯絡和切實的瞭解，使得他們可因文化的關係，有保持我國西陲國防的重要因子。這一個階段雖不知何時實現，但回教文化運動的前途將日益擴大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綜觀這運動在三十年中的推進狀況，使我明白，這固是回教徒發展他們宗教的好辦法，實在也是眞正爲中華民國築好一層堅實的基礎。我們教外人的責任，是贊助他們的工作，隨處給他們以方便，好使他們把這基礎越打越堅實。我想，凡是有同情心的人，親眼看見他們的刻苦任事的，一定相信我的說話有最正當的理由。

但這種運動雖極可欽佩，而在運動的過程中也免不了有些缺陷。據我看，最大的缺陷有兩個：一個是各方努力的不集中，一個是各種活動的缺乏近代化。第一個缺陷，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回教刊物。近數年來，回教刊物不算不多，但彼此間看不出有什麼聯絡，所以一個地方可以有兩三種各不相謀的小型刊物，而沒有一個規模較大，人力財力較厚，內容較充實的雜誌。其次，各省市回教小學沒有一個集中的統屬機關，各小學的師資和經費往往有極大的歧異，使這種教育事業不能有勻稱的發展，在高級學校裏，也沒有一個共同的研究組織，來研究和改進他們的事業。第二個缺陷，表現得最清楚的是回教徒發表的文字和言論裏往往把學術研究和宗教情緒牽混在一起，而不能把這兩項各安放在適宜的地位。其次，在幾個高級學校的課程編制和將來計劃中，似乎還不能把講授的課業溶化在世界知識的領域裏。因爲這樣，所以教內外人的隔膜常無法避免。這兩個缺陷固然在文化界中極爲普遍，不能單獨拿來責備回教中作文化運動的同胞，但回教同胞如果想把他們的成績作得更好些，這兩種缺陷總是應當設法解除的。此外，這運動雖已有了三十年的歷史，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精細的具體的理論，又不曾培養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把教義作廣大的宣揚，這也是很大的缺陷。回教中不少有志之士，他們如果想堅強自身的工作，博取輿論的同情，不在這方面下些切實工夫是不行的。

回教文化運動長期在人才和經濟兩層重大壓迫之下向前進展，他們遭遇的困難雖和一般辦文化事業的人所感受的在性質上相同，但在程度上卻大有差別。他們無論怎樣努力，而羅致的人才和吸收的資財總是局於回教範圍以內的。國內一般學術團體和專門學者向來沒有幫過他們的忙，他們也從來沒有向政府拿過一筆像樣的補助費。過去的階段，僅係回教文化運用的初步，一切都需要回教徒自己來作，而且他們自己的力量也還都作得了。但如最近一部分回教青年所期待實現的新階段，則決非少數私人的能力所可達到，如果沒有政府來提倡，各方面的人才來合作，是很難有成效的。所以我寫這文的目的，一方面希望回教中的志士努力推進自己的工作並隨時檢查自己的缺陷，另一方面希望國家和社會對於這種有價值的運動能有眞摯的認識和實際的補助。我們不想把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則已，否則必不該卸卻這方面的時代責任。

（錄三月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弘一法師在閩脩復唐詩人韓偓墓作詩寄之

衆異

冬郎吾輩人邈然千載上其詩我所師尚友忘輩行雖懷經世志屢讓危時相虎鬚曾手捋報國意何壯崎嶇入閩海身死遂留葬不知遺篋中蠟淚果何狀萬山餘一壟過者聞鬼唱法師偏好事修復寄微尚人生貴忠義儒釋同所向獨憐今士夫懷賢如畏謗何年返鄉國一叩詩人藏更欲尋法師懺吾文字障

丙子九日麓山赫石坡雅集用東坡丙子重九二首韻

子威

匈奴猶未滅男兒何以家悲哉秋之氣忍涕對黃花諸子速我起臨高俯卑窊足躡謝公屐語妙張家樝林風颯墟墓雲路騰飛蛇吾儕各健者蒿目何深嗟圻堠銷烽火田野話桑麻詩料收萸囊杯酒斟流霞斯樂詎不常吾生也無涯歸去楓林晚樹樹啼昏鴉

東坡當茲歲流涕悲朝雲春月與秋月還憶同安君難逢開口笑面皺無靴紋人在合江樓樓外水泫泫魂夢六如亭酹酒致殷勤遙遙九百載佳節與公分公飽惠州飯我住湘江濱流連日向夕西風雁叫羣微吟答鐘籟作詩鐘之戲少長交歡欣快哉當暇日筆硯猶耕耘

近得仲鳴海外新詩復從報紙上見精衛小影却寄二君

石遺

慘澹羣陰歲欲徂涼風天末念桑梓單衣無恙裴中立攬鏡何傷孫伯符誰向九州大瀛海遙憐一老病江湖行吟澤畔仍攜手始信仁人德不孤

得石遺書

堯生

梅又將花柳又舒天涯風俗一陽初天寒偎火人思睡夜久嚴風雪壓廬長日客來多酩酊亂人天不有乘除

山扉賴展仙人籙。燕子橋邊寄道書。（石遺室來書作燕子橋也）

哭郘翼如（君新作桂游寄詩甫到又近月來書有冬間戒裝游黔之約故及之）

纕蘅

填胃陽朔共嶙峋。寄我詩篇墨尚新。誰分轍轘虛夙約。忍教豺虎奪斯人。論都坐惜風流盡。題塔難忘氣類親。眼底雙樅經六代。重來共汝話悲辛。

纕蘅寄示九日登高之作次和

次貢

君似黃州潘大臨。秋來景物儘堪吟。（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邪老答謝無逸語）達官未把登高忘。名士從知結習深。喙息跂行方待澤。蟻爭蜂分底居心。（來詩有鼓鼙之感）政成過奠巢經墓。定有謳歌起柞陰。

奉和纕蘅丙子九日甲秀樓登高原韻

夔舉

又是重陽佳節臨。嚳巖分韻各長吟。（是日誓鶴約螺峯登高分韻賦詩會者五十餘人）故人尺素懇懃甚。滄海橫流感喟深。時雨噓枯方引領。（黔已數月不雨望之甚切）閒雲出岫已無心。壁驢儳有澄清望。欲訪希夷向華陰。

纕蘅以九日登貴陽甲秀樓詩見寄即次韻和

伯臧

歸臥滄江歲月侵。厭原當戶瞰孤吟。懶從風雨層樓上。俯鑒瘡痍萬影深。寄遠詩篇初脫手。入秋生事欲刳心。栽桑補柳關經世。運甓何曾解惜陰。（原唱有新來種柳漸成陰句）

雨後棲霞山作

秋岳

久晴一雨滑新泥。拾級隨人意自悽。盡向雨峯覓紅葉。大茅藏在白雲西。

亭牓留題語最工。秋來惆悵與誰同。清霜只點勞人鬢。不染吳楓作小紅。（太虛亭有精衞先生題聯語）

豐湖

鶴亭

南高峯接北高峯。心上杭州落眼中。塔影堤痕都髣髴。只除十丈木棉紅。

繞佛閣（寓齋枯坐憶家園藤花次清眞韻）

瞿庵

故山霧歛。搖徧冷髮。高臥江館。籬破牆短。但看敗井荒藤布雲幔。翠枝露滿。廊下背手。香氣清遠。相對嬌婉。正宜小倚。貿屏醉巾岸。歲月去何速。中酒年光添幾線。回想俊遊。花時來粉面。縱倦烏思還。霜翅驚箭。紫雲重見。怕做雨籠晴。芳事都亂。掩蕉窗。寸心難展。

草葉上的人們

劉白羽

事情都辦清楚了，忽然想起在鄉間的一個叔伯姐姐來。——去看看吧！這次走了，也許不能很快的就回來了！——就那樣決定，立刻動身走了，正是[redacted]七月裏坐在往麥拉去的滿載鋪木草的馬車上。和趕馬的，年老的，有着壞羊皮色長鬍子的莊稼人談起來。天藍得像藍靛的水流，幾團白雲，立着從頭上閃了一塊黑影，趕向前面去了。馬兒，打着噴嚏，吐着白氣。路上，高粱葉焦黃的搭拉着……。

那個姐姐家，去年大約是有過一場悲劇的。今年春天去看她，臉黃黃的，滿腮是淚。

「眞是好天氣！……嚇！……」

趕馬的人却撞斷了你的思索。他眞是愛說話的傢伙。嚷着，一面把衣襟扯開，衣肘上，磨得破了兩個大洞。一股汗味，就在衣襟上，破洞上，送出。就這樣，一直到我故意扭轉頭，啐了好幾口唾沫，他就不讓你的腦子鬆閑半刻。永遠叨嘮着。

村子在一片草場的邊沿上，後面有着不很深，不很高的山崗，樹很多，在一排排雜樹林裏，也有突出的特別長，皮就白紙一樣裸露着的樺樹。道路一條繩子樣彎彎曲曲，沒有五百步的直線。在村前就是一個大轉彎，我在那裏下了車，那老人還坐在前面木板上，提着韁繩，熱心指指點點告訴我。馬鼻子只管嗤嗤嚮。

「去吧！去吧！…老林頭，再會呵！…」

他扯了扯韁繩，馬走了。他還轉過身來。我嚷着揮着一隻手。

晚上，就留在姐姐家了。姐姐臉彷彿微微黧黑了一點，嘴老緘默着。凹下的兩頰露出憔悴的紅色來。他們家，好像快樂過的，那是嫁過這位姐姐去的第二年頭上，我還小，跟了媽媽來。那是冬天，落着雪的日子。恍恍記得這家裏，有一個臉發紅的老頭子，和一個和氣的老太婆，姐夫也年青青很漂亮。他們都是笑嘻嘻的招待着親戚。…從那以後，我唸書了，就沒來過。春天來沒見着姐夫，這回又沒見着姐夫。纔幾年啊！人們會變得

這樣了。姐姐的額上，有了細項的縐紋，老太婆的腮帮癟下去了。我更覺得在這個家裏處處都淒涼的，含了什麼悲痛。

「從城裏來…沒回家嗎？…」

快黃昏了。姐姐倚在牆壁上，瞅着我那樣貪心的吃着蒸地瓜（紅薯）問我。桌的另一邊兩個外甥…大的十四五，小的也有十歲了。也爬在那兒悄悄嚼着。這兩個孩子，是我在這一天裏，在這空闊的家庭裏，僅有的發現，因爲偶然他們還會裂開嘴笑一下。小的眼睛大大的，很像姐姐，大的彷彿也那樣，鼻子卻塌一點，圓圓的，像他的爹爹。我抬起頭來看了看搖搖頭…。

「不能回去了，路上，…唉，那兒不是那樣！…」

她走過來給孩子挾碎了地瓜，淡淡的點了下頭沒言語。

這個家，怎麼會荒凉得這樣呢？窗外，幾棵棗樹，搖搖幌幌。隔壁垂老的女人，不住的乾嗽着，有時也呼呼吸起旱烟管來。一聲聲咳嗽，完全是憂鬱和焦灼的累積。外面黃昏漸漸沈下來髣髴一層毛茸茸的紫色。

臨近草場有一間草屋。裏面住着一個看林人。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老頭兒。有一雙蒼白的手，和兩隻在折皺上常常沾有眼屎的紅眼睛。因爲他會哄着孩子說，…他走過的地方大概挺多，說着山，也說着水，水裏有什麼樣的魚，…這些，都是孩子轉說給我聽的。就那樣，剛吃完地瓜，兩個孩子就扯了我去找這有趣味的人了。

草屋的一面，就是樹林，黑鬱鬱的。一面，就是草場，在夜裏閃着一片蒼白。

「舅舅！…那上就有過鬼火！…」

「你看過嗎？…」我摸了那個孩子的頭說。

「我…我沒瞅見！是眞的，…你老問王三那個『鬼』！…」

草房裏很清凉，因爲有一扇大窗口，朝着那平遠的草場。王三正坐在地下攤開着的鋪床草上，兩手摟着兩個膝頭，巴達着一隻小烟袋。辣辣的土烟葉子味，跟着濃濃的青烟，往外跑。我們坐下。我正瞅着這奇怪的，被孩子們叫做鬼的老人。他卻先從燈影中睜開小眼睛說：

「你老！……從城裏來？嚇！那眞是個好地方，我去過，那還是……（他惺忪着眼睫毛，瞑想了一晌）去年春天，可是，可是，……我想問問，現在聽說，……噯，噯，眞龍天子又出現了

書報簡評

在大龍河畔

藹吉

張秀亞著　海風叢書之一

海風社版　價三角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山鷹」，「母親」，「父親」三篇中，湧現到我們眼前的是三個現代青年，身上塡塞着剛毅的力，心上充溢着熱火，從灰的暗的生活裏振拔起來，衝向新生的路途上去，不躊躇也不停留。

山鷹女士是我們所推崇的新女性，不只有強壯的身軀和意志，還指導那般脂粉女人和墨水化的女學生們怎樣活下去：——

「『咱要幹的工作多着啦，吃這麼一星星，力氣怎麼足壯得了？』，『只看文學的嗎，那終究是不成的，咱們得看點政治的，經濟的，……』，『女性又有什用可驕傲的？何必用名字出來給人看！』，『這時代應該是我們的，捲起袖子幹吧！』……」一隻翱翔在山頂上的鷹和一堆大胆的話語，畫出了一個英勇的女人。

「母親」一篇，描寫偉大的母愛，把持不住那顆青年火熱的心，生活的剝削，倒能指示給它一條正當的去路。「父親」裏的故事，進展到堅強

，噯，噯，……」

他瞧了瞧孩子們暗中的眼睛，猫眼樣閃着微光。

我沒有言語，一隻手儘管去搔着頭髮。我不知道怎樣說，怎樣來答覆他的問話。風從外面吹進，帶着一股濃烈的乾草香味，這香味，微微乾灼的刺着鼻子眼。可是牠有着使人覺得像夢一般深邃的味道，——這只有這樣草場上有，還要是一個靜夜。不知怎麼，忽然起了一種留戀心，我聳了聳鼻尖，深深嗅了兩下。

他吹去了烟袋中的灰。

「呵哈……（伸了個懶腰，站起來）我去炖點水吧！……」

說着，蹣蹣跚跚，走往黑暗中去了。樹林裏，有時撲撲拉拉響一陣。兩個孩子就張開吃驚的兩眼，往黑窗口上望着，屏息了氣息，摒得很緊。一會纔吱，吱，聽出是鳥聲來。也許是他們正睡着，從枝頭摔下來了吧！我開始尋着這間小草房，一面壁上，掛了一桿槍，一個圓的子彈囊，是薄牛皮的，也掛在那兒。再就見一張鋸平的大木根，當做桌子。地下幾處舖了草，一捲行李就拋在草上。

我也躺在草的芳香裏，軟綿綿的，挺舒服。

沉默了一會。那個小的孩子，伸出手來拉了哥哥一下低聲說：

「哥哥，……爲什麼要換了國旗呢？你說，……」

這時，我也想起在村口上看見的，一面刺眼的旗子。

哥哥正倚了一隻手臂朝外着。蒼白的草葉上，一顆顆亮星跳上來了。聽着弟弟的話，他轉回頭瞪了一眼。

「也許，也許，……這個好看吧！」

「不是，不是，（弟弟幾乎是嚷着）……小騾子他們都說換了個世界了，怎麼換了世界呢？可是……噯！（他猛然想起另外一件事似的）那天那些矮腿子，你說是不是中國人？……」

他的臉挺瘦，下巴卻微嫌長點，大眼睛下邊，並且有些雀班。這晚，他臉上總是浮氾着一層蒼白。也許是永遠這樣吧！他很巧妙的，把兩隻衣袖都捲起來，露着兩隻包米棒子似的細胳膊。從那眼光閃閃上斷定，他是一個有思索，好疑問，身體不太結實的小孩子。

信仰的青年出走後，他的父親對自己沒有希望，只想把第二個兒子帶到他那黃金時代的陳腐生活裏去，把現社會的典型人物，對教育所抱的謬誤觀念——好像用航空奬券來比喻教育，去注定孩子的終身運命——寫得很樸實而有力。只可惜後面的兩篇，關於青年們集團的行動，結構嫌太簡單，作者所顯示的只不過是青年人性格的糢糊影子。

「欺騙」一篇，是輕微的描寫一段民族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活在井底的農人，知道不許花銀元的消息，忙進城去換鈔票，終于又受奸商的騙，把十元鈔票換得只值六七元的銅板；農人的忠厚老實和他們那「功利主義」的心理，顯得十分生色，同時城市奸商的詭詐，也明白地襯托出來。

在「家」裏作者顯然有意的向大家庭組織下着猛烈的攻擊，篇中利用「父與子」衝突，暗示封建道德的破產，大家庭的紊亂情形，和裏面的人物一樣永不能調合；昏慵的父母，不滿意婚姻的兒子，苛求物質享受的兒婦……由熟妙的調句描畫着，很能恰到好處。

「二月杪」一篇，是一首美麗的抒情詩文，裏面綜錯着幻夢，象徵一個女孩子生命的珍貴和希求。相反的，在「瞎眼睛」裏的獨眼女孩，是不敢幻想自己的　，只是怯懦的受着虐

哥哥彷彿很懶，只想緘默着，——可是弟弟却又談到矮腿子，他也顯見得高興起來，把肩膀往前挨了挨，……我想，這件事在兩個孩子腦膜上，一定留下過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他想了想說道：

「不是，……我說不是，嘿，那天我還同孔文悄悄罵，……那些傢伙只咕嚕嚕白瞪眼！……」

「纔小店（——言人氣量小的意思）呢！那鬼子，……小騾子只拾了他們一塊麪包壳，就挨了硬硬的幾皮鞋，在屁骨上，他哇……的哭了，（長長的睫毛搭着，小嘴巴瞅起來）…我…我也跑啦！後來他媽悄悄說肉上都靑了，…」

「孔文也那樣…哼！」

我想孔文是哥哥的小伙伴。弟弟的呢？一定是小騾子那一班，…所以他們倆總是那麽說着自已伙伴的醜事。可是，也許他們都挨了矮腿子的皮鞋了吧！這忽然使我想起更多的讓人憤怒的事來；在城裏，街上，巷子裏…。我的腦子有些酸漲彷彿浸了水的橘子皮樣，眼也有點酸，我闔上了。

「第二天，一早爬起來，我見小騾子咬着手指頭，又在瞧着那些傢伙吃，…眞貪嘴，我把他拉到房後頭，我問他，那麪包好吃不？…嘻，他就愁眉苦臉的不言語，…呆了半天纔說，也許狗牙纔嚼得動牠呢！…眞硬嗎？你說！」

是弟弟的聲音。

「唉！…世界是換了！…」隔了半天，哥哥憂鬱的噯了口氣說。

「那些馬…踢得塵土翻了天，還吃了老吳家的幾畝地瓜，那老婆子哭着，嚷着，鬼子咕咕嚕嚕把槍刺比着她，…哥哥！那會簡直我要哭，小騾子，臉也變了色，他還告我說：『別哭！媽媽說，要哭鬼子就殺死你』。…我沒敢哭，…」

沉默了一會。還是弟弟的嗓音。

「我眞怕，……他們也不是上那兒去？……」

「去打胡子！」哥哥說。

「胡子是那國人？……」

待。

「傻倚」，「杏子」，「在大龍河畔」，「礦」四篇，都是由饑餓人羣所扮演的悲劇，而所含的苦味各有不同：有恐怖，有倦厭，有狂叫，也有幻滅。

「偎倚」中叫繡繡去哄小姑娘玩是她爺爺擬好的活路，「杏子」中叫杏子幹那十個手指都給磨短的女工是她母親尋着的活路；前者顯示着小靈魂對未來生活發生恐怖：——

「『爺爺，你叫我去嗎？我不，我不去呀！杏子不是哄人家小少爺玩嗎？那天她跟我說，小少爺要她裝馬騎，她沒裝好，就用皮靴子踢她哩！爺爺我總跟你在一塊兒……』她用力朝老人臂膀下鑽，小肩頭抖動着很利害抽噎着。」

多麽生動感人的描繪！

後篇裏的杏子常作如此感觸：——

「爹爹沒死以前夠多舒服，現在不能掀鍋，領活計時還得跟人家搶奪，男工頭又不講禮貌……」這些都是小女孩已覺生活的威脅而厭倦了；兩個小生命的悲慘命運是使人落淚的。

「中國人……是同咱們一樣的中國人啊！……」

這時，我忍不住把眼睜開——弟弟坐起來，兩手抓着草，把兩隻眼從哥哥攪亂着的頭髮上掠過，盯在黑暗裏。彷彿在費力的追憶一段早的印象。眼睫毛撲拉撲拉的掀動着。天氣悶悶的。天上一些紫濃塊，化不開的淤血一樣塗抹着。草葉上靜靜的，風一停歇，一股熱氣，就又捲成柱子颳往別處去。在這窒人鼻息的蒸熱裏像一隻吹鼓的汽球，剌了一個小洞。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小聲嘆息了下。

——孩子的心，也不會再乾淨了！

我悄悄用頦頸抵着壁脚。一會，倆人又說起來了。起初只是弟弟的聲音：

「二金的爹說去入夥了。……」

「矮腿子剛走……吳老婆子就瘋了般的罵！媽也掉眼淚呢！那天，…………」

「你不知道……『鬼』那天跑到樹林裏喝着酒，回來臉紅得塗了血似的，突着眼睛朝誰說：『唉……我是老了！我們就不會再好了嗎？我們，……』可是我瞧，他身旁一個人也沒有啊！眞靜了，他……」

這回是哥哥。哥哥的聲音好像略微粗一點，一個字和一個字之間，往往拖長着很吃力似的。

「爸爸呢？也老了吧！……」

「不，他……他……也許不會老吧！……」哥哥轉過頭，把臉低低的塞在黑影裏，手過去搔了一下頭髮。弟弟仍然瞧着窗外——他也許以為我是睡着了。忽然他問道：

「爸爸也在城裏吧？舅舅來的那個城……」

「不知道，你還記得嗎？去年冬天，……一天夜裏，有人捶着咱們的門，爸爸先出了，媽媽只是哭…後來也出去了，她回來，臉都哭紅了。聽說世界就在那時候換的，…那以後，我們不是瞧不見下鄉來的大兵了嗎？從那兒？也不見爸爸，奶奶說，媽媽也說，他…他…出門了，那裏呢？誰知道，也許是很遠的地方吧！」

「爺爺跟着死了！…」弟弟也陷在迷茫的回憶裏。

「別擠在一堆吧！多熱啊！…」

哥哥說着，草上屑屑的響了一陣，他移到背燈影的地方去。接着說：

又如「蔓草」那篇，因為作者企圖把這女主角寫得比較勇氣一些，事實上她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常見的女孩了，因此全故事的演進，也淪入玄想的境地。

「在大龍河畔」描寫出雅哥兒掙扎後的滅亡，慈父攜帶着絃琴到處哀號，生的留戀，狂叫，辯恨淚染着全幅畫圖。「礙」，也可說是老人的哀泣，沒有絲毫勇氣的哀泣，這裏我窺見一個已不能再安排生活的「死靈魂」了，絕望而悽涼的景象，頗為動人。這四篇的描寫，較前為深刻，這種感人的力量，是由作者和題材的親切上而產生出來的。

這集子裏的十來個短篇「人物」和「事件」却充分的流露着它們那眞實性。作者出現我們這文壇時日雖不久，然而創作的進境已着實很驚人了。像一切新人，陳藍女士筆下似還太畏縮躊躇，描寫細膩而結構上常顯出猶豫窄小的痕迹。我們以熱烈的期望，等待着她更野心的巨製了。

一，十四，天津

「爺爺走時，說去找爹爹，爸爸在那兒？後來，不是『鬼』說，爺爺死在××××手裏了，…」

「我眞恨鬼子！哥哥！…還是中國人好些！」

「嗯！…（他答應着）王三那兒去燒水了，…孔文就怕他，說有一夜他坐在林子裏哭上半夜，又一回坐在這門口，淌着眼淚磨一把刀呢！…」

說着，他倆都爬起來了。眼睛上，露着詭秘的微芒。翻着草，這兒一下，那兒一下，草裏的塵土味，都翻騰起，嗆着鼻子，只是挺難受。一會，那小的孩子，踮手踮脚，走到我跟前來，我把兩眼闔上了，他低低喚：

「舅舅！……舅舅！……」

我沒有言語，裝着睡熟了。他走開找着哥哥去了。——他們在找那把刀子吧！……

「沒有……」哥哥的聲音。

「沒有……」弟弟的聲音。

他兩個又坐下了。我偷眼瞧瞧窗外，白茫茫的草場，像一張悲哀的，蒼白的臉孔。這也許就是大地的臉孔，含着一種絕望的情緒。一些鳴聲不同，不知道名子的草虫，在裏面抖擻着翅膀，也悽悽切切，唱起露水的歌來。遠處——或者那兒有一道半乾的河溝吧，旱蛤蟆閣閣的，好像是在這凝固的黑色裏，牠們喘不過氣來，只是伏在枯土上，掀動着喉嚨。兩個孩子聽慣了這些，都不大留心。

「爸爸沒回來，爺爺也死哪！……從那兒媽就流着眼淚！……」

「媽媽爲什麼儘管哭？……」

「也許……是想爸爸吧！」哥哥懶懶的說。

「我也想爸爸呢！……他會回來望望咱們的……」弟弟的嗓子也開始不大自然了。

「這個『鬼』……！」

哥哥在抱怨王三了。實在，他炖點水去了這半天還沒影子，也許又到林子裏去痛哭了吧！不過……不知由于怎樣一種判斷，我想他一定是去那兒喝燒酒去了，這個乖僻的怪人兒。他的心裏是多麼的苦痛的磨折着呢！弟弟悄悄把小手揉着眼皮，打起呵欠來，眼淚就撲拉，撲拉掉下幾顆

文藝新聞

蘇聯舉行普式庚百年祭

徐中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爲俄國天才詩人普式庚的逝世百年忌日。蘇聯全國上下爲紀念詩人不朽的偉業起見，舉行種種的紀念辦法。蘇聯對於這次百年祭舉行的方式，和往常不同。例如「普式庚之丘」的集團農民首先創立普式庚研究的團體，在紀念節時，向從各地來臨的觀客作種種的說明。這樣被紀念的普式庚，較之過去以及其他國家的文豪們當在同樣的紀念節，却僅有無聊的名士官員們形式地參加是幸福得多了。

百年祭的籌備工作，係由全聯邦的普式庚委員會主持，會的主席是俄羅斯教育委員長布伯諾夫氏。在各聯邦共和國，各城市，各工廠作坊，各學校甚至極邊遠的鄉村，都分別組成隸屬於總會指導之下的百年祭委員會。各委員會舉行普式庚會議，羣衆大會和演講會等等，使全國勞動者都能



Pushkin 像

來，碰碎在草堆上了。燈影不大安定的顫搖，因爲有一點風——熱氣漸漸被夜風逐走，從草葉上流走了。

高空中，忽然悽清的幾聲雁叫，漸漸遠去。

弟弟鼻翅微微顫了一下，露出一朵天眞的笑花，是那樣眞摯，燦爛。問着哥哥：

「聽！大雁！……飛那兒去了？……」

「不知道……（大孩子仍然是憂鬱鬱的）……也許是往那平靜的，溫暖的地方去了吧！」

誰也不言語了。沉默得月光下的靜水一樣。一會我悄悄站起來，瞧見那小的孩子把臉孔在哥哥的臂彎下，睡着了。大孩子也睡着了。兩人微微的鼻息，使我心裏感到一種安慰似的溫馨。慢慢退回來，心裏像給一篙攪得亂起來的絲狀水藻，不知道那一根絲是煩悶，那一根是感傷……。

——連這幽僻的草場上，也再沒有安靜了。

一會：從樹林那邊有了悄悄的脚步。開始我以爲又是林裏的鷙鳥呢！後來，漸漸近了，我想一定是王三——被孩子叫做「鬼」的那傢伙回來了。鬼在孩子的腦子裏，不知是怎麼樣的東西，牠一定會飛，而且有着猙獰的面孔，像狗，像狼，露着牙齒，牠還會使着奸險的陰謀，踐蹈農人的田地，吃了牛和馬，也吃了他們的地瓜……。

正在亂想王三走進來，提了隻湯壺。

「哦！……（他瞅了瞅草上的孩子？綿羊般睡着）……睡吧！讓他們！……」

我們喝着茶也開始談起來，……這一年裏農人們是提心吊胆過活着的。他們有今天，不知道有沒有明天。彷佛地會突然崩塌，天會突然水一樣倒下來。他們的生命，全像繫在秋風裏的乾草葉一樣。

「這隻槍……那天我把牠埋在樹林裏，他們問我，我的一隻手在背後却攢着刀！……」

「凶吧？……」

「簡直不是人，……（他回頭瞧了下兩個孩子，聲音變低下來，）他們的爹，他們的爺爺？……。你老！我全明白，說說騙人吧！什麼眞龍天子，媽那個巴的，還不是用繩套着的狗，……唉，我老了！……」

他感喟的叨嘮着——他不老，我在他那已竟粘了眼屎的睫毛下，看見火一樣燃炙着的青年

詳知詩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工作階段，以及他的最優秀的作品。

爲收得更美滿的效果，全聯邦普式庚委員會特別設立了一個研究室，專門訓練普氏百年祭中各學校各團體的演講員。並公布普式庚研究計畫一種，計印五萬份。各地學校的學童被率領往普氏生平工作有關的各處去遊覽。

爲舉行這次紀念普氏的作品，大量印行。單是俄文本就達一千二百萬冊。這個數目如跟普氏作品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所出版的五一六九〇〇〇冊相較，是極覺驚人的。

詩人的作品，也有新版出現。如：「由琴，奧涅琴」，「詩集」，「歌行選集」，「別爾金小說集」等等，每種印四十萬冊，「杜布洛夫斯基」……則印三十萬冊。

普氏的作品，乘這機會被譯成蘇聯所屬各部的文字，計達五十種，而付梓問世。其中，並譯普氏的作品「漁夫與魚的故事」爲滿西邦（佛格爾人）的文字，這楷工作已在完成途中。這是經典文學譯成滿西文字的第一次。

蘇聯科學院並發行十五鉅冊的普式庚全集，以及最盛行的作品之單行本。此外關於普氏的研究論文等多種，也在大量印行中。

普式庚的畫像，照片，手札和紀

人的光芒。他的下巴是方形的，鍊子一樣。上嘴唇上，發白的鬍髭，叢生着，荒草似的。他仰起頭望了望窗外黑沉的夜霧，自語着：

「有一天，有一天……」

我沒言語——有一天該怎麼樣呢？該……。雖然老了，也預備着該流的血吧！……他換了另一種口氣，轉過頭來翻翻眼皮，瞧了我一眼，然後赤誠的問我——彷彿我的話是可靠的，是能成爲事實的。

「你老說……不能這樣下去吧？」

「不能？……」

該怎樣說；安慰他？騙他？我知道我們的軍隊，不是越來離我們越遠嗎！該怎樣說呢？……草場上，露水大概很重。一股股青草氣爬進來刺着鼻管，發癢。這兩個孩子，不知道做着怎樣一個夢，也許是看見想念的爹爹了吧！在那發黃的燈影下，小孩子臉上不時露一點笑痕一刻就斂沒了。大孩子，還是憂鬱的眉毛離的很近。

「要不是老，早入夥去了，你老！……死也要個痛快啊！」

「哦！入夥！……」

「是呀，入夥。嗨！那纔痛快呢！……一回他們打村上路過，接着兩天，矮腿子也來了，就那回，就那回，……（他低下頭想什麼呢！再抬起來，眼上掛着淚花）……你老明天得趕路，不早了，就在這兒存（睡）吧！……」

他抹過身立起來，跑向窗口去了。

——一些血，一些膿，人們的心上的創傷，那樣多了！

一天的疲乏，我還在想，想，最後不知覺的睡着了。

睜開眼，是次日早晨，他在用木屑塞一把斧頭把。兩個孩子沒影了。見我醒來王三笑了笑，仍低下頭專心去工作。我看他兩隻手臂上，鬆弛的皮下，青的筋，蔴繩般高突着，跟着用力一動，一動。白天他倒沈默了。放下斧頭，也只是摟着膝頭，在呆呆的想。也許他在想——又活了一天……。

我走到窗前去。

一種欣快潑辣的早風，撲轉着帶了微微的涼意。平遠的草場上，草似乎還在酣睡的，半垂了頭。尖上凝聚着一顆顆露珠，水晶樣，在風下顫着。天上，幾條紅鍊樣的朝霞，擊放在空朗的藍色裏。日光還沒上來。只在迎面一條灰綠色，草的平線下，火焰樣炫了層紅粉。朝霞，粉碎的從另一方向吐出來。

——還早晨不很活潑，很純潔嗎？

念簿等物，亦印刷成冊，備舉行紀念日之用。僅是他的畫像，就印成一百十五萬份之多。

繪畫家西洛夫·利平·紀氏，布魯洛夫，與克芝姆斯可埃，根據普氏作品所畫的有色畫五幅，亦印成一百十五萬份以作紀念。其中最有趣味的，莫如印行一事績紀念冊，題爲「普式庚的生平與工作」，詩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蹟，將按日記載在這冊子裡。另外，還有兩種藝術化的紀念明信片，印成三百六十萬份行世。

蘇聯國立美術出版局則將印行大幅圖畫冊頁一部，以備展覽之用。這件冊頁也是專述偉大的詩人之生平和工作，計共分爲十二輯，每輯各繪普氏生活的一個片斷。冊頁且節錄普氏作品數種，登載普氏的小傳一篇。馬克斯主義文獻中所引普氏的言論，以及批評著作中所引普氏的言論等等，全書共印五千冊，於一月中出版。

國立音樂出版局，根据了普氏的原著，也發行歌劇，歌曲和交響樂多種。

全國各地均舉行普式庚展覽。莫斯科藝術沙龍，徵集著名蘇維埃畫家所繪的普氏肖像圖畫多幅，特萊梯亞柯夫國立畫院，曾舉行普式庚大展覽，陳列所有圖畫大約二百五十幅。阿美尼亞教育委員會組織關於普氏的兒童作品展覽。與迪薩氏族藝術博物館

我想起該趕路了，就走出這間草房。

經過那個樹林脚上，幾隻懶的小鳥，好像剛醒過來，拍了些露水在人的肩膀上，牠却飛跑了，還吱，吱，不住嘴的叫喚着。在那會，太陽大概露出來了。因爲忽然一下，頭上的葉子，都變成近乎金色的紅色了。露珠，更像一顆顆琥珀。

忽然留戀起來了，我對這美麗的草場。

——唉，這，這，……

終于，還是走了。吃了姐姐做的一碗麵湯後。我往外走，隔壁那個靈魂漸漸消蝕着的老女人還乾嗽着。我把脚放輕了一點。這會姐姐却流出眼淚來說：

「文！你常來看看吧！這兩個小崽將來……」！

我茫然的回轉頭，可是我瞧見那憔悴的黑眼眶上，有着那麼大兩顆淚—— 她的心不能再傷了……我想着。結果，我也沒說出來我要走，要離開這我留戀着而我又不得不離開的土地的話。只點了點頭說：

「好……你放心吧！」

兩個孩子跟在母親背後送出來。

一種那麼破裂而光銳的歌聲，從樹枝上送過來。非常顫抖，還很感傷似的。我仔細聽了一下。

啊噢…………

還裏有我們的血，

還裏有我們的骨頭！

哦，原來是那個「鬼」…心裏卻抽去一根筋一樣，痛了一下。這些人們，我不知道將要怎樣的再生活下去，這孩子，這寂寞而感傷的婆媳；這看林人，不知道…。

出了門，大的孩子忽然拉了我衣袖問：

「你老上那兒?…」

「我…也許…也許，…」

在我的心底上却浮起一句話來：「是到你們理想中溫暖的，平靜的地方去」可是嘴唇在嘯嘯的抖顫着。我沒有說出來。我走了。

三六，十一，二二。

則組織「普式庚及其時代之藝術」展覽會。

莫斯科列寧格拉和其他許多城市的戲劇季多受到了普氏百年祭的影響。馬里劇院正在排演「波里斯古杜諾夫」該劇場分院及莫斯科劇場，則準備演出普氏的悲劇「摩查及薩里歐利」，「慳吝的武士」，和「石客人」。列寧格拉各劇場根据普氏原著「羅斯蘭與魯米拉」，「波里斯古杜諾夫」，「美人魚」，「馬策巴」，「由琴，奧涅琴」，「鑵形皇后」，等等排演歌劇。德比羅西之露斯搭維里劇場，則公演格魯齊亞劇作家達狄安尼新劇本「普式庚在格魯齊亞」。此外，列寧格拉的少年劇場則於紀念期間表演普式庚的童話，而國家音樂隊則奏演一個特別的普式庚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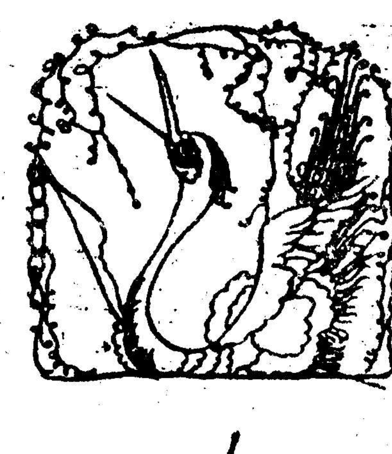
列寧格拉的影片公司攝製了一部普式庚的少年時代和他到安利擇倫（Erezerum）去旅行的影片，以及一部叙述他的一生經歷的影片。同時把各處的博物院，圖書館，和其他機關中所藏的材料蒐集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普式庚展覽會」。

普式庚在列甯格拉的寓所已加以刷新，而改爲一陳列館。

除此以外，關於詩人的其他新影片和樂曲，都在製作，全國最著名普式庚研究家則用無線電廣播或用其他方式，公開講述詩人的生活。

在城市裡（三十三）

張天翼



現在他正像打過一個勝仗的將軍，要再克服敵人的話——他挺有把握。他可以試試看——瞧着罷。於是他兩隻手洗起牌來，並且很沉着地對丁壽松翹翹下巴：

『你到那塊坐下子。我還要問一樁事。』

拿起那本『牙牌神數』來的時候，他一臉的不願意，跟小孩子端起一碗苦藥來一樣。這回第一第三付都祇有三四開——兩個下下！這麼着一開頭就是：

『小心謹愼，不可忘想！』

什麼！嗨，眞該死！那四句也簡直莫明其妙！——

『手持利劍剸犀兕，迎刃而解差可喜。自檢以下無譏焉，其餘不足觀也已。』

他怕丁壽松瞧見，趕緊把牌一推，合上那本書。偷瞟了別人一眼，一面他解釋着：

『剛才我沒有誠心。不誠心——當然不靈。』

這就把紙烟弄熄，移正了身子，用手在額頭上抹了幾抹。洗牌的兩隻手也小心在意地動着，叫人想到這付骨牌是玻璃做的。到第二付他就有點着急：總想多湊幾開，可是找來找去祇有一付『二三麼六』。他瞟了丁壽松一眼，沒聲沒息的念：中平，下下，中平。這回又不見得好。他躊躇着：要不要看一看呢？

結果他還是把書翻開——找了出來：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若問居心，卑鄙尤甚。』

那個丁壽松可熱心地起了身，笑嘻嘻的：

『二少爺占的一定好。——這回是什麼？』

邊說邊把臉子往二少爺這邊湊。

忽然二少爺『嘩！』的一下摔了書，一傢伙蹦了起來：

『這有什麼好看的！走！……我頂討厭這種鬼頭鬼腦的樣子！該死的東西！——連個上下都沒有！混蛋！混蛋！我的事要你管！你懂上下不懂——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啊？…………』

看見那個在發楞，他又吼：

譯詩

達琪亞娜和她的乳娘

普式庚作　鐵弦譯

愛情的煩惱追逐着達琪亞娜，
她走向花園去發愁，
突然，呆呆的眼睛斜視着，
但是她懶得再向前走。
挺起了胸脯，兩頰現出驛息的紅潮，
口中停止了呼吸，
耳朵裏一片噪雜，眼睛裏閃閃耀耀…………
夜來了；月亮像個巡察者，
從遼遠的天際升起，
夜鶯在樹木的濃蔭裏，
唱着脆快的歌曲，
達琪亞娜在昏黑中睡不着覺
便低聲地和乳娘談着：

× × × ×

「我睡不着呀，乳娘：這裏眞悶得慌！
你打開窗子，坐在我的身旁」。
——「什麽，達尼亞，你怎麽

『滾！……你去做你的事！——你明天就代我到何家去！……要是你辦不好——辦不好——嗯，你的腦袋瓜子——你！……這個混蛋！……』

一會兒他又叫他轉來：

『忙什麼！……我剛才的話聽明白沒有？……這件事你不許亂說，懂不懂？你要是漏了半個字——我剝你的皮！』

丁壽松出了門才透出一口氣：

『哈呀，這位少爺！官無三代——傳到了你手上這樣子神氣！什麼東西嗄！』

不過何家裏他還是不得不去。他相信要是他下勁幹一幹，總會撈到點兒什麼：二少爺沒有叫他白花力氣的道理。他把他那位親戚的脾氣想了一下：火性子是火性子，可是不會害他。

『水牛不吃人，樣子難看。』他自言自語地說。

每天晚上他照例到二少爺房裏去回話，去伺候這麼一會兒。然後挺直了身子回到門房裏，大模大樣地告訴老陳——白天裏他碰見了一些什麼人物。他跟十老爺在何老爺那塊做客，別人還親自敬烟敬茶給他，跟他規規矩矩談買賣。於是他用小指的指甲把左眼上的眼屎掏掉，學着知縣老爺嘉獎承發吏那種派頭——誇了老陳幾句，因爲老陳對二少爺很忠心。

『這是二少爺跟我談的。唵，你這個樣子倒很不錯。你呢——說起來：哦，不過是個門房哩。其實啊——忠心還是要緊的。做人做得好，自然有好報。……』

前幾天他可還有點不服氣：這麼個老頭兒——二少爺還說他好！可是近來他常跟老爺們打在一起，他陡地覺得自己長高了起來，遣就對這回事另外有種看法了。

末了他還聲明了一下：

『我早就想告訴你的，不過我一直沒得工夫。』

看着老陳那張緊閉着的嘴，那付獃里巴氣的樣子——好像不懂他的話似的。他又微笑着說：

『你不曉得我忙的什麼事吧？你曉得不曉得？』

那個乾瞧着他。他這就噓了一口氣，計劃什麼大事似的皺着眉：

『這個我不能告訴你。這是二少爺託我辦的。事後或者會告訴你，如今可不能，賣田的事怎麼能跟你說呢，你曉得了也沒得用。……』

第二天要出門的時候，他還關照了老陳一下：

『我出去了。……門戶千萬要小心點個！』

然後帶着萬分匆忙的樣子跨出門去。步子可踏得很重，彷彿背上背着了一個二少爺。別人竟把這付重担交給了他。二少爺雖然常跟何六先生見面，可是總不正面談起生意上的事，似乎一談

了？」
——「我很愁悶，我們來談談以
往。」
——「談什麽呀，達尼亞，我的
記憶裏有過不少
早年的軼事和神話
有的講些鬼怪，有的講些姑娘，
但是現在一切我都覺得昏暗，達
尼亞：
所知道的也就忘掉了。
已經到了衰老的年紀！像是被打
擊……」
——「乳娘，講給我聽聽關於你
的往日：
那時候你是不是愛過的？」
×　×　×　×
——「得啦，達尼亞，在這樣的
年紀
我們還不懂得什麽叫做愛，
如果那樣我的死去的姑母
或許要把我趕出了這個世界。」
——「你是怎樣結婚的呀　，乳
娘？」
——「好像是上帝來撮成。我的
瓦尼亞，
我的丈夫，他比我年輕，

甕就怕失了身份。他祇靜靜地聽着丁壽松的消息。

現在何雲蓀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何家裏祇肯出二十八塊錢一畝，今年收的谷子還要隨買主。

『怎麼呢，』唐啓昆叫。『前向時——一畝值一百塊哩！葉公蕩是出名的好田。』

十爺祇知道歎氣：

『唉，一年不如一年。如今的田眞不値錢。唉，眞是不得了，這樣下去！……』

那位姪少爺煩躁地站起來，用很快的步子踱着。他記起他占的牙牌數：『八九元功已有基：…』可是這命裏註定的好運——給人家攪糟了。他對丁壽松瞪着眼叱着，罵他沒得用。接着又苦臉嘟囔，他怪他叔叔沒有幫他的忙。

終於他在桌上一拍：他親自出馬！

『好嘛，好嘛！』——事後他勝利地對他母親叔叔說，眼睛裏發着亮。『有些個事情是要自己動手哩。現在你看，談成了。』

他提防地往四面看了一轉，小聲兒告訴他們：何雲蓀答允出二十八塊五毛一畝。今年收的谷子呢——

『那當然是歸何家裏的。如今田上的買賣都是這個規矩。……何雲蓀明兒個就走，他去攪錢頂多一個禮拜就來。今兒個晚上我要請請他：替他餞行。』

這幾天他是帶着一付閒散的樣子出門的。他跟一般老爺們上茶居，到十爺家裏打牌。爲了怕十爺有什麼病痛，他還陪他上連九癱子那里去。他覺得很輕鬆，好像學生大考之後放了假似的。這麼到外面跑，並不是爲的有急事要辦，祇是出去玩玩散散心，他還一輩子似乎還是頭一次。

祇有到丁家去的時候他不大自然，老是提心吊胆怕聽到侃大爺的名字，可是他自己又忍不住要問起他。他說起話來總有點結里結巴，臉上還發着熱。他認爲這是——

『我跟他們談不來。』

於是他仍舊很滿意，靜靜等着何六先生的消息。可是到了七月底——何雲蓀還沒來，丁文侃倒回來了。

『什麼，什麼？』唐啓昆跳了起來。『侃大爺家來了？』

楞了一會兒，一屁股倒到了椅子上。他什麼也想不上，什麼也沒表示，連呼吸都停住了的様子。彷彿犯了罪給逮住了，祇好沉住氣來等別人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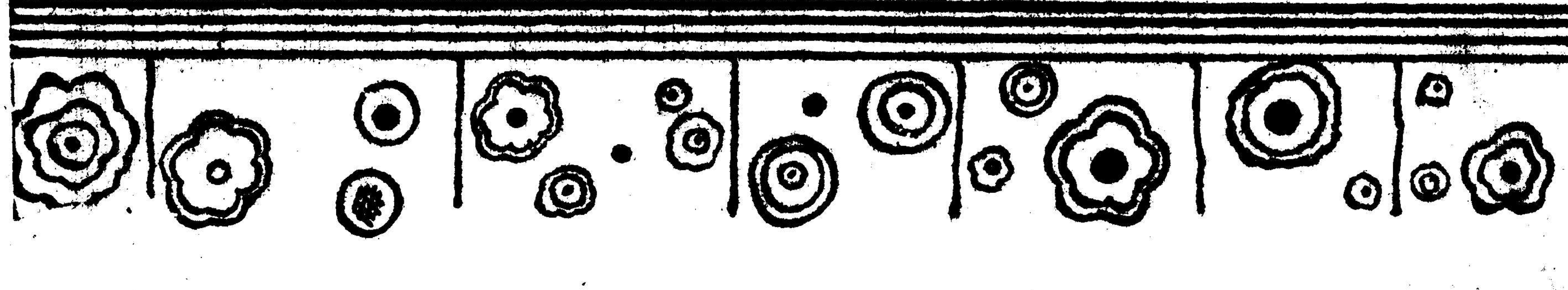
（未完）

我那時是十二歲。
媒婆在我家跑了兩個禮拜
以後父親還爲我祝福。
我嚇得痛哭起來；
我一面哭着，辮子就被披散開，
鼓樂喧天，又被帶到教堂裏。

× × × ×

從此便來到陌生的人家裏……
你怎麽不聽我講呢……」
——「唉，乳娘，乳娘，我正憂
鬱，
我很惡心，我的親愛的：
我想要哭，我就要號泣！……」
——「我的孩子呀，你不舒服；
上帝發慈悲，救救罷！
你想要什麽，你就說……
讓我撒一些聖水，
你還身在發燒……」
——「我並沒害病：我……你知
道嗎，乳娘，我愛上了。」
——「我的孩子呀，這可了不的
！」
乳娘禱告着，用一隻衰朽的手
給姑娘畫了十字。

——譯自「奧涅金」第三章



時人彙誌



劉東侯

劉東侯，以字行，山東濰縣人，年五十四歲。清癸卯科舉人。曾充山東都督府科長，農商部秘書處辦事，濰縣縣志局副編纂，棲霞縣志局總編纂。著有文法會通，釋仁，所選評有聊齋志異仁人傳，皆已出版。

編輯後記

在嚴重國難期中，我們不能不羣策羣力，把國家從危亡的地步，挽救出來。近頃時賢多悉心研究救亡的方案，本期曾仰豐先生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是很得要領的。閔仁先生關於心理建設問題的探討，亦是企圖復興的根本之論。

× × × × ×

翁初白先生的「論縣政視察」一文，是憑他個人經驗得來的結論，文中列舉的各端，極有研究價值。

× × × × ×

日本的林內閣是軍人與財界合作的內閣，所以它的財政方針，特別可以注意。魏友棐先生論馬場財政與結城財政的一文，給我們一個很明瞭的比較的觀察。

× × × × ×

許世瑛先生討論文選學源流的一文，是一篇精采的力作，研究選學者又得到一篇極好的參考資料。

× × × × ×

「出國前紀」是一位學者再度游歐前所抒寫的感想，足當一般社會的針砭。續稿將隨時在本刊披露。

× × × × ×

篠園先生的筆記，自本刊發表以來，深為讀者所歡迎，本期起刊載「記楊宇霆」一文。又本欄內容，以長篇記述居多，故自本期起，改名「篠園雜記」，以符體例。

× × × × ×

張穀若先生的「談翻譯」一文，是答覆蕭乾先生在本報第四期所寫的「評張譯還鄉」一文。蕭先生又寫了一篇「再論張譯『還鄉』並答譯者，」一併在本期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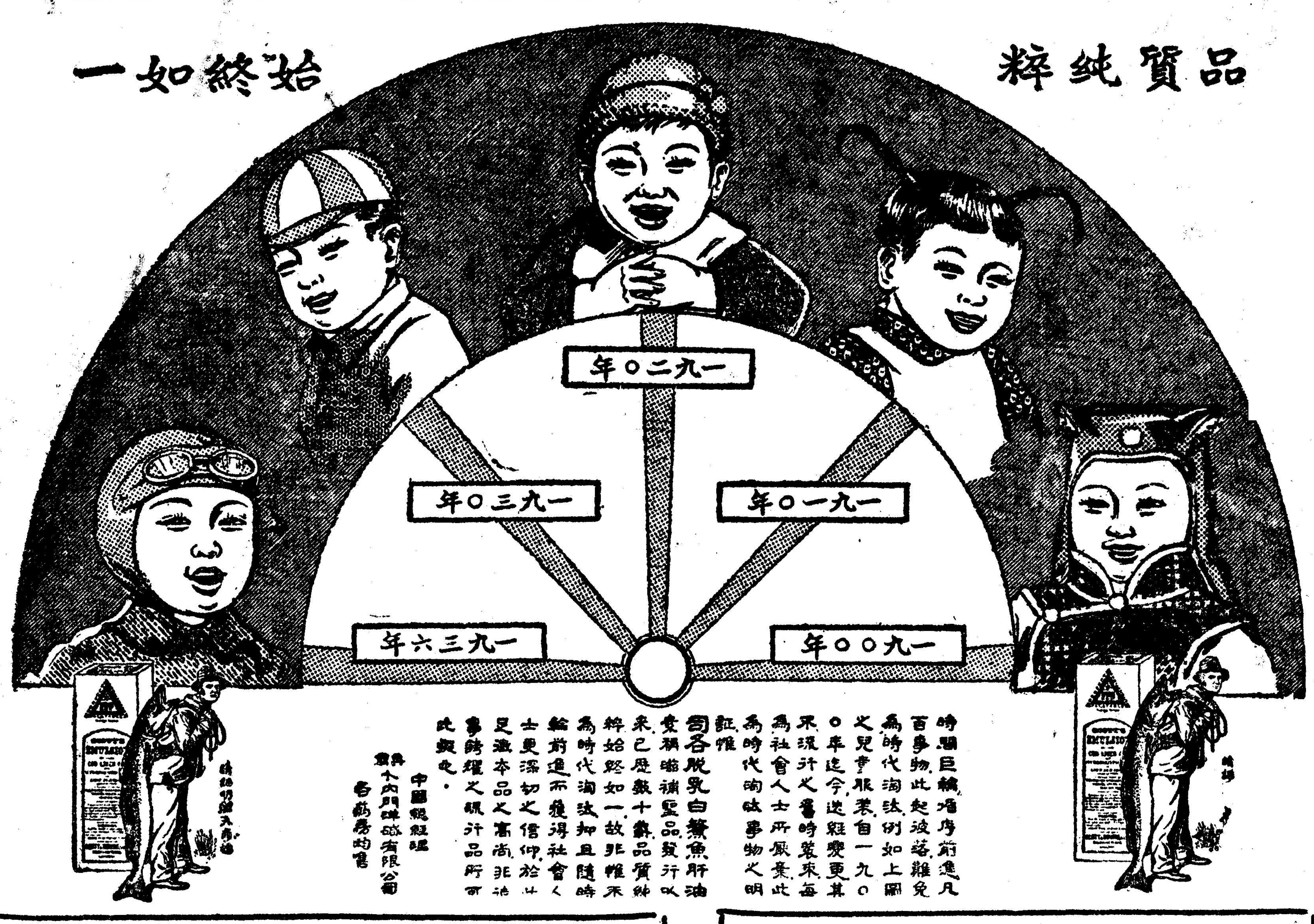
× × × × ×

自本期起，文藝欄將酌登短簡活潑的文字，以增添讀者的興趣，敬希讀者注意。

編者

司各脫乳白鱉魚肝油

品質純粹　始終如一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六十七萬元

金城銀行

總分行

上海　蘇州　新浦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大公報

代辦部

專售全國各種有價值的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本刊文字版權所有非經允許不得翻印

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十期）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公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華陽書報社
成都	金城圖書公司
長沙	茂記大房書報社
無錫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重慶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六、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履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七、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本國聞週報編輯部收、

八、祈勿寄編者個人○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逸經

社長 簡又文
編輯主任 陸丹林

文史半月刊
逢五日廿日出版

言必有物華而且實不發空論
不尚清談中西幷集今古盡收
莊諧雜出雅俗共賞開卷有益
掩卷有味篇篇可讀期期可傳

週年紀念特大號

要目（三月五日出版）

定價

每冊零售一角二分特大號二角預定全年二十四冊二元六角半年十二冊一元四角國外全年五元香港澳門全年三元八角定閱由本社直接辦理

社址及總經售處
上海愚園路豐谷村
人間書屋

本刊自第二年起（即廿五期）門類加增。封面及排版大加改善。選載材料益為精彩豐富。為智識界最高尚，最雅潔，最有益，最有趣之刊物。并定每二月出特大號一次。長期定閱者不加價以示優待。

逸經第一二三集合訂本每集八期精裝各一厚冊每集國幣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原文献残缺